吳王張士誠載記

支偉成 任志遠 輯録
韓國鈞 審定
楊 鏞 張頤青 整理

中華書局



ISBN 978-7-101-09252-3

87101 092523>

定價：29.00元

支偉成 任致遠 輯録
韓國鈞 審定
楊鐮 張頤青 整理

吴王張士誠載記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吴王張士誠載記/支偉成,任志遠輯録;韓國鈞審定;楊鐮,張頤青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3.7
ISBN 978-7-101-09252-3

Ⅰ.吴… Ⅱ.①支…②任…③韓…④楊…⑤張… Ⅲ.張士誠(1321～1367)-傳記 Ⅳ.K827=4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48768號

責任編輯:俞國林

吴王張士誠載記
支偉成　任志遠　輯録
韓國鈞　審定
楊　鐮　張頤青　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8⅝印張・3插頁・200千字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册　定價:29.00元

ISBN 978-7-101-09252-3

序

元明之際的歷史人物張士誠，至今江蘇幾乎無人不知。《吴王張士誠載記》則是有關張士誠與江蘇的重要典籍。

支偉成、任致遠輯録，韓國鈞審定的《吴王張士誠載記》，編輯成書于民國前期，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由上海泰東圖書局鉛印，分裝五册行世。

張士誠（一三二一—一三六七），原名「張九四」。元泰州白駒場（今屬江蘇大豐）人。早年與三個弟弟都是私鹽犯，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正月，在李伯昇、吕珍與弟弟張士德、張士信等的簇擁之下，率泰州鹽丁，以十八人攻泰州，響應紅巾軍反元之舉。當時江南擾動，義軍四起，張士誠迅速擴展實力，首先攻克興化、高郵。至正十四年元月，自稱「誠王」，建國號「大周」，建元「天佑」，並鑄造發行了「天佑通寶」。至正十五年，張士誠所部由通州渡江，占據常熟。至正十六年二月，改平江路（江蘇蘇州）爲「隆平府」，定都隆平。

明人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寫張士誠其人與起事經過：「張爲鹽場綱司牙儈，以公

鹽挾帶私鹽，並緣爲姦利。然資性輕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于官役，遂推其爲主做亂。」以幾句話爲張士誠定性。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作者葉子奇因事下獄，《草木子》草創于獄中，出獄全書才完成。

至正十七年八月，張士誠歸順元朝，接受太尉爵銜，並將「隆平府」恢復爲「平江府」。此後，在張士誠主持下逐年向元大都輸送漕運，年均十多萬石，持續六年之久。每年元朝以御酒相賜。從至正十三年開始，張士誠時叛時降，成爲元朝地方政權的替代。針對這種特殊關係，楊維楨曾即席賦詩：「江南處處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鐵崖逸編註》卷八《席上作》）在此期間，張士誠與朱元璋、陳友諒、方國珍等起事諸方，折衝于江浙、閩海間。至正二十三年春，派部將呂珍攻佔安豐，逼走韓林兒與劉福通；九月，張士誠自稱「吴王」。朱元璋稱「吴王」于前，在起事者之間，朱元璋是「西吴」，張士誠則是「東吴」。此後，張士誠與朱元璋在江浙富庶之區持續不斷攻戰殺伐，在與朱元璋戰爭中，張士誠經常處于下風。

從自稱「吴王」起，張士誠便停止了向元大都提供漕運。儘管仍然是元朝在江南的太尉。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張士誠「東吴」朝廷所在地平江爲朱元璋的主帥徐達攻佔，張士

誠死在朱元璋的中軍大帳。

張士誠與方國珍、陳友諒等起事者同是元明之際的失敗者，在江浙民間，却留下了生動形象的記憶空間。

張士誠兄弟風雲際會于元明之際，張士德在攻佔元朝浙西區域時，立有大功，在至正十六年夏，與朱元璋爭奪常州時，兵敗被俘，因于應天（江蘇南京），絶食死。至正二十七年，明軍圍困平江，張士信在城頭替張士誠督戰，用餐時，竟被明軍大炮炮彈擊碎頭顱，當場死亡。楊維楨則以《銅將軍》一詩刺其事。而平江爲徐達攻陷，張士誠被俘，最終死于敵營。關于張士誠的死，是元明之際的一件公案，涉及其過程至少有六種説法：

在敵營，欲自盡，爲此前歸順明軍的舊部救下。
徐達將其送至建康（江蘇南京），受到李善長怒罵，自縊而亡。
絶食，始終瞑目不語。
欲飲鴆自殺，爲從者奪下酒具。
朱元璋命御士扛于竺橋，御杖四十而死，焚葬于石頭城。
以弓弦扼喉而亡。

終年僅四十七歲。

可以説，從歸順元朝開始，與朱元璋爭天下的主要就是張士誠。張士誠死去，江南戰事基本結束，明朝建立，是朱元璋的天下，明人記述的關于張士誠的作爲與對張士誠的評價，内容往往有所取捨。比如，俞本《紀事録》等書都記載過張士誠的「降將謀復叛」，《明實録》一再提到「士誠兄弟驕侈淫泆，懈于政事」，明太祖曾「傳檄姑蘇，數士誠八罪」（《平吴録》）。以誅部將史椿，造成衆叛親離（《國初事蹟》）。專爲吴王三個參軍黄敬夫、蔡彦文、葉德新迂闊誤國而作的民歌《黄菜葉》，成了廣泛傳頌的新經典：「張王做事業，只憑黄菜葉。一夜西風來，乾癟。」

自明初以來，在相關文獻中的張士誠，譴責其爲害一方之外，對地方文化傳承的推動，時時見諸記載，而且這些内容往往來自民間，其中包括：善待文人，關注文化。比如在杭州修復「蕪穢弗治」的岳飛廟、岳飛墳墓（陳基《精忠廟碑》）。以「好養士」著稱，在戰亂期間舉辦鄉試（《隆平紀事》），修復「西湖書院」的典籍庫存（陳基《西湖書院自叙》）……

特别是在平江路開白茅河之舉。

開白茅河在當時是解決蘇州、崑山民生的決策，始議于元泰定初。至正二十四年，張士誠見到了舊檔，決定重啟開通運河——白茅河（一作「白茆河」），解決水患，以劉家港作爲出海口的計劃，而且「不爲怨議所奪」，以「貧者出其力，富者輸其財」爲基本原則，「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擾」。針對開通白茅河的工程，民謡曾云：「丞相要開河，功深怨亦多。」工程結束，則效益立竿見影，「功卒告成，民大便利」。以上是地方志對開白茅河的評價。特别的是，在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張士誠已經死去五年，常熟、姑蘇、崑山太倉等地居然紛紛建立了「張太尉廟」，「張士誠浚浦有功，民祀之」（〔嘉靖〕《常熟縣志》卷四），「張氏開白茅港，與劉家港分殺水勢」，「十餘年間並無水害」（《姑蘇志》卷十二）。

元明之際的文人謝應芳《龜巢稿》卷十六《上周郎中陳言五事》明言：開荒田、除民瘼、抑豪强、積軍餉、增俸禄，是吴王張士誠治下的文人提供的長治久安方略，是有「好養士」之譽的張士誠怎樣對待「士人」的例證。

《隆平紀事》寫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自高郵「徙都隆平」的具體舉措，有如下紀事：「命籍户部田賦，皆仍元舊，悉免夙逋，賜今年田租十之四。」「設禮賢館，詔四方明博之士居之。」「令設郡勸農使、縣勸農尉，講修水利。」僅免除當年田租的四成、以前所欠租税一筆勾銷，對在租税重壓下喘息的隆平（蘇州）百姓意味什麽，不言自明。與明清以來的「蘇

松重税」相較，私鹽販——吴王張士誠很難使人淡忘。

總之，吴王張士誠是對江浙歷史文化産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吴王張士誠的存在，提升了元明之際的江浙區域在整體地緣政治格局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吴王張士誠與大明的創立者朱元璋始終對立，明清人並未因此忽視張士誠的存在。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共十四卷，基本的設置是「群雄」每人佔據一卷，但只有一個例外：「周張士誠」編在卷六至卷八，獨居三卷。楊訥、陳高華等所編《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一〕，通過原始文獻，顯示出張士誠在元明之際割據一方的起事者之間的作用。對張士誠的研究，是地方史志與朝代更替的重大歷史進程之間的結合部位。

鑒于張士誠對江蘇蘇州、崑山的特殊影響，民國年間蘇州文化精英支偉成、任致遠共同輯録，經韓國鈞審定，將有關張士誠的歷史資料與當時還存在的歷史文化遺跡，彙輯成書，題作《吴王張士誠載記》。（按，底本封面題簽作「載紀」，本書俱依正文）

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二〕爲韓國鈞、支偉成立傳：

韓國鈞（一八五七—一九四二），江蘇泰縣人。字子實、子石、紫石、止石，號止叟（自撰《止叟年譜》），行三，人稱「韓三先生」，又稱「勤恪先生」、「韩一堂」（官知縣時，訴訟案

件，每一堂判決）。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舉人。歷任河南鎮平、浚縣知縣，河北礦務局總辦，交涉局會辦，奉天勸業道及交涉使等。民國後，歷任江蘇民政長、安徽巡按使。一九一五年辭歸，經營泰源鹽墾公司及辦理運河工程局。一九二二年後，歷任山東省長、江蘇省長及善後會議會員等職。自一九二五年多次主持江蘇水利工程。曾任蘇北入海水道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抗日時期，日軍迫其出任僞職，嚴辭拒絕，與新四軍保持友好關係。著有《永憶録》，輯有《東三省交涉要覽》，刊印《海陵叢書》。

支偉成（一八九九—一九二八），江蘇丹徒（今鎮江）人，生于江都，後徙居金陵。原名支懋祺，二十歲改今名。先後肄業于上海省立商業學校及大同大學。二十二歲後輟學，閉户自精，博觀諸子，深究群經。婚後，曾肄業于上海大同大學。二十歲寫出《清代朴學大師列傳》。立意編撰《吴王張士誠載記》及《尚書去僞》等。支偉成去世時，《吴王張士誠載記》尚未成編。支偉成去世後，由其學生任致遠編成全書。生前，支偉成曾任江蘇省立圖書館主任（副館長）、泰東書局編輯，主持整理國故，遍覽丁丙的八千卷樓藏書。潛心著述，編學著作有《楚辭之研究》、《道德經》、《孫子兵法》等，此外，未完成的著述尚多[三]。

關于任致遠，生平資料所見不多。生于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安徽人。支偉成去

世于一九二八年，任致遠年僅十九歲，在韓國鈞指導下，努力完成了支偉成的遺著《吳王張士誠載記》。民國二十一年，由泰東圖書局鉛印出版。

《吳王張士誠載記》編撰于民國年間，編撰過程中支偉成因病去世。然而它最終成書意義重大。比如卷一所載與吳王張士誠有關的文物遺址，目前幾乎全部不存在，有珍貴的照片、拓片，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復歷史的記憶。同時，作爲迄今惟一一部專門研究吳王張士誠事蹟的文獻集成，是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吳王張士誠載記》出版後，主要流傳在江蘇，目前已經罕見傳本。在崑山玉山勝境有限公司沈崗先生支持之下，經過認真整理，由中華書局出版新一版，對于弘揚江蘇地方歷史文化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注釋】

〔一〕《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出版。

〔二〕《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第一二〇六頁，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一月出版。

〔三〕支偉成小傳，據《江蘇藝文志·鎮江卷》略作補充。《江蘇藝文志·鎮江卷》，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出版，有關內容見第四二二頁。

叙

曩余讀夏明經《退庵筆記》及《梓里舊聞》諸書，所載張吴王遺事，褎然成帙，心竊儀之，思輯爲專書，彙集其事蹟爲《淮張逸史》。繼又讀錢虞山《國初群雄事略》〔一〕，編年紀月，有條不紊。但比吴張於寇逆，軒輊失實。吾鄉張海房太史撰《張吴王傳》，謂王未降時，雖元不得稱一王之制，以臨之王，固非朱氏之叛臣也。意在予王以列國，其説甚允。十餘年來，每閲故書、雅記、隨筆，紀録久之益夥，又得四方友人詳徵博引，參互考證，所得亦愈多。乃一行作吏，忽忽鮮暇；又以年衰才弱，未獲成編，乃以是役商之支君偉成。支君年未三十，著書等身。初識面於江寧，一見知爲博雅士也。相與商訂誼例，往復數四，以《晉書》例，《本紀》、《列傳》外，凡偏隅雜霸之主，别立《載記》，因認吴張爲列國，定名曰《載記》。又分其目，曰《正編》，曰《附編》。《附編》中又分《附傳》、《附考》、《附志》、《附録》四編，屬支君秉筆。己巳仲夏，《正編》甫脱稿，而支君遽歸道山。支君之父樹屏，以《附編》屬任君致遠，繼續編纂。任君年十九，支君門弟子，亦英年有志之士。支君之言曰：《正編》難編而易備，《附編》易編而難備。此甘苦有得之言也。王，地廣國富，又賓禮

儒士，元廷儒臣爲避亂計者多歸之。惜偷安無遠略，將相又皆恇怯庸懦，卒坐失事機，以至於敗。然其倔彊之性，致死未衰。「天日照爾不照我」之言，忿激之詞色，至今可以想見。當時，元政不綱，所在擁衆爲政府敵者，人人皆有帝制自爲之心，事後成敗，固不足爲定論也。惜年代湮遠，蒐採頗艱，十數年以來所得僅此。知人論世，固知於新史學，無當或有裨於得失之林乎？是書之編輯，支、任兩君之力。而旁搜博採，則費君仲深、李君印泉、丁君初我、王君凌霄、汪君淑如，與漢雛、鐵鳴兩姪，助力爲多。凌霄奔走諮訪，不遺餘力，尤爲可感。述此，以見成書之難。惜支君不及見此，爲可憾也。

民國十九年庚午二月，止叟韓國鈞

【校記】

〔一〕國初群雄事略，原作「開國群雄事略」。

誼　例

一、認吴張爲列國之主，故正名曰《載記》。體例則爲編年紀事。

二、諸書紀述相同之事蹟，祇録其一端，不復臚列，以避重複。但注明其出處於下，以備檢查，而昭徵信。

三、諸書紀述有不盡同，或時日有先後錯出者，則加按語，以供存疑，且資考證。

四、全書以吴張爲主體。諸書多稱寇、稱賊者，悉爲更正。在至正十三年起事之初，則稱士誠之名。至正十四年稱誠王，國號大周。以後則直稱之曰誠王，軍曰周軍，將曰周將。至正十七年，降元爲太尉，則稱之曰張太尉，軍曰張軍。後又改稱吴王，則亦稱之曰吴王。是時，明太祖猶奉小明王正朔爲吴國公，則稱之曰吴公。迨吴公晉爵爲吴王，則稱朱吴王、張吴王以别之，示平視也。

五、另作《附傳》、《附考》、《附志》、《附録》於《載記》之後。如士德、士義、士信、李伯昇、吕珍等，均列《附傳》。其餘逸事、遺聞，則爲《附考》。典制、沿革，則爲《附志》。詩文、散篇，則爲《附録》。

參考書舉要

《元史》

《明太祖實録》

《明史·張士誠傳》

《明外史·張士誠傳》

吴寬《平吴録》

何喬遠《名山藏·天毆記篇》

吴國倫《張士誠本末略》

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

陶九成《輟耕録》

陳基《夷白齋集》

王逢《梧溪集》

張憲《玉笥集》

高德基《平江紀事》

談遷《國榷》

陶南村《草莽私乘》

徐禎卿《翦勝野聞》

蔣一葵〔一〕《堯山堂外紀》

楊循吉《吴中故語》

劉辰《國初事蹟》

祝允明《九朝野記》

張符驤《吴王張士誠傳》

龔偉鏐《庭聞州世説》

尤伯聲《清賢記》

顧瀹湖《消夏閒記》

俞樾《茶香室叢鈔》
汪端《自然好學齋集》
周昂《元季伏莽志》
《蘇州府志》
《虎丘志》
夏荃《梓里舊聞》
夏荃《退庵筆記》
周宏爔《琅峰遺稿》

凡此所舉，僅就其犖犖大者言之。其所論列，或非專書，誠不免挂一漏萬之譏，讀者諒焉。其有零珪斷璧，散見各書者，如《壟起雜事》、《九朝談纂》、《堅瓠集》、俞本《紀事録》〔二〕、《山樵暇語》、《農田餘話》、《月山叢談》、《歸田詩話》、《明詩綜》、《蓬窗類記》、《三吴水利録》、《治誠客論》、《草木子》、《庚申外史》、《讀史方輿紀要》、《寰宇訪碑録》等，不勝悉舉。又明人所撰雜記，率皆比吴王於寇逆，軒輊失實；亦苦簡略，故搜輯匪能詳盡，尚冀博雅君子，有以匡之。

【校記】

〔一〕蔣一葵，原作「蔣一揆」。

〔二〕明人俞本所著《皇明紀事録》，《吴王張士誠載記》之中，多作「俞本《記事録》」，今統一爲「俞本《紀事録》」。

目録

吳王張士誠載記

卷一　目次　插圖

正編目次

附編目次

附傳

李福 楊彝　王立中　李天禄 戴元帥
方彝 李勝　李思忠 衛良佐　宋興 石清 汪海
尹義 陳旺　俞得全 張德義　鍾正 晉德成
戴茂　李茂 李成　甘院判
趙世雄　蕭把都 馬麟　錢富 唐英 蕭成
王成 李院判 吳聚　韓謙 滕忠　周遇 蕭壽山
宋興祖　答蘭鐵木兒 真保　神保大王 黑漢
錢萬户　素實　錢輔
夏陸二元帥 花將軍　蘇同僉 陶元帥　宋貫 蔣英
張德　楊文德　鈕津
李福安 答失蠻　蔣毅　安萬年
邵榮 趙繼祖　華元帥 沈萬户　余堯臣
郭良弼 董綬　蔣堂　丁仲德
黃貴甫　陳謙　趙儆
李棠卿　盛昭　汪同

碑記三篇

書一篇

文一篇

七言律五十四首

七言絶二十七首

五言律一首

五言絶七首

五七言古體二十五首

詞一闋

【校記】

〔一〕附弟謝五，原作「附弟謝」，據正文補「五」。

插圖目次

王府廢基照影

曹太妃墓照影在蘇州盤門外

張吴王母曹太妃墓碑辭

七姬祠懸額照影在蘇州前廟巷

七姬並其乳母及太子塑像照影在蘇州前廟巷

駙馬府廟照影之一在蘇州大石頭巷口

駙馬府廟照影之二在蘇州泮環巷口

駙馬潘元紹塑像照影在蘇州泮環巷口

隆安公主塑像照影在蘇州泮環巷口

駙馬府井亭照影在蘇州大石頭巷

駙馬府廟碑

麗娃鄉社神碑

駙馬府神印雞血石所鎸，現藏道養公社

九獅墩照影

報恩寺石堪造像

吳王張士誠載記

卷一　目次　插圖

正編目次

附編目次

附傳

李福楊彝　王立中　李天禄戴元帅
方彝李勝　李思忠衛良佐　宋興石清 汪海
尹義陳旺　俞得全張德義　鍾正晉德成
戴茂　李茂李成　甘院判
趙世雄　蕭把都馬麟　錢富唐英 蕭成
王成李院判 吴聚　韓謙 滕忠　周遇 蕭壽山
宋興祖　答蘭鐵木兒真保　神保大王黑漢
錢萬户　素實　錢輔
夏陸二元帥花將軍　蘇同僉 陶元帥　宋貫 蔣英
張德　楊文德　鈕津
李福安答失蠻　蔣毅　安萬年
邵榮趙繼祖　華元帥沈萬户　余堯臣
郭良弼董綬　蔣堂　丁仲德
黄貴甫　陳謙　趙徹
李棠卿　盛昭　汪同

江通海　姜漸　高元善
鄔本初　秦約　錢用壬
韋清　張昱　徐賁
趙汸　王鑑　秦裕伯
郭翼　劉節婦　倉夫妻
梅氏　后載妻　擔夫婦

附考
二十三則

附志
七十則

附録
傳二篇

碑記三篇
書一篇
文一篇
七言律五十四首
七言絶二十七首
五言律一首
五言絶七首
五七言古體二十五首
詞一闋

【校記】

〔一〕附弟謝五，原作「附弟謝」，據正文補「五」。

插圖目次

王府廢基照影

曹太妃墓照影在蘇州盤門外

張吳王母曹太妃墓碑辭

七姬祠懸額照影在蘇州前廟巷

七姬並其乳母及太子塑像照影在蘇州前廟巷

駙馬府廟照影之一在蘇州大石頭巷口

駙馬府廟照影之二在蘇州泮環巷口

駙馬潘元紹塑像照影在蘇州泮環巷口

隆安公主塑像照影在蘇州泮環巷口

駙馬府井亭照影在蘇州大石頭巷

駙馬府廟碑

麗娃鄉社神碑

駙馬府神印雞血石所鐫，現藏道養公社

九獅墩照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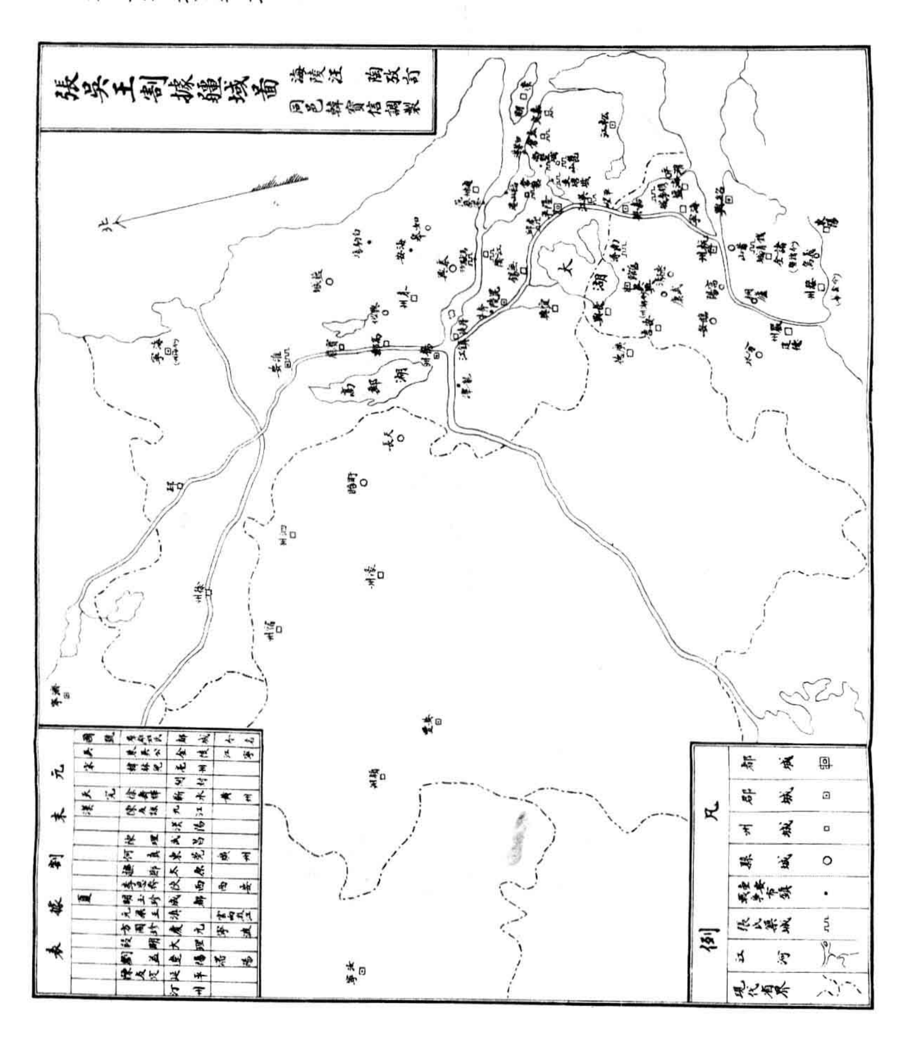
報恩寺石堪造像

張吴王遺像

張吴王遺像



張吳王割據疆域圖



蘇州甕城天佑四年碑　現存

新建甕城記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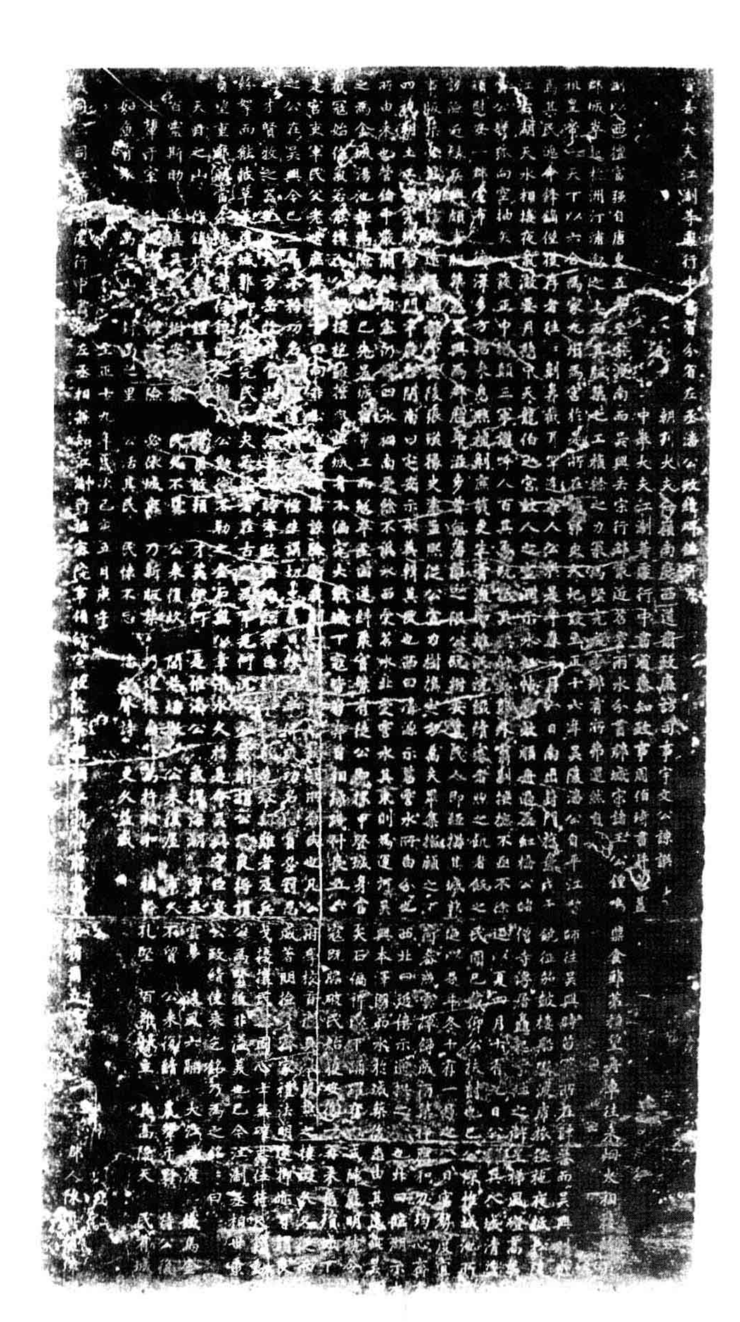
隆平府閭門元設水陸二門天佑三年十
二月本處守禦總兵官武毅將軍萬戶汪
士元申稟
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二同
啓奏
王令復建南北二關重加備禦使誠智謀深畏
度量涵容出已以撫千里之威風入則以
布萬民之德澤三軍整肅一郡安居保障
城池而永固開興社稷以攸寧太器之一氏
芳名萬者載拜銘恩謹鐫諸石
天佑四年四月　日居民　等立

民國十七年，蘇州閶門拆甕城出土〔一〕，石工陳姓得之，將磨毀。黄伯銓君熊祥介于李君印泉，購藏闕園。

碑高三尺，寬一尺八寸，厚八寸。有座，正書十一行，行十六字。

〔一〕拆，原作「柝」。

湖州府署至正十九年潘左丞政績碑





湖州迎僖門天佑四年碑　現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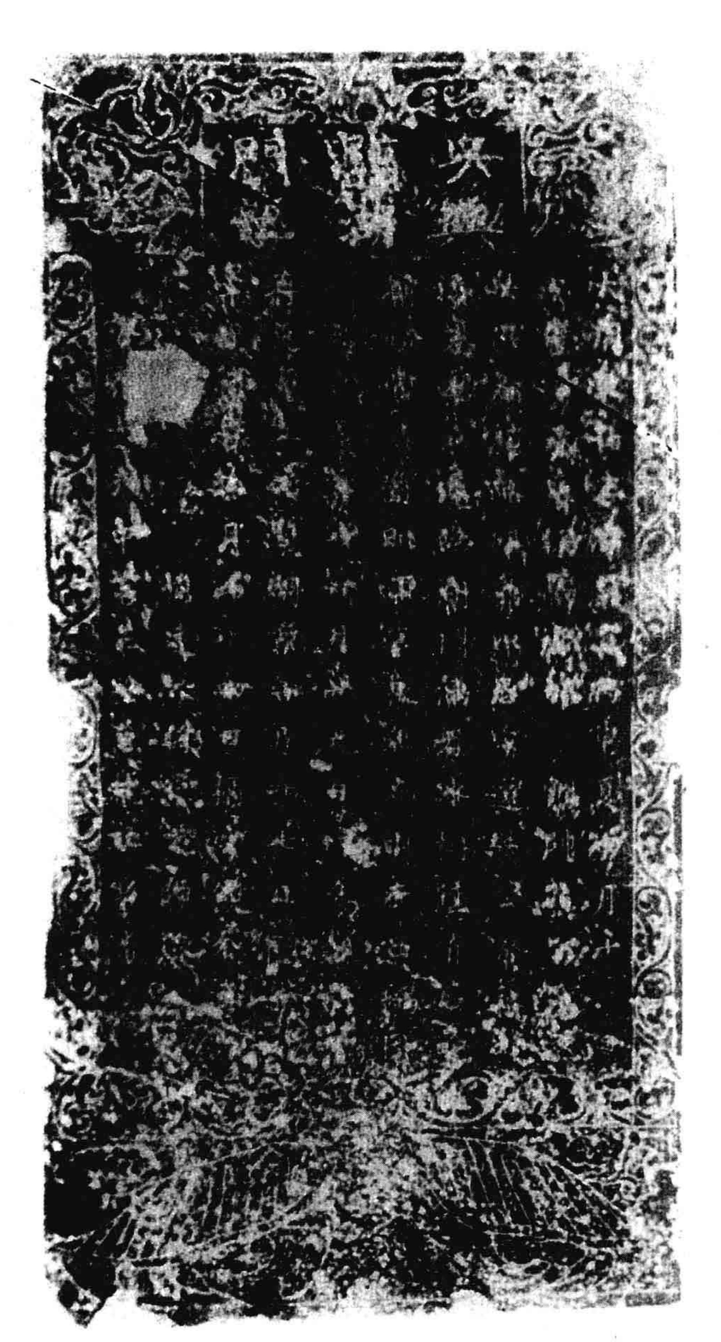
吴興郡城迎僖門碑記

大周受命于天，左丞潘公既克吴興而分鎮之。天佑三年冬十一月十九日築城，明年春三月城成，開迎僖門，作樓其上，高廠宏麗，控帶山水，爲邦壯觀。實監内□□董其修。郡民來詹，咸熙熙然而樂曰：不逾月而大功克完，皆我左轄公與元帥嚴公之經制籌略也。不可以不記，于是乎，書以昭來者。四年丁酉三月初三日記，攝守饒介爲文并書丹。

懷遠大將軍元帥嚴，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兼總兵事潘，歸安典史周琛同監工。

右碑在迎僖門城闉，文十行，行二十一字。饒介爲文，并書篆額「迎僖門記」四字。此與《臨湖門記》，同爲左丞潘元明築城時立石。

湖州臨湖門天佑三年碑　現存



吴興臨湖門記

大周天佑三年，歲在丙申，夏四月十八日，中書左丞兼總兵潘

元帥嚴公　吴興郡慮無城郭以居守，遂發公帑，築城浚池。迺北建臨湖門，湖有水柵，陸有石壘，湖水當其前。毗山在東北，弁山在西北，因形勢也。是年十一月十九日。烏程□□存忠董工，明年二月十七日門成。□年丁酉春三月二十四日攝守饒介書。

懷遠大將軍元帥嚴　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兼總兵事潘。

右碑在臨湖門城闉〔一〕，文十行，行十六字。饒介正書篆額「吴興臨湖門記」六字。饒介，字介之，臨川人，自翰林應奉出僉江浙廉訪司事。張氏入吴，杜門不出。士誠慕其名，自往。造請承制，以爲淮南參政。昔人稱其爲人倜儻豪放，書似懷素，詩似李白。此記爲張氏作。左丞潘公，即元明〔二〕。時士誠以潘元明爲左丞鎮吴興。元明在郡，以郡城廣大難守，規而小之，民受其惠，立政績碑，已著録。士不幸而生季世，爲梟雄所羅致。讀其文，亦可慨已。《湖州府志》。

以上三碑，俞君恒農拓，交趙君蕖裳轉寄，趙君函稱：臨湖門係北門，十八年二月城已拆去，是碑于亂石堆中得之，棄而復存，是有天幸。止叟記。

〔一〕城闉，原作「城闉」。

〔二〕潘元明，書中又稱「潘原明」。其弟爲潘元紹，「潘原明」應爲明初避諱而改。

七姬權厝志碑

七姬權厝志

宋仲温書，國初第一，《七姬帖》又宋書第一。楊用修絶重此書，特爲重刻，而記其後。七姬死事，用修論之詳且當矣。至其書，則稍稍失真，不若此刻爲當時真本，可玩也。余既獲聞楊論，又購得舊物，意殊愜云。跋于嘉靖壬戌三月，世懋。

先奉嘗生平無所好，惟究心書畫，凡經其鑒賞者，無不精妙。此帖結構遒美，墨光燦然，信爲初本，宜珍藏之，勿作尋常觀也。辛丑秋九月，弇山後人鑒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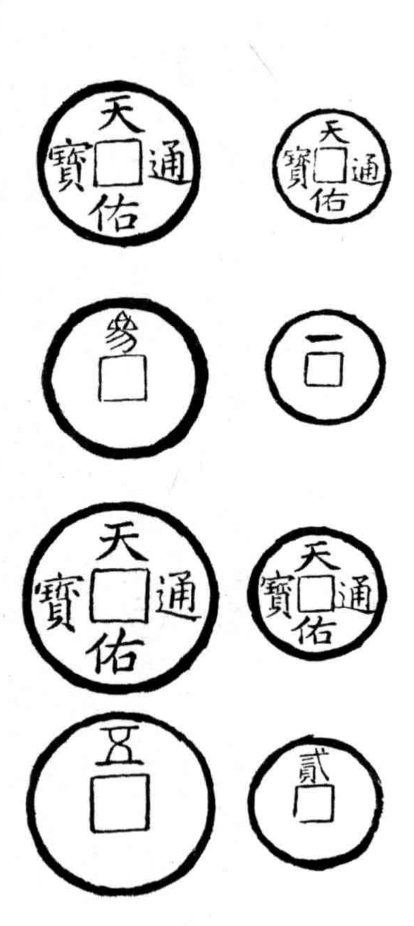
《七姬權厝志》刻石，自明嘉靖時出土，至隆萬間，爲俗僧所毁，墨本流傳者絶少。楊升庵有重刻本，今亦不可多見。近吴門貝氏，得蔣氏池上書堂藏本，摹入寶嚴帖中，則已稍稍失真。余獲此拓于舜湖故家，雖椎拓不精，墨瀋浸字，要是原石真本，猶可寶貴。又得太倉陸潤之臨寫本于後，羽之文，温之書，熊之篆，筆妙具見，亦可無遺憾矣〔一〕。道光戊申十月十二日，秀水錢聚朝識。

嘗讀《隆平紀事》，載東吴宋克書、尋陽張羽撰《七姬權厝志》，今人懷想肅然。七姬者，皆潘公仲昭側室也。當姑蘇圍急，仲昭戰敗，七姬同日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是女子之能以自樹立者。嗚呼，傷矣！其奇節凛然直上，薄太清之表，雖以崑玉秋霜比質也無愧，而《權厝志》拓本，竟不獲多見于人間，幾與一縷冰魂同歸寂寞，余深惜之。豈忠孝節烈之儔，顯晦之迹，亦有幸有不幸耶？抑雖蔽于一時，而終耀于將來耶？是亦理之所不能測者。今年花朝後二日，始得此帖于吴郡貝硯壽家，墨光如漆，精采逼人，真是原石初拓本；書亦清矯，有骨力，深得晋人法度。余謂其可以風世也，遂重壽諸石而傳之，以償余素志。光緒癸巳徐士愷記。

七姬墓志原石已佚，拓本不可多得；即楊用修翻本，亦流傳絶少。此尚原刻，拓法精良，墨光如漆，後有二王跋語，審定詳密，更可寶貴，因屬方君文炯重刊入千墨帖中，以公同嗜。嘉慶甲戌三月，平江貝墉識。

〔一〕遺憾，原作「遣憾」。

周天佑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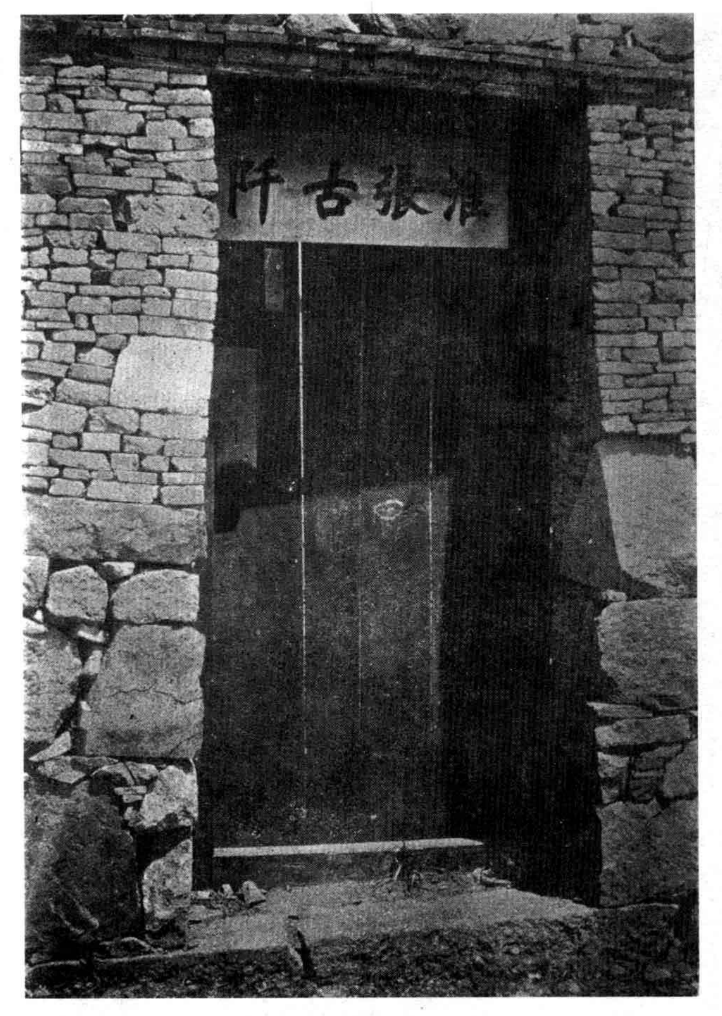
張士誠錢，小平、當二、當三、當五，四種，背文一、二、三、五，皆紀直也。翁宜泉曰：古少錢文面背兩種書者，兹面楷，背篆，殆仿至正背蒙古字，而沿爲篆書歟？《輟耕録》：張士誠據高郵，改至正十六年爲天佑三年，國號大周，以承天寺爲宫，毁銅佛像爲錢。按：天佑，史作祐，今錢作佑，與元末諸錢相類。《鐘官圖經彙考》、《錢録》諸譜，均定爲張士誠物。《錢録》曰：史作祐，誤。《錢幕韻編》有背上「壹」字者〔一〕。

〔一〕「均定爲張士誠物。《錢録》曰：史作祐，誤。《錢幕韻編》有背上『壹』字者」，原作「均定爲張士誠錢物。曰：史作祐，誤。錢幕録韻字，背編有上壹者」。據《古泉匯》改。按，錢幕指錢幣的背面。

天佑三年四年鑄炮照影　在南通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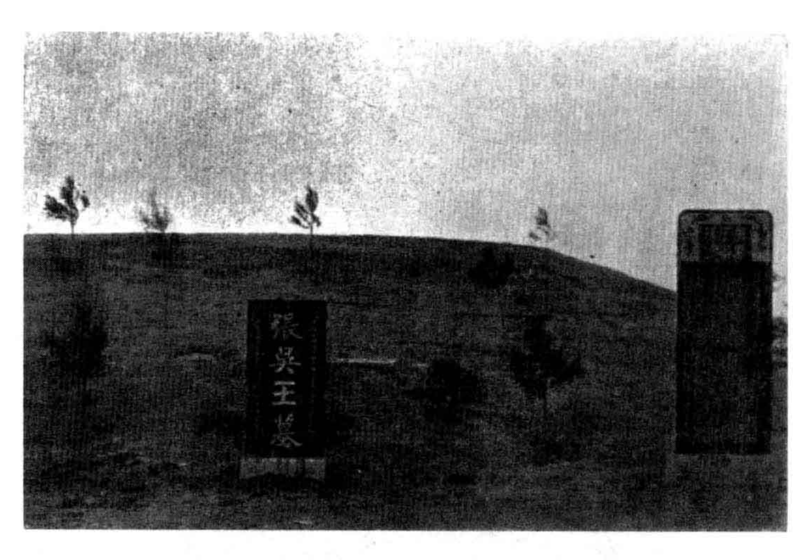


咸豐時，金陵校場掘得鐵炮數百，自百餘斤至五百斤，大小不等。識周某年月鑄，亦張士誠遺物。見南滙張文虎《舒藝室賸稿》。



淮張古阡　即齊雲樓故址　在今吴縣公共體育場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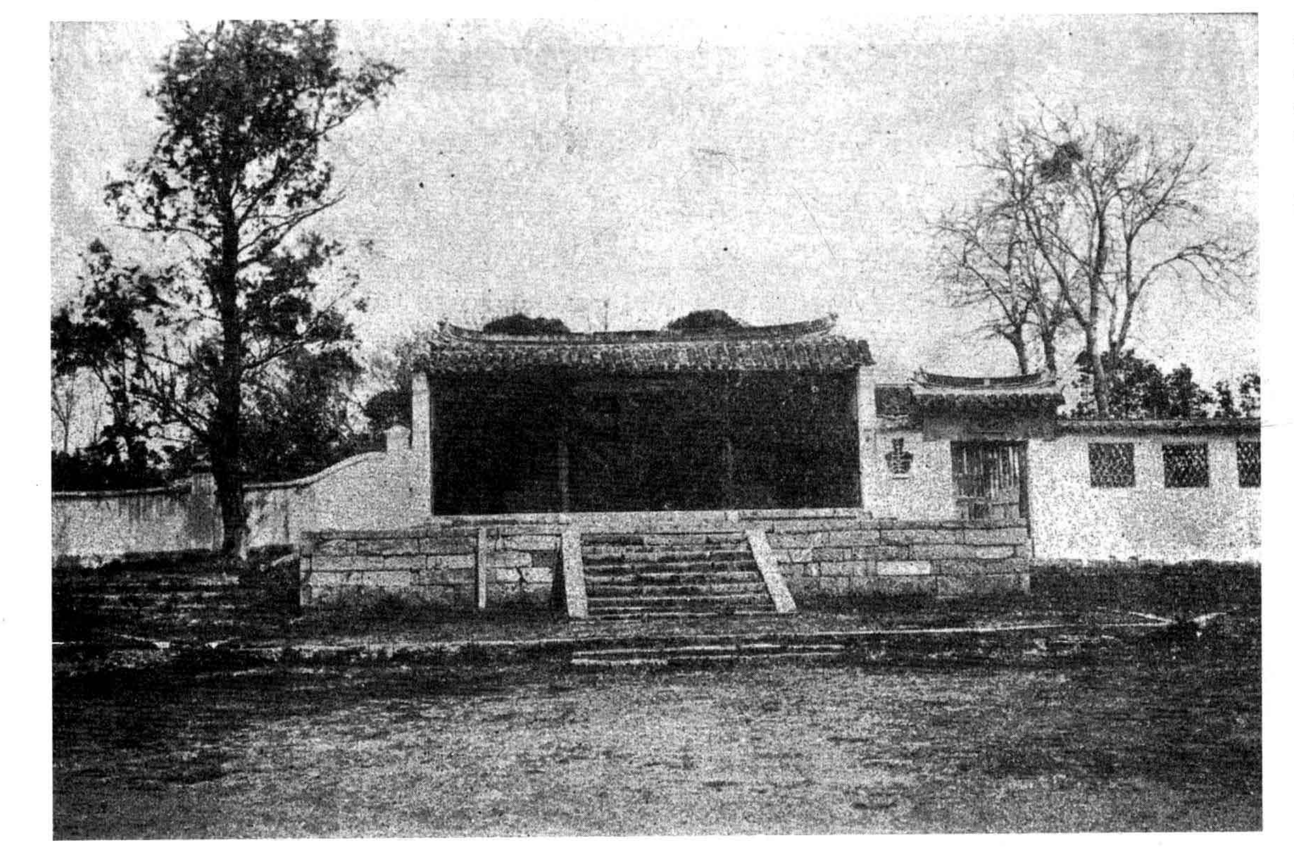
張吳王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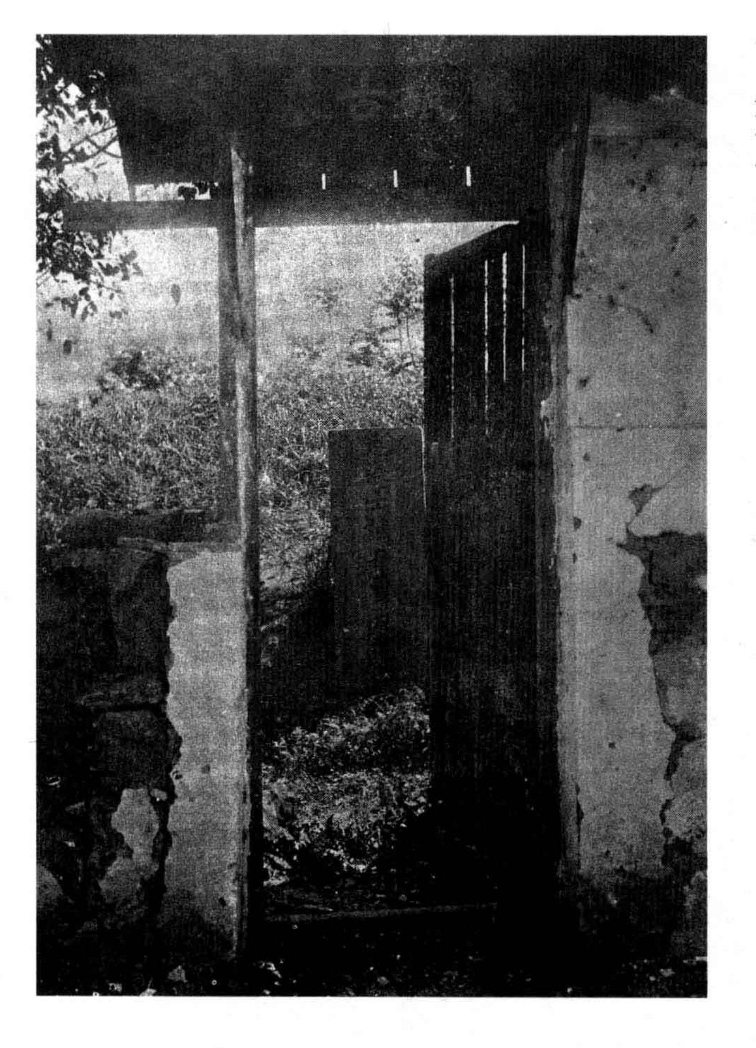
《吳中故語》稱張吳王墓在茶山，而道光《唯亭志》則稱墓在斜塘。王君凌霄訪查得實，爲之樹碣。此即樹碣後所留之影也。

張吳王墓碑題字





王府廢基照影
今在吴縣公共體育場



曹太妃墓照影　在蘇州盤門外吳門橋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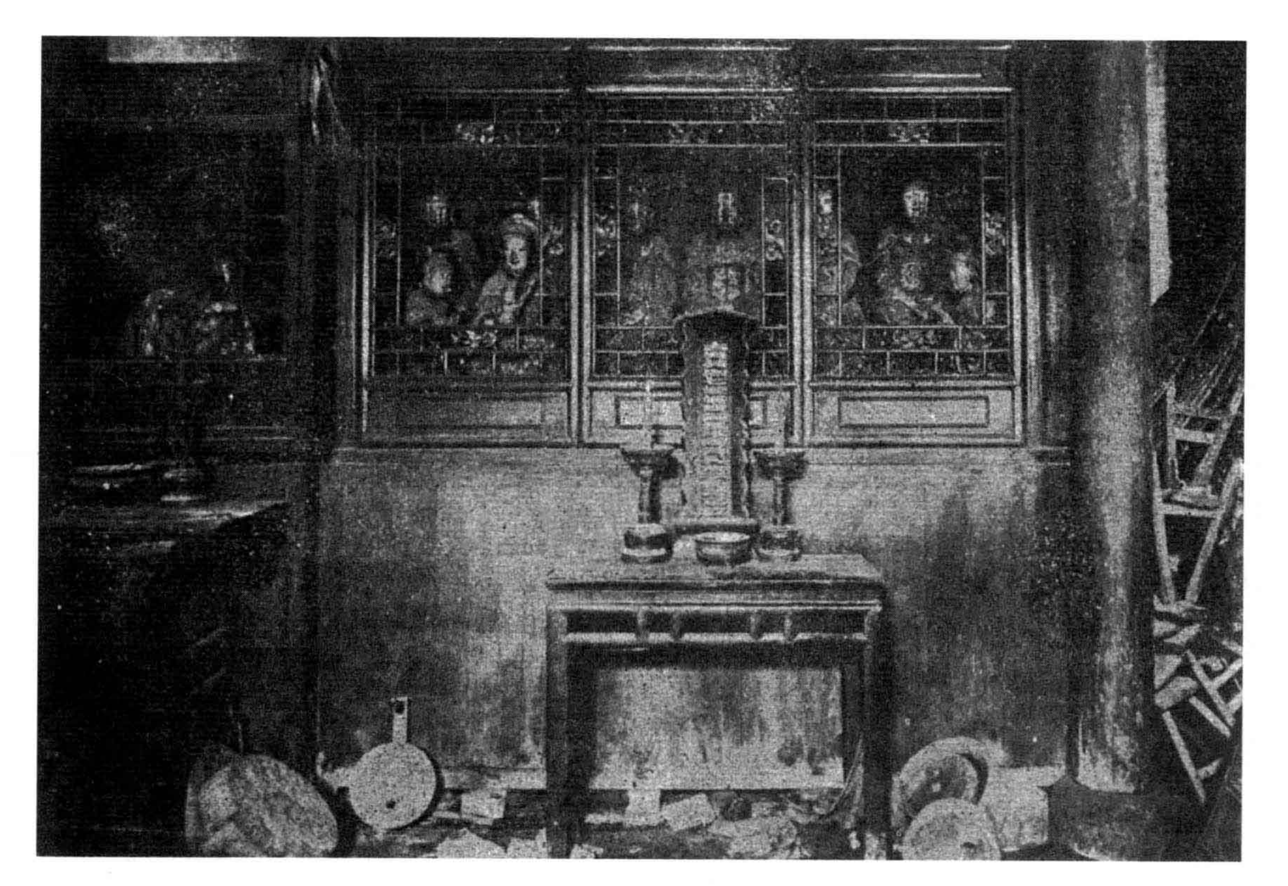
張吳王母曹太妃墓碑辭



七姬祠懸額照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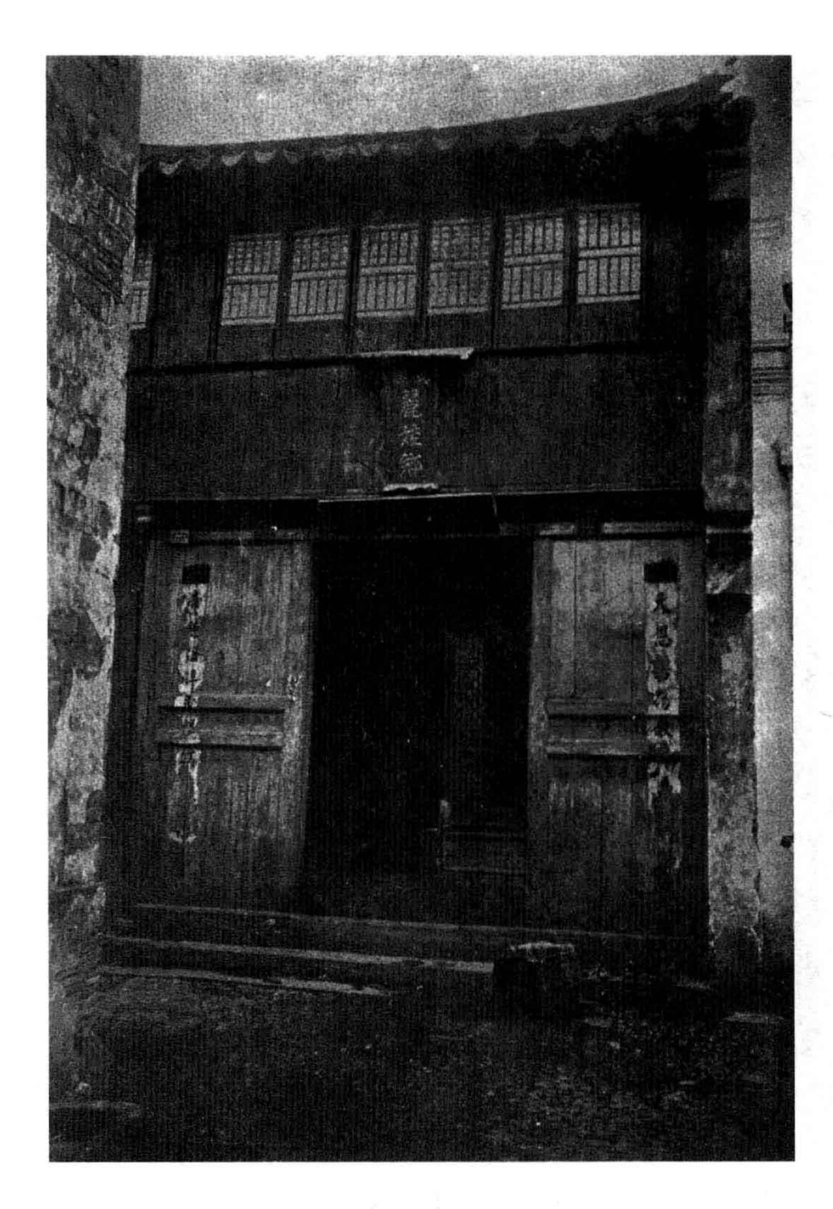
在蘇州前廟巷

「七姬一節」額，據《吳門表隱》載，係明長洲令趙沂書，與宋克書碑並稱三絕。知府胡纘題聯曰：三吳昭七烈，一死足千秋。尚書吳寬題額曰：氣凜璇暉。清康熙二十四年，巡撫湯斌題聯曰：死者不愧，轉憐其生。一姬難見，而況有七。今各聯額已不存，僅有懸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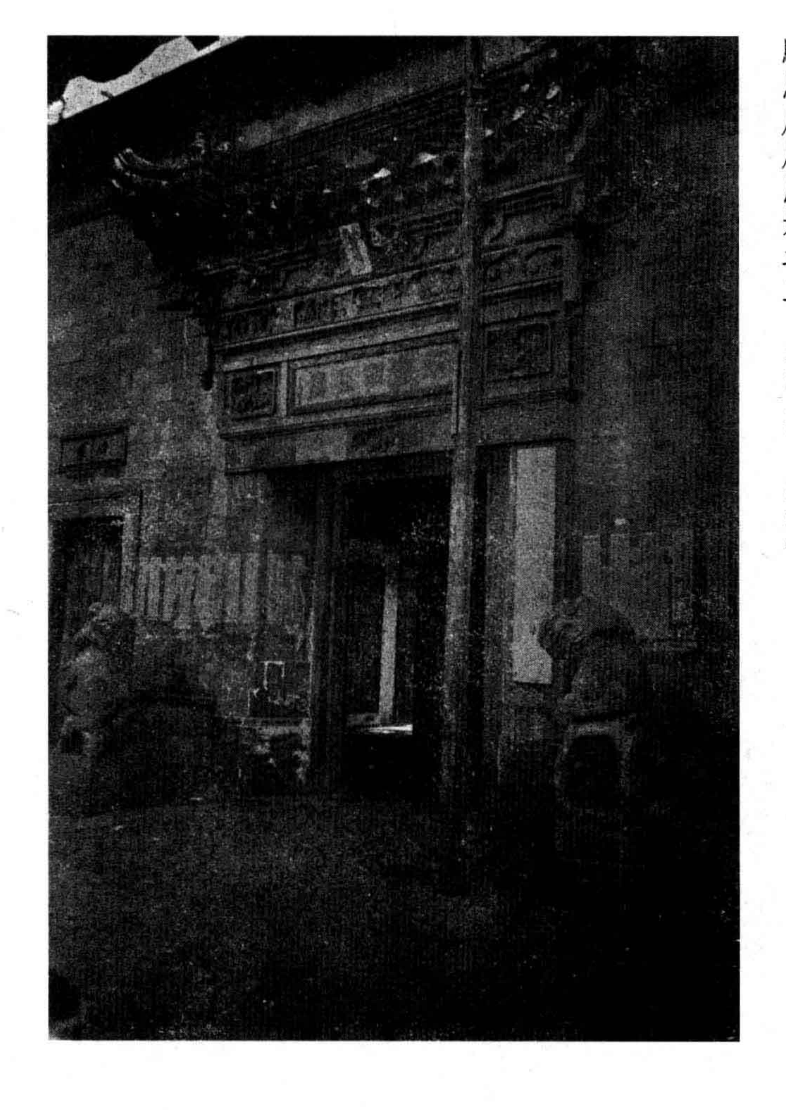
七姬並其乳母及太子塑像照影

在蘇州前廟巷七姬街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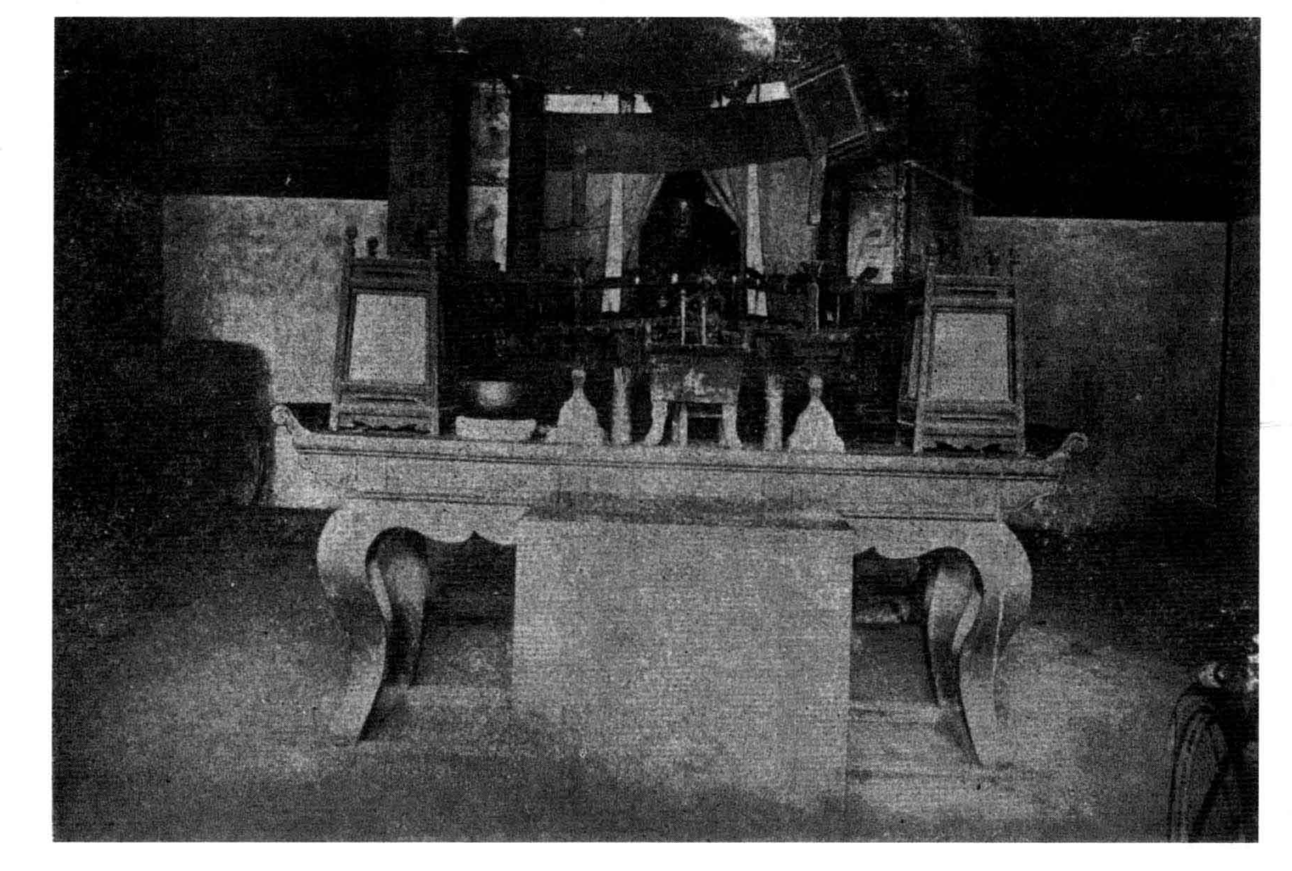


駙馬府廟照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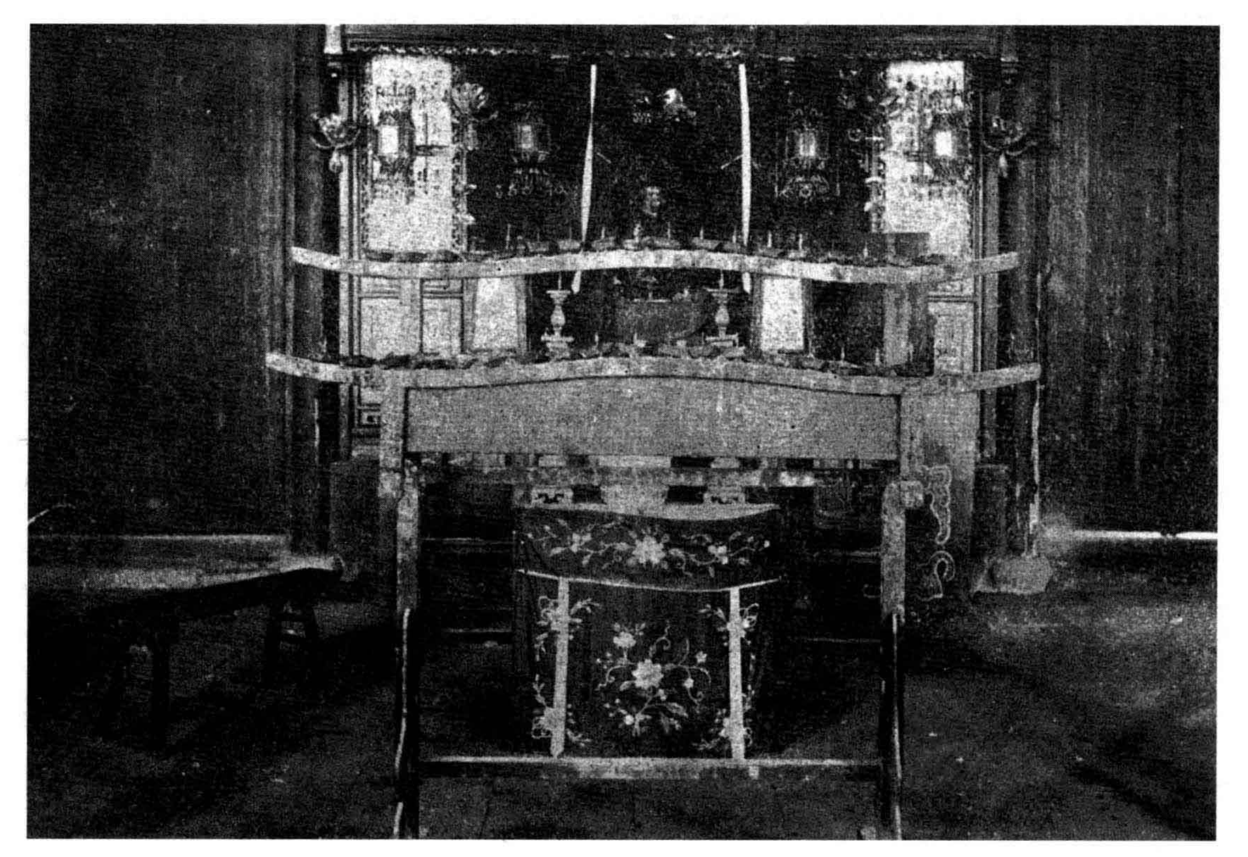
在蘇州大石頭巷口　土人稱老駙馬廟



駙馬府廟照影之二　在蘇州盤門内泮環巷口



駙馬潘元紹塑像照影
在蘇州洋環巷口



隆安公主塑像照影

在蘇州泮環巷口



駙馬府井亭照影

在蘇州大石頭巷駙馬府廟內

駙馬府廟碑

元贈吳駙馬潘公廟碑記

公諱元紹字仲昭宋宰魏王廷實裔也[illegible]元以[illegible]遇禍[illegible]妹張吳時尚降[illegible]公主[illegible]
丞析節禮賢士皆翕然歸之明兵起[illegible]知氣不敵勸張王爲航海計王不能用至正二十六年[illegible]
圍歷與明師決戰城破公主自刎於[illegible]門浙橋公隨王至金陵不屈被害公之姬七人[illegible]
翟氏黃氏徐氏潘氏羅氏海陵卞氏彭氏大寧[illegible]俳兒時殉節公有[illegible]記爲之銘[illegible]
丹者東吳宋克蔡孟者吳王盛熙皆一時知名士吳下稱三絕碑者是明初吳民立公主[illegible]
爲黑娃鄉土神言張不言潘者爲時諱也夫元末羣雄四方蠭起争雄王據有江[illegible]民
稱能從參軍俞思[illegible]言動順於元事雖無濟而[illegible]國珍陳友諒等固自有間至公之從容赴[illegible]
主之慷慨殉難一門忠烈實有不可磨滅者况而爲神廟食百世誰曰不宜廟在蘇城之南向[illegible]
同人舉以屬予予維公節義足以昭示來茲風屬末俗不敢以不文辭爰博采諸說[illegible]
德幽光不終湮沒云

吳縣[illegible]鮑撰 潘志萬書

[illegible]同里丁士塔 歷榮泰 陶樹 欣閔彰章 徐[illegible] 元[illegible]

時在

大清光緒肆年孟夏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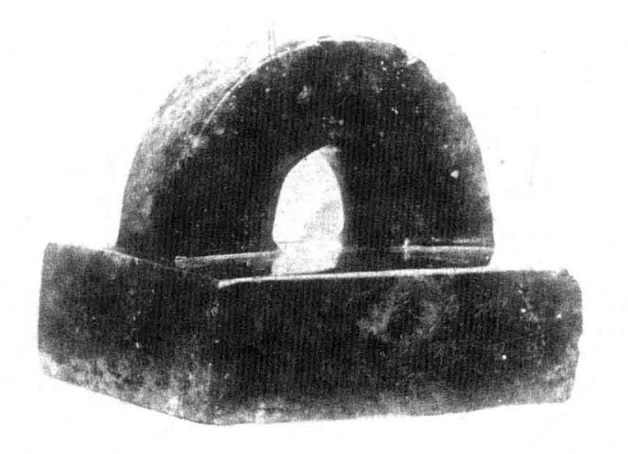
[illegible]刻石

麗娃鄉社神碑

吳縣西南隅麗娃鄉社神
駙馬府顯聖明王福佑一方屢著靈異民感其德是以請於上官春秋祀典列
志乘焉廟屋數十椽每歲祭祀脩葺之役向由吳縣戶總科推舉經董督理之
自民國紀元蘇城西區警察署借駐廟內香火遂廢年復一年棟宇致有傾頽
者六年秋間劉公承恩來長警署目覩殿庭之蕪敗懼無以安
神靈而壯觀瞻又謂人民信仰之祀廟更當設法修理之諄屬允敏等乃商之
同人于七年十年春間兩次集欵興工凡操柱墻垣之頹朽壞者更易之殘缺
者完固之丹艧既畢氣象一新而壹次督理脩葺及近年之保存則均賴署長
劉公樂觀厥成急告誡所部以時灑掃毋或褻瀆允敏等感公護持斯廟之至
意撮敘大畧勒諸石以備久遠之稽覧焉

中華民國十年二月　日

廟董薛允敏暨仝人等謹識





駙馬府神印　鷄血石所鐫　現藏道養公社

駙馬府
神印
原係
天師爲
頒發
銅章
錄於

重修
殿宇不及
即請補
頒爲此
先為刊
鐫暫行
應用而昭

神威
爰記年
月以誌
還讀書
生穀勒
盧榮泰
敬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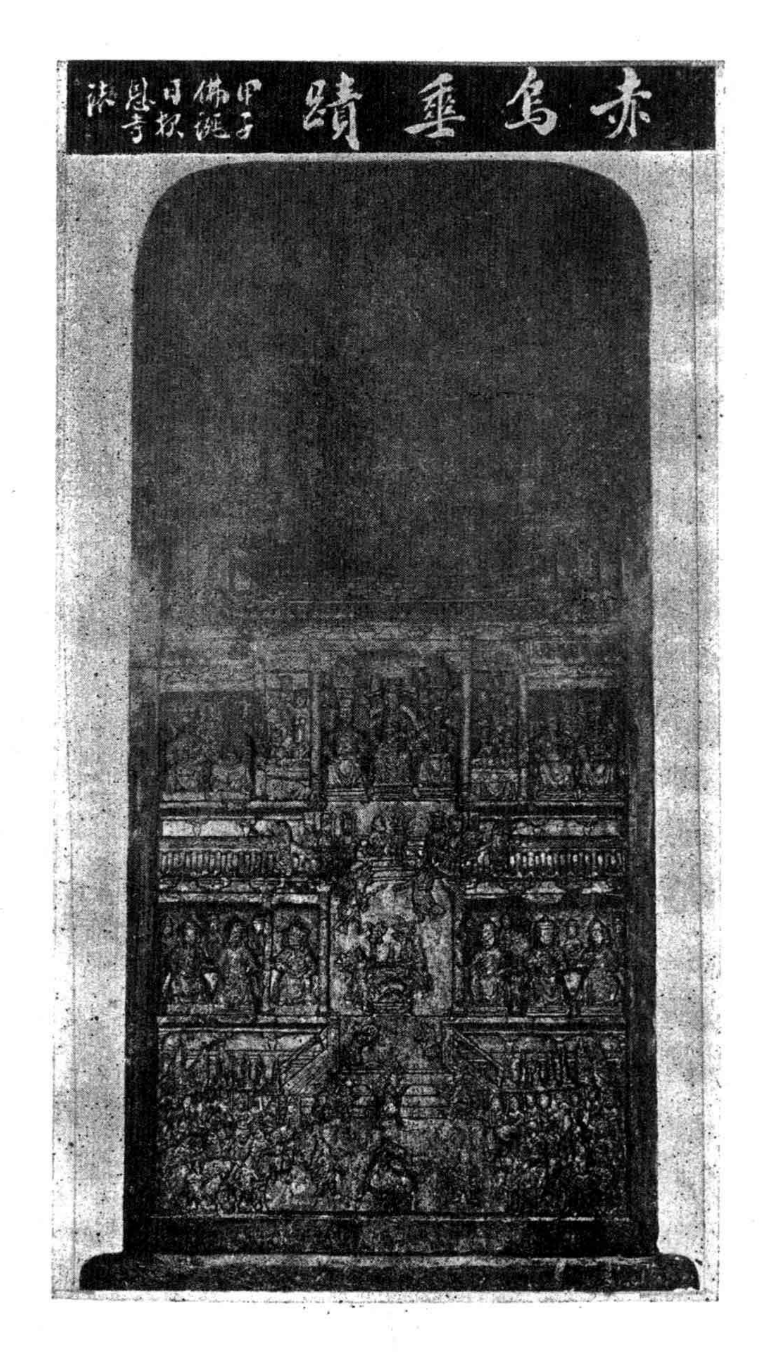
咸豐庚
申季四
月被匪
騷擾遺
失今於
同治甲
子年

《吴門表隱》云：麗娃鄉土穀神，五月二十一日神誕，神張姓，名子垣，實即潘元紹也。廟在泮環巷口，即潘元紹故宅。其稱顯聖明王，封號不知所自。



九獅墩照影　現在蘇州　相傳爲駙馬府殿礎

報恩寺石堪造像



吴王張士誠載記卷二

正編

泰縣韓止叟鑒定

丹徒支偉成輯

吴王張士誠事蹟，《明史》僅一列傳，語焉失詳。橫雲山人《明史稿》，《堯峰文集》曾見之。蓋汪鈍翁與修《明史》時所擬。明人所撰諸野史雜記，大率誇張太祖雄武，比吴張於寇逆，軒輊失實，亦不足徵。如《吴中故語》、《翦勝野聞》、《陳張本末略》、《壟起雜事》，及《平吴録》、《僞吴雜記》之類。清泰州張海房太史撰《吴王張士誠傳》，稱王而不名，軍曰我軍，將曰我將。他如：我常州，我長興，我海陵等，皆以我字冠之，意欲予王以列國也。此猶太史公作《項羽本紀》誼。見《依歸草》。宮紫元太史謂，泰舊志有《張士誠傳》，新志顧不存。見《庭聞州世説》。夏退庵明經，有志欲撰《淮張逸史》，誌張士誠霸吴逸事，自元順帝癸巳迄丁未用編年法，以正史爲經，諸家野史

雜説爲緯，比於《五國故事》、《吴越備史》之類，惜未成書。見《退庵筆記》及《梓里舊聞》。泰縣韓止石先生，既叢刻鄉邦文獻，尤睠睠於吴張遺事，博訪周諮，復手自摘録，蒐集散材，得數十種，爰屬偉成益加采獲，彙爲成書，用彰先烈。

昔明儒嘗以非居史官不能爲人立傳，誠重之也。偉成既備位史館，則述往事，思來者，歷紀古今成敗禍福之道，固其所職，是故不敢辭。嘗觀梁阮孝緒《七録》，立「僞史」之目，《隋書·經籍志》改爲「霸史」，《文獻通考》則兼用二名。然年祀綿邈，文籍散佚，存於今者大抵後人追記而已。曰「僞」、曰「霸」，皆非其實。案《後漢書·班固傳》，稱撰平林新市公孫述事爲《載記》。《史通》亦稱平林、下江諸人，《東觀》列爲《載記》。又，《晉書》附叙十六國，亦云《載記》。清修《四庫》采録《吴越春秋》以下述雜霸偏方遺蹟者，準《東觀漢記》、《晉書》之例，總題曰《載記》，實於義爲允。夫吴張創霸開國十餘年，闢地二千里，禮賢下士，多善政於吴。參之五代十國間何多讓焉！後世學者又豈可以成敗論英雄乎！　謹就所編次名曰《吴王張士誠載記》。

戊辰元宵清史館協修丹徒後學支偉成謹識

癸巳 元至正十三年 西曆紀元一三五三年〔一〕

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元史·順帝紀》、《明太祖實録》、《明史》張士誠本傳、《輟耕録》、《平吴録》。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人。有弟三人，士義、士德、士信，並以操舟運鹽爲業。士誠，少有膂力，重遲寡言，頗輕財好施，得群輩心。常鬻鹽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負其直弗酬。有弓兵丘義者，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即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潘元明、吕珍等十八人，殺義並素所陵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已，乃謀起兵。入傍近場，招集少年。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爲主。行至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於是。士誠忿怒，必欲滅子仁。子仁衆潰。入海，士誠兵勢始振，從者萬餘人。《明史》張士誠本傳、《明外史》張士誠傳、《元季伏莽志》〔二〕、《平吴録》、《名山藏》、《張士誠本末略》、《依歸草》、《琅峰遺稿》。

先是中書省右丞相脱脱在任，災異迭見，黄河變遷。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決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時杜遵道、芝蔴李、徐壽輝、陳友諒、方國珍、江宗三等，所在嘯聚蔓延數省。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結游俠，將爲不軌，高郵知府李齊收捕於獄。李華甫與麵張四，素感克柔恩，謀

聚衆劫獄。齊以克柔解發揚州，後招安華甫爲泰州判，四爲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黨與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並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爲盜。《輟耕録》。

三月，攻陷泰州，《平吴録》。河南行省守臣告變。元遣高郵知府李齊往招降，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效。時初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於揚州，以廉訪使趙璉爲參知政事，已而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划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摒佩刀上馬與鬥，被圍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不赦！今既宥爾，又賜爾名爵，朝廷何負於爾？復反耶？即馳騎奮擊，爲槊所撞而死。璉，字伯器，至治二年進士，歷官杭州路總管，多善政。其僕楊兒以身蔽璉亦死。時李齊被拘久之，其黨自相戕，始縱齊歸。於是士誠遂陷興化，結寨德勝湖。《明史》本傳、《明外史》本傳、《元史·忠義傳》、《平吴録》、《群雄事略》、《名山藏》、《元季伏莽志》。

四月，元以萬户告身，招士誠，士誠不受命。《明太祖實録》、《明史》張士誠本傳。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甓社湖。《元史·忠義傳》、《名山藏》、《平吴録》、《明史》本傳、《元季伏莽志》。

五月，攻破高郵，入據之。《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士誠入城，一譟呼，省憲官皆遁。齊

急還救城，反爲所拒。遂連興化，接德勝湖。舟艦四塞蔓延，入寶應縣。已而元室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士誠紿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齐獄中。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飾計耳。元軍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拽倒，搥碎其膝而剮之。《元史·忠義傳》、《明史》張士誠本傳、《明外史》張士誠傳、《元季伏莽志》〔二〕。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而還，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遣本省照磨盛昭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既而元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元軍。昭叱之，大駡不絶口。士誠怒，先剜其臂肉，而後磔之。昭，字克明，歸德人。《元史·忠義傳》。

行省移納速剌丁捍高郵，士誠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剌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垛鎮發火筒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士誠衆繚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滁萬户府等官皆遁走。納速剌丁與其三子皆死之。《元史·忠義傳》。

六月，元命前河西廉訪副使也先不花爲淮西添設宣慰副使，討泰州。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討興化。《元史》。

六月，元以士誠終爲患，始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之。《平吴録》。辛亥，親王完者秃，泰州陣亡。《元史·順帝紀》。

【校記】

〔一〕一三五三，原作「一三三七」。元至正十三年，是公元一三五三年，以下類推。在「西曆紀元」之前，原書常以「民國紀元前」若干年爲另一種紀年方式。差錯較多。特將「民國紀元前」若干年一併删去。

〔二〕元季伏莽志，原作「元季伏莽傳」。

甲午 元至正十四年　周天祐元年 西曆紀元一三五四年。

春正月，甲子朔，張士誠國號大周，自稱誠王，改元天祐。《明太祖實録》、《平吴録》、《元季伏莽志》。

二月，元以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苟兒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兵攻高郵。《元史》、《元季伏莽志》。時有石普者，字元周，徐州人，以國史院編修官有軍功，陞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詣丞相脱脱面陳破敵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户府事，招義民萬人。以行汝中，柏陰沮之，減其軍半。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氾水砦，日未夕，令

軍日具食。夜漏三刻，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周軍大驚潰，乘勝拔十餘砦。將抵高郵，分兵三道，普自將攻北門，周軍敗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焚關門。周軍懼，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周軍以死捍。蒙古軍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爲周軍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直入周軍陣中，從者僅三十人。日西援絶，墮馬步戰，頭目左脅爲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殺敵，與從者皆力戰死之。《元史·忠義傳》、《平吴録》、《元季伏莽志》。

當時高郵、濠、泗兵勢頗相因，故普告脱脱曰：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群雄事略》。

六月，辛卯朔，周軍攻揚州。丙申，元丞相達識帖睦邇率兵禦之，敗績，諸軍皆潰。元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佛家閭，會達識帖睦邇，復進兵抵敵。《元史》、《元季伏莽志》。

九月，辛酉，元詔脱脱以太師中書右丞相，總制諸王、諸省軍，出征高郵，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纍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元史·脱脱傳》、《元季伏莽志》、《輟耕録》。

十一月，丁卯，脱脱領大兵至高郵。辛未，戰於高郵城外，大敗周軍。乙酉，遣兵平六

合。《元史·順帝紀》、《明史》張士誠本傳、《平吴録》、《元史·脱脱傳》、《名山藏》、《元季伏莽志》。

是月，攻破揚州路，士義被誅，既而退還高郵。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左丞阿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輟耕録》、《元季伏莽志》。

十二月，丁酉，元順帝信哈麻等讒，有詔，罪脱脱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將其兵，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安路。誠王乃乘隙擊元兵，大敗之，其勢復振。《元史·順帝紀》、《元史·脱脱傳》、《明史》張士誠本傳、《元季伏莽志》、《平吴録》、《名山藏》。

元貶脱脱詔略曰：答剌罕太師中書右丞相脱脱，往年徂征徐土，僅復一城，不日而旋失，兹者薦總大兵，再期掃蕩。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徒懷眷戀之思，曾無尺寸之效，坐視寇玩，日減精鋭，虚費國家之錢糧，誆誘朝廷之名爵。皇子愛猷識里答剌俯從大宥，可削去兵柄，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耳，安置寧夏路。脱脱有意外旅拒等事，各以大義效忠從事。宣讀畢，脱脱匹馬北歸，將士潰亂，元兵不復振矣。俞本《紀事録》。

脱脱總天下兵圍高郵，日事攻擊，矢石雨注。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日成功，忽有詔旨來卸軍，軍中聞之皆大哭。當詔未開讀時，參議龔

伯遂曰：丞相出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脱脱搖首曰：不可。遂受詔。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從行者，哈麻告其家，陰遣人來軍中曰：詔書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散之之遽如此。其散而無所之者，多從紅軍，如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兵者是也。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脱脱分兵定真州，平六合，將攻濠、徐。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哈麻歷奸邪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庚申外史》、俞本《紀事録》、《元季伏莽志》。

脱脱師號百萬，聲勢甚盛，及抵城下，毛葫蘆軍已有登其城者，忌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如何輒自先登？乃召還，及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脱脱師，遂潰叛。《草木子》。

詔未下時，部將董摶霄對脱脱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脱脱從其言，分兵攻天長、六合，衆皆潰敗，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爲盗。高郵不可得而復矣。《輟耕録》。

士誠乘間與李伯昇等十八人，潰圍突出，走海上，其下稍稍赴之。《月山叢談》。

按：脱脱解兵之日，開門縱擊，元兵已星散矣。何爲又出走海上哉？

紀元至正十五年　周天祐二年　西曆紀元一三五五年。

四月，元詔：翰林待制烏馬兒、集賢待制孫撝，招安張士誠。仍齎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孛羅不花，及淮南行省廉訪司等官，商議給付之。《元史·順帝紀》。撝行抵高郵，誠王不迓詔使。撝等既入城，誠王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撝，撝惟詆斥而已。乃令其屬捶撝，撝不之卹；既而與誠王部將張茂先謀，將撝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成，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謀泄，執撝訊問，撝罵聲不絕，遇害。《元史·忠義傳》、《元季伏莽志》、《平吳録》。

五月，元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東廉訪使也先迭木兒，撫諭高郵。《元史·順帝紀》。時淮東饑，江陰群寇互相吞噬。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利其貨賄，逗遛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逃去，過江求救於誠王，仍質妻子，借兵復仇。誠王初亦疑惑，弗聽。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於是，遣弟士德率衆，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陷常熟。《明太祖實録》、《明史》張士誠本傳、《輟耕録》、《元季伏莽志》。

江陰石牌民朱定者，販鹽無賴，武斷鄉曲，與石牌〔一〕富民趙氏有隙，集衆相攻擊，

定乃降元，授江陰判官，尋復爲盜。元遣江浙參政納麟哈剌討之，定窮蹙，乃遣人導誠王兵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陷平江。誠王署定爲參政，遣元帥欒瑞爲戍石牌。《明太祖實録》、《國榷》。

【校記】

〔一〕石牌，原作「石橋」。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周天祐三年 西曆紀元一三五六年。

正月壬午朔，張士德取常熟州。《秘閣元龜政要》。時福山有曹姓者，富甲一州，衆肆搶掠，一夕而空。《平吴録》。

二月壬子朔，周軍抵平江。《元史·順帝紀》、《明史》本傳、《平吴録》。江南自兵興以來，官兵死鋒鏑；村農罹饑饉，投充壯丁，希圖餬口，生未習兵，烏合瓦解。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奉密旨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户脱寅爲參政，統領官軍民義。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故。松江府達魯花赤哈散沙代之領兵，出禦敵。平江路總管貢師泰，巡守城池。元帥王與敬率官軍交戰，殺傷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避駐松江。

時士德爲前鋒，衆纔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達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旦緣城而上。義軍府參謀楊椿力戰死。脱寅匿於婁門十八營俞家園叢篠中，自刎不死，尋爲游兵所殺。哈散沙在城外聞城破，自溺死。貢師泰懷印綬，棄城走海上。士德遂據平江路，即承天寺爲府，推墮佛像，踞坐大殿，射三矢於棟上，示武功焉。乃改平江爲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吴中寺觀庵院，豪門巨室，將士分佔而居。既而崑山、嘉定、崇明諸州，相繼來降。《輟耕録》、《平吴録》、《元季伏莽志》。達識帖木兒以苗師楊完者守嘉興，王與敬以松江叛附於周，張士德取常州、湖州。《秘閣元龜政要》。

周軍得平江，嘉興爲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絶。達識帖木兒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刧丞相，升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輟耕録》。

楊完者保嘉興。丙申二月夜，周軍攻北門，楊自暗中獨乘一騎，突周軍陣後奮擊，出其不意，左右繼至，生擒其首，其徒溺死者無算。《農田餘話》、《元季伏莽志》。

王與敬，淮西人，以軍功得官至元帥。丙申春，周軍渡江，以所部擊於常熟，兵潰，欲退保姑蘇；參政脱寅，閉城不納，乃抵嘉興。楊參政完者欲殺之，遂屯兵松江，謀結水寨於澱山諸湖，令上户供給其軍，爲自保之計。楊參政遣裨將鐵木鍊怒，陰圖

之。王知其謀，其屬官戴萬户㗌其異圖，乃焚刼松江以叛，時二月十九日也。鐵木及守令以下皆遁。數日，完者裨將蕭諒襲擊之，奪其婦女數百人，與敬敗走，由上海投誠王。誠王命爲威虜將軍。《農田餘話》、《元季伏莽志》。

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軍參政楊完者不協，乃投松江，名曰守城，實欲戀倡婦董賽兒也。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與不協。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鎮守，二帥抗衡不相下。十八日夜，與敬下萬户戴列孫等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檢括金帛，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皆出西門。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爲苗軍所有，民亦持梃相逐。列孫孔鎮撫等，死者過半，苗有松江。一月火不絶，截人耳鼻，掠婦女，刼貨財，官庾粟四十萬，悉籍爲己有。居民兩遭鋒鏑，死者填街塞巷，水爲不流。《輟耕録》。

常州豪俠黄貴甫，間道歸，款許爲内應，不戰而城破，易爲毗陵郡。《輟耕録》。

誠王遣兵攻淮安。元守將褚不花與劉甲拒守，甲别將守韓信城，與淮安相犄角，會甲奉檄别往淮安，遂破。《讀史方輿紀要》。

三月，癸巳，誠王自高郵來隆平，服御器用，皆假乘輿，宫於承天寺萬歲閣，改曆曰明。

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提調各郡軍馬；蔣輝爲右丞，居内省理庶務；潘元明爲左丞，鎮吴興；史文炳爲樞密院同知，鎮松江。《秘閣元龜政要》、《輟耕録》。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初，立鎮海萬户於太倉。《平吴録》。以周仁爲隆平府太守。《群雄事略》、《輟耕録》。

至正丙申春，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楚國公渡江來，念吴民多艱，牧字者多非才，悉選而更張之，自令丞、簿尉，以及録事、録判同日命十有一人，各賜衣二襲，馬一匹，粟若干石，肥羜羊、旨酒有差。而丹陽張君德嘗爲吴縣丞三年，考績陟縣尹，又明年調同知嘉定州事，壬寅秋調松江府判官。楊基《送張府判詩序》。

二月，太倉丁仲德持州印來降。《太倉州志》。

四月，壬子，誠王遣將趙打虎陷湖州。《明太祖實録》。一鼓而得，易爲吴興郡。《輟耕録》。

四月初十日，誠王命王與敬，偕元帥史文炳一部，自湖泖入古浦塘，破澱湖柵，舳艫相銜，旌旗蔽日，苗軍一矢不交，夜遁而去。《輟耕録》。誠王遂取松江，命與敬守之。《元季伏莽志》。

初，誠王入姑蘇，達識帖木兒命楊完者以苗兵出嘉禾，方國珍以海舟由太倉水陸並進，爲恢復計，會與敬叛，其事遂沮。《農田餘話》。

六月，甲寅，誠王欲南向取嘉興路。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一〕、參知政事楊完者統領苗僚瑤僮，名曰答剌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元史》、《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壬申，降吳國公之陳保二，降於誠王，誘執詹、李二將。《明太祖實録》、《國榷》。

保二，常州奔牛壩人。初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頭軍。湯和等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明太祖實録》。

朱吳公差人往揚州，招到青軍元帥單居仁、馬某等過江。居仁男單大舍，糾同呂城、黃包頭元帥陳保二，執頭目，叛降張士誠。《國初事蹟》。

是時，小明王稱帝於亳州。朱元璋奉小明王正朔，下集慶路，據金陵，稱吳國公。乙亥，遣儒士楊憲，致書通好於誠王。其書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竊深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搆之言，以生邊釁。誠王得書不悅，拘留楊憲，不報。《明史》本傳、《明太祖實録》、《國榷》。

七月，周軍聲言南下。楊完者以數萬衆屯嘉興，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王江涇；軍容嚴肅，商旅不行。士德偕王與敬，提兵欲取杭州，不敢過，乃自平望烏墩直擣武林。達識帖木兒恃楊在嘉興，不設備，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達識僅以身免，棄城遁

富陽，走蕭山。完者聞之，跌足歎曰：是吾罪也。即統苗土官軍，分爲三路：使蔣英從大麻唐棲；董旺從硤石長安；自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黄灣進；吕才、吕昇屯守嘉興。苗將吴大旺別率一隊爲先鋒，完者自嘉興來，未即進兵，屯城東蔡市橋外，會達識既走。復有慶元路萬户金駒兒之子，羅木營萬户普賢奴，年未冠，智勇絶倫，領兵先出；楊兵繼之。張軍應接不暇，一敗於皋亭山，再敗於謝邨，三戰大敗於夾城港。士德收殘卒，水路自德清，陸路自海鹽遁歸。完者之發嘉興也，告諸將曰：我去，賊必來。後三日果至，吕才等戰卻之。又有勸其扼周軍歸路。完者曰：此行賊且被擒，安得有歸者？既而竟逸去。《樂郊私語》、《農田餘話》、《輟耕録》、《明史》本傳、《元史·順帝紀》、《元季伏莽志》。辛巳，誠王遣部將吕同僉，率舟師侵鎮江，游兵哨至瓜埠城中，軍與倉夫出城禦之。《國初事蹟》、俞本《紀事録》。癸巳，周軍與朱吴軍戰於龍潭，舟被焚，殺溺甚衆。吴國公親率戰艦繼至，追至黄石永沙，不及而還，乃令徐達等進攻常州。吴國公使人謂達曰：士誠起鹽徒，詐出多端，交必有變，當速出三軍，以攻毗陵，倘有説客，毋令擅言，沮其詐詞，困其營壘。《皇明本紀》、《國初事蹟》、俞本《紀事録》、《平吴録》。達帥師圍常州，進薄其壘，遣使請益師；吴公復遣士甲三萬，戰將千餘員往。時達軍城西北，周將湯和軍城北，張彪軍城東南。誠王遣其弟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鬥，使其勝，勢不可當，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

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横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均用令男虎子追之，九六遇坎墜馬，虎子直前搏之，先鋒刁國寶助之，遂成擒，並獲張、湯二將。九六，即士德。《明太祖實録》、《中山王神道碑》。朱吴公大喜曰：士誠謀主士德，智勇有餘，被我擒之，張氏之事可知矣。遣人往平江和好，士德母痛之，議令誠王歲貢糧十萬石，布一萬匹，永爲盟信。就以廖同僉易士德，朱吴公不許。士德以爲失身，事無所成，陰寄書與兄，可降元朝，以爲之助，遂不食而死。《國初事蹟》。是月，誠王徵元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楊乘乘，自經死。《元史·忠義傳》、《輟耕録》、《平吴録》、《梧溪集》、《群雄事略》、《國榷》。

八月，己酉朔，周軍元帥江通海降於朱吴。《實録》。史文炳以水師數萬攻嘉興。楊完者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史軍檣艫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南風大作，岸上舉火，史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舍舟登陸，進逼城下，戰於冬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完者凶肆，掠人貨錢、婦女，部曲驕横。民間謡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寳慶楊。《樂郊私語》、《秘閣元龜政要》、《輟耕録》。

十月，戊申，誠王以士德被擒，遣其屬孫居壽，奉書求和於朱吴公。書曰：始者，竊伏

淮東，甘分草野。緣元政日弛，民心思亂，乘時舉兵，起自泰州，遂至高郵，東連海澳。番官將帥，併力見攻，自取潰敗，殺其平章實理門、參政趙伯器，遂成深讎。彼乃遣翰林待制烏馬兒，賚詔撫諭，餌以爵賞，卻而不受。今春據姑蘇，若無名號，何以服衆，南面稱孤，勢使然也。伏維上賢，以神武之資，起兵淮右，跨有江東。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國，可爲左右建立大業之賀。向獲詹、李二將，禮遇未遣，繼蒙遣使通好，愚昧不明，久稽行李。今又蒙遣兵，逼我毗陵，晝夜相攻，咎實自造。夫復何説，然省己知過，願與搆和，以解困阨。歲輸糧二十萬石，黄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激。朱吴公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釁召兵，實由於汝，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埸，師至奔牛、吕城，陳保二望風降附。爾乃誘其叛逆，紿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儒生楊憲，賚書通好，又復拘留。搆兵開釁，誰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既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饋糧五十萬石，即當班師。況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詞，吾甚厭之。誠王得書，不報。《皇明本紀》。

按：誠王致書在士德被俘之後，故其詞甚卑。朱吴公之書實甚傲慢。書載《皇明本紀》，豈定鼎之後，加以潤色耶？

十一月，壬午，吴國公以常州久不下，復益精兵二萬人。誠王誘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以兵七千叛去。初，吴兵四面圍常州，及鄭叛，四面去其三。達營於城南，常遇春營城東南三十里外。周軍挾鄭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内外夾擊，周軍大敗。誠王復遣其將吕珍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城益困。《明太祖實録》。

【校記】

〔一〕三旦八，原作「三旦入」。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　周天祐四年　西曆紀元一三五七年。

二月戊申，朱吴將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周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大敗，被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長興遂爲朱吴所克。周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亦爲吴所擒；義兵蔣毅率所部降於吴。《明太祖實録》、《國榷》。

三月壬午，朱吴軍攻常州益急，吕珍宵遁，遂取之。《明太祖實録》。是月，徐達等取江陰之馬馱沙，亦克之。《群雄事略》、《依歸草》、《元季伏莽志》。

三月初四日，達克常州，生擒張、湯二將〔一〕，檻車送應天府。吴公以善言撫之，不屈，拘於東錦繡坊，數日斬於市。俞本《紀事録》。據《實録》，張、湯被擒在丙申七月，誤也。錢謙益據宋文憲《鑾坡後集·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辨之甚詳。

【校記】

〔一〕張、湯，原作「張、鮑」，下文則云「張、湯」。據《明史·徐達傳》改。

五月，乙亥，誠王遣左丞潘元明、元帥嚴再興攻長興，屯上新橋，爲朱吴將耿炳文所敗，被擒數百人，元明等遁去。《明太祖實録》、《群雄事略》、《國榷》、《元季伏莽志》、《依歸草》。

己亥，朱吴樞密副使張鑑、僉院何文政，攻周泰興。誠王遣兵救應，又爲朱吴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周將楊文德等被擒，泰興遂失。《明太祖實録》、《國榷》。

朱吴樞密院判俞通海、趙馘，以舟師略太湖馬蹟山，降周。守將鈕津等，遂經略東洞庭山。《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六月，朱吴長春樞密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禄、鎮撫吴良，取江陰。周兵據秦望山，吴軍攻之，大風雨夜潰，遂據其山。翌日爲吴軍攻克，吴良守之。先是誠王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爲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

蘇、通州濟渡之處。朱吴得長興，則周之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周之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竝爲朱吴所有，誠王如井底蛙矣。《明太祖實録》、《群雄事略》、《國榷》、《元季伏莽志》、《依歸草》。

夏六月戊辰取江陰，七月丙子攻常熟，遂征甘露、望亭、無錫諸寨。宋濂《趙德勝神道碑》、《皇明本紀》、《天潢玉牒》。

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周軍，敗之，獲馬五十匹，船三十艘，周兵降者甚衆。《明太祖實録》、《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依歸草》、《國榷》。

八月，誠王既數爲朱吴所窘，南攻嘉興又敗於楊完者，乃納降於元。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邇幸其降，遂承制拜王太尉，以士信爲樞密同知。《依歸草》。元遣參知政事周伯琦等，至平江撫諭之，又詔以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朱吴所擒。《元史·順帝紀》、《明史》本傳、《群雄事略》、《國榷》。

士誠以連敗於朱吴，喪師失地，南寇嘉興爲楊完者所遏，謀附元以自固，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牙，嘗爲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爲朱吴兵所敗，遂歸士誠，故士誠使之而書，辭多不遜。完者欲納之，江浙左丞達識帖睦邇不可，曰：我等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勸，乃許之。士誠

思要王爵，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公，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請，帖睦邇雖外爲正詞，而心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餘皆授官有差。時士德已爲朱吳所擒，乃陞士信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誠雖降，而城池府庫，甲兵錢糧，皆自據如故。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邇功，詔加太尉。《元史·達識帖睦邇傳》、《群雄事略》、《平吳録》、《元季伏莽志》。

士誠納款於元，奉正朔，元不得已拜爲太尉。士誠雖假元封爵，實不用其命，立參軍府及江浙、淮南兩省。《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

十七年，改平江路爲隆平府。盧熊《蘇州府志》。士誠既受封，始遷之府治。《平吳録》。立樞密院，建百司，集兵旅，以腹心之將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黃參軍等任謀略，相與僇力。遂南侵江浙至紹興，北踰江淮抵徐州，至濟寧之金溝。《明太祖實録》、《群雄事略》。

黃參軍，即黃敬夫也，與蔡彥文、葉德新二參軍朋比爲奸。《平吳録》、《元季伏莽志》。

江浙行省丞相承制，假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士誠既降，除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於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元史·周伯琦

傳》。伯琦被留於張士誠，爲造第宅於乘魚橋北，厚其廪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平吴録》。

太尉府妙簡屬僚淮南周信夫，由行樞密斷事官經歷進辟掾史，十八年八月二日也。信夫，嘗以樞府掾從事平章榮禄公矣。太尉以武濟時，以文經國，不愛玉帛與馬，招來賢俊，聞風而至者相望也。陳基《送周信夫序》。

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擊，託丁氏往來説合，結爲婚姻，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興與武康、廣德交界，花鎗軍出没之地，雖各有勝負，然亦不勝其苦，所跨三州，皆鄰勍敵可畏者。時集慶一軍最盛，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艫相銜。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縛致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殉之，終無降意。士誠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降，使者往返，迄莫成就。周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時十七年八月也。元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府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浙江分樞密院於平江，以授其官屬。《輟耕録》。

是冬，張氏築城虎丘，因高據險，役凡月餘而竣，周南、郗經輩有詩紀之。《虎丘志》。丙申中，朱吴軍既陷常州，無錫亦陷。元常州路總管完顔、同知李秉方，合宜興分帥嚴蒙古

不華〔一〕，騎步卒退保陽山，其地阻湖憑險，順逆不常，至是山氓委心僇力。周兵攻之，抗不下，相持二十餘日，既而士誠納款於元。元廷録功，嚴拜浙省參政，完顔浙憲使，秉方待制翰林。《梧溪集》、《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校記】

〔一〕嚴蒙古不華，原作「嚴蒙舌不花」，據《梧溪集》卷五改。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張氏無年號） 西曆紀元一三五八年。

正月，庚戌，朱吴將廖永安、俞通海攻石牌，張太尉元帥欒瑞降。《明太祖實録》、《國榷》、《群雄事略》。

十七年六月，俞通海率水軍克石牌。八月克望亭、新安。十四日盡獲朱州判海船，十七日攻馬馱沙。十八年四月，俞通海攻石牌巫門子，獲朱州判餘卒。俞本《紀事録》。

甲寅，張太尉兵攻常州，朱吴將湯和擊敗之。《明太祖實録》、《國榷》。復以水師攻朱吴，朱吴兵禦之，敗其衆於太湖鮎魚口；又與廖永安戰於常熟福山港，爲廖所破；復與戰於通

州之狼山，又敗，喪失戰艦。《皇明本紀》、《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八月，己丑，張太尉攻江陰，爲朱吴將吴良所敗。《明太祖實録》、《群雄事略》。

張太尉素與楊完者不協，既遣周仁詣軍門納款。其部將史文炳往杭州見完者，相見甚歡，文炳大設宴，盛陳烏銀器皿，嵌金鐵鞍之類，盡以遺楊。自是，約爲兄弟；而不知達識帖睦邇之陰與太尉約，欲借太尉以圖之也。時徽州建德俱非元有，完者屢出師不利，達識既惡其兇横，又以其强，委禽平章政事慶童女，達雖主婚，益心厭之，乃定計使太尉除完者，颺言使太尉出兵，復建德，完者營杭城北，不爲備，史文炳以麾下兵圍楊北關，苗軍潰，始知爲丞相所給。《元史·達識帖睦邇傳》、《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時同在營者，爲張太尉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僉吕珍等。完者既被圍，遣使致牲酒於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露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死，惟慶童女往富陽，得免。完者死，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其弟伯顔亦從死。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太尉攻之，來降。諸將員成、李福、劉震、黄寶、蔣英等亦降太尉。於是，據有嘉興、杭州二鎮。《輟耕録》、《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十月，丁亥，元御史大夫拜住哥誘殺邁里古思；部將黄中殺拜住哥家人，以告張太尉，太尉遣吕珍守紹興。《元史·順帝紀》、《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甲戌，朱吴將徐達、邵榮克宜興。廖永安率舟師，擊張太尉衆于太湖，乘勝深入，與呂珍戰，爲其所獲。《明太祖實録》、《群雄事略》。

先是朱吴公遣使謂徐達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西通太湖口，張氏餉道所出，若斷其餉，軍食必乏，城必即破矣。乃分兵絶太湖口，併力攻城，破之。永安復率舟師深入，遂被擒。《明太祖實録》、《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十八年，戊戌，朱吴公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别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爲所獲。張太尉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吴公念其守義，遥封楚國公，後竟囚死。《平吴録》。

十二月，朱吴公親征婺州，聞張太尉兵據紹興之諸暨，乃取道蘭溪。《明太祖實録》、《國榷》、《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紀元至正十九年（張氏無年號）

西曆紀元一三五九年。

正月戊申，張太尉兵爲朱吴將邵榮破於餘杭。戊午，朱吴將又攻臨安。右丞相李伯昇往援，爲雄峰翼元帥、王遇成、孫茂先所敗。伯昇斂兵自守，攻之不克。朱吴將胡大海

率兵取諸暨，張太尉守將華元帥宵遁。《元季伏莽志》作「莘元帥」。萬户沈勝，以衆降。《明太祖實録》、《國榷》、《群雄事略》。

朱吴將鄧愈略臨安，大破士誠兵於閑林寨。閑林，在富陽東南十五里。《讀史方輿紀要》。

二月，甲子朔，張太尉命宣武將軍、江浙行省樞密院判蘇克恭，督水師往征西敵。戰艦蔽江，直抵江陰城下，敵帥黄哈喇把都兒、蔡忠、唐元諒、陳完者不花、石伯顔等，率徒屬五百餘人，以十數艘，遁出江中，通言款附，克恭納之。諭以聖天子之威靈，太尉公之仁厚，尋以見太尉公，公賞以金帛，授之官秩而優遇焉。徒屬中有胥慶者謂曰：真所謂脱虎口而歸慈母也。釋克新《蘇侯招降詩序》。克恭兵駐君山。朱吴將吴良，命弟禎出北門與戰，元帥王子名出南門合擊，敗之，生擒陶元帥，裨將宋貫、蔣英以下二百餘人溺死焉。《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張太尉使其將蘇同僉寇江陰，蒙衝蔽江，牙於君山，陣於江壖。吴良曰：毋動，彼衆我寡。上計，使其弟禎整而當北門鋒交，使王子明馳出南門擊之，擒其將士二百餘，殲溺亡數。《名山藏》。

癸酉，朱吴將邵榮率兵圍湖州。翌日，城中悉兵出戰，朱吴之師敗績，還屯臨安。諜

知李伯昇欲來攻，設伏以待；伯昇至，山上旗舉，齊擊之，大敗。伯昇憤整軍再攻，又敗，朱吴師亦引還。《明太祖實録》、《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三月，丁巳，張太尉攻建德，爲朱吴守將朱文忠所敗。四月再攻建德，駐兵大浪灘，據分水嶺。文忠又欲迎擊，適劉基赴京，道經建德，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還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基趣之，疾進兵，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至東陽，悉擒其衆以歸。是月，降將陳保二攻宜興，守將楊國興擒送寧越，被誅。張太尉又以兵攻常州，又爲朱吴將湯和所敗。李伯昇攻婺州，爲朱吴守將孫茂先所敗。朱吴將胡大海攻紹興，敗張太尉兵於蔣家渡及蕭山東門。《明太祖實録》、《元季伏莽志》、《國榷》、《群雄事略》。先是大海守婺，有趙姓三人稱趙宋子孫，請再命大海攻紹興，願爲内應；吴公察其詐，下法司拷訊，知張太尉令其詐降，遂搜其家屬並誅之。《國初事蹟》。大海攻紹興不克，於三山、斗門、白塔寺，連戰皆捷，擒元兵盡戮之。俞本《紀事録》。張太尉降卒五千餘人，分給帳下，留守婺州，恐生叛；欲帶回京，又恐中途遁去，悉斬於雙溪上。朱吴公選衛士三十侍左右，選得十三人，徉稱得罪於主者，走降張太尉，太尉配以妻，撫之甚厚。不逾月，同行周海首之，俱斬於虎丘山下。吴元年克蘇州，擒海，歸凌遲，以祭方德成等十三人。五月，朱吴公召還胡

大海守寧越。俞本《紀事録》、《明太祖實録》。

六月，甲子，吕珍圍諸全州，胡大海率兵救之。珍堰水以灌城，胡大海奪堰反灌珍軍。珍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明太祖實録》、《國榷》、《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元以張氏兄弟既歸，命士誠拜太尉，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月，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元史·順帝紀》。

十九年七月，大城武林，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築，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爲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藉之酷歛，鞭撲捶楚，死者相望。本年十月迄功，凡費數十百萬，而《新碑記》以南仲山甫爲譬，有曰：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爲嘔，伊誰之力。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攻嘉興，楊完者命典兵〔一〕攻我師，大捷。張氏歸命，大城武林，檄繆統所屬工徒往役，士信欲乘此僇辱之，衆皆爲寒心，繆殊不爲意。繆當治西北面數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繆每事作先人，止則後衆，勞來督罰，殊得衆心，視他所築倍堅好，士信亦無奈何。一日，巡工至繆所，日已暮，而工猶未輟。士信曰：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如此？繆曰：平章禮絶，百司猶日夕敬共王事，况小民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錐，何怪杉青閘畔烈烈逼人。繆曰：今幸太尉革

面，國家借此得成奬順之典，若念杉青之役，猶恨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别駕，好將息，言及杉青，猶使人肉跳不止。《樂郊私語》。

九月，元詔，遣兵部尚書伯顔帖木兒、户部尚書曹履亨，以禦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元史·順帝紀》。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飢。至是，河南始平，乃遣伯顔帖木兒等來徵漕貢。伯顔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張太尉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太尉掣其舟，乘虚襲己，互相猜疑。伯顔往來開諭，糧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爲常。《平吴録》、《名山藏》。

二十年五月，張太尉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二十一年五月如之。是年九月，元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來徵海運糧。二十二年五月，海運糧至京師。二十三年亦如之。歲以十一萬石爲率。張太尉既輸糧，元廷益倚重，於是方面之權悉歸張氏。丞相達識儘擁虚位而已。《元史·順帝紀》、《元史·達識帖睦邇傳》。

十二月，甲子，朱吴婺州守將何時明，破張太尉兵於分水。太尉即遣夏、陸二元帥、花將軍據分水縣之新城三溪，結寨以遏朱吴師。時明再率兵擊之，斬陸元帥、花將軍以下千餘人，焚其營，分水兵潰去。自是，淮張兵不敢窺嚴婺。《明太祖實録》、《國榷》、《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名山藏》。

戊辰，朱吴命常遇春帥師攻杭州。《群雄事略》。遇春攻杭州，戰數不利，元帥劉忙古及掾史商尚質皆戰死，城不得下。《明太祖實録》。杭民尚淫奢。己亥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米價等；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糕餅擣屑啖之，至有合家共沉於水，一城之人飢死者十六七。《輟耕録》。元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與張太尉謀，以兵屬平章並樞密同知士信禦之。自冬及春，朱吴兵百方攻城不克，乃縱兵四掠，燒民廬，發塚墓。三月，辛丑，大戰數合。是夕，朱吴兵大潰，被擒者以萬計，斬首數千級。朱吴公召之還。陳基《精忠廟碑》、《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十二月，朱吴將邵榮總大軍攻杭州不克。俞本《紀事録》。

崇明州，自十三年爲士誠所據，至是歸於朱吴。《讀史方輿紀要》。

【校記】

〔一〕典兵，原作「典者」，據《樂郊私語》改。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張氏無年號）

西曆紀元一三六〇年。

張太尉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爲朱吴發跡之地，亦遣其

將李濟據之。朱吴公曰：濠，吾土也，吾有國無家。欲攻張氏，謀於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强，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朱吴公用其言，乃止。《平吴録》、《名山藏》、《依歸草》。

二月，徐達攻克高郵，尋復失。三月，俞通海以兵掠福山劉家港、白茅港。俞本《紀事録》、《元季伏莽志》。

張士信鎮杭，陳基以本職參佐，宋岳鄂王墓蕪穢弗治，基勸士信新其廟，爲文刻石墓上。尤義撰《陳基傳》。三月，即故址重新，士信率僚佐致祭，俾郡守謝節經理其墓田。陳基撰《精忠廟碑》。

九月，張太尉兵侵諸暨，元帥袁實戰死，因命吕珍、徐義，率舟師自太湖入陳瀆港，分兵守下新橋、五里牌、蔣婆橋，三路進兵攻長興。耿炳文遣將分禦之，總管湯全、張珙皆戰没，炳文與元帥劉成合兵大破之。《明太祖實録》、《群雄事略》、《國榷》、《元季伏莽志》。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張氏[一]無年號）西曆紀元一三六一年。

正月，朱吴諸暨守將院判謝再興叛歸張氏，參軍李希白、知州欒秉德，奔於江州。俞本

《紀事録》。

八月，朱吴將胡大海率兵攻紹興，總管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被執死之。大海圍城久不下，乃還。《明太祖實録》。

呂珍守紹興，有才略，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襲朱吴師，朱吴師戰不利。有紹興人王冕不肯附珍，詣朱吴軍營獻策攻之，亦弗克。珍作《保越録》誇守城之功。《九朝野記》。胡大海克諸暨，錢萬户降之，朱吴公賜衣服令回。後獻策於士誠，離諸暨五十里，溪中築一壩，水發即没城，以戰船攻之可克。謝再興與爭戰數年，後克紹興，械錢萬户到京，殺之。《國初事蹟》。

十一月，戊午，朱吴公命常遇春救長興。《群雄事略》。先是司徒李伯昇攻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城中兵僅七千。朱吴公在江州命華高、費聚等率三路兵往援。李部夜劫營，諸軍皆潰，耿炳文嬰城拒守，劉成戰死。李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隍，放火船燒水關，城中晝夜應敵，凡有月餘，内外不相聞。十一月甲戌，遇春兵至，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敗之。《明太祖實録》。朱吴公又命平章邵榮接應長興。俞本《紀事録》、《名山藏》。

【校記】

〔一〕張氏，原誤作「吴氏」。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張氏無年號）　西曆紀元一三六二年。

三月，張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群雄事略》。初，張太尉乘朱文忠所受降苗部蔣英、李祐之、劉震等叛於處金華，刺殺胡大海、耿再成，乃遣士信率兵圍諸全。守將謝再興晝夜鏖戰二十九日未決，設伏城外，合戰大敗之。士信憤，益兵來攻。再興告急於朱文忠，文忠遣胡德濟往援；復與史文炳〔一〕謀，颺言徐達、邵榮領大軍嚴州，尅日進擊，使諜者揭榜於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謀夜遁。德濟與再興發壯士夜半出擊，張兵亂，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衆。士信驕侈，不能撫循將士，軍中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樗蒲、踘蹴、酣宴爲事，諸將往往效之，故至於敗。《明太祖實録》、《名山藏》。

七月，張士信補刻西湖書院書籍。《群雄事略》。西湖書院，舊有書庫，經史書版，兵後零落。陳基白士信，出官錢，補綴成帙。左右司員外郎陳基、錢用壬率其事，十九年九月始事，二十一年復命釐補其書版，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訖工。陳基《西湖書院自叙》、《陳基傳》。

八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等部海船於二村港，哨張氏，謀叛，部下士密告之。朱吳公命廖永忠等謀，邀飲擒之，泣數其罪，共宴數日，中秋夜俱斬於聚寶門。俞本《紀事録》。

九月，張太尉以弟江浙行省平章士信鎮淮安，陳基、錢用壬參其軍事。基最爲知遇，

時羽檄文告，一切碑銘，皆出其手。《陳基集》、《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甲寅，張太尉殺淮南行中書省左丞汪同，及其左丞史椿。《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汪）同，字仲玉。至正壬辰，集義兵捍禦鄉井，纍官徽州路治中兼元帥。丁酉七月，爲鄧院判所得。庚子六月，領兵征饒境，單騎潛往浙，張太尉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乃往淮安見史左丞，氣義殊洽。史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同往見李，恨相見晚。辛丑冬，朝京，拜淮南行省左丞。還見李公，公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還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李爲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待中原事定，尋爲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史，本姑蘇人。張得其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留姑蘇，必有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況四平章我嘗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於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太尉即拘同，問曰：我何負於汝，而反？同曰：我之來，以汝爲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耶？四平章力嘗救之，且具酒饌爲別，同曰：爲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能爲無義生

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死不稍屈。事聞，追封平陽郡公。趙汸《汪左丞傳》。

張九六及部將史椿，皆士誠謀主。士德被擒，椿見士誠諸將驕侈，又左丞徐義讒毁椿。椿守淮安，遣使齎書歸朱吴公，士誠執椿誅之。《國初事蹟》。

史椿見士誠不足與有爲，又左丞徐義常譖之，遂遣使請降，朱吴公遣使報之。往返之間，士誠覺之，乃詐死，而使士信主國事。朱吴公信之，遣使弔慰，貽書士信，言戮力北方事。及史椿計決，士誠遂發兵猝至淮安，執之以歸，士誠復出視事。《月山叢談》。

是年夏，江浙行省鄉試揭曉後，士子作四六彈文，與省榜同時版行。《輟耕録》。

【校記】

〔一〕史文炳，原作「史炳」，據《明實録》補。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吴元年 西曆紀元一三六三年。

二月，癸酉，張太尉遣呂珍率二十萬衆，攻劉福通等於安豐，入其城。《明太祖實録》、《名山

藏》。

三月，辛丑朔，朱吴公率左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援安豐；呂珍解圍去。劉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居滁州，張太尉兵復入安豐。《平吴録》、《群雄事略》、俞本《紀事録》、《元季伏莽志》。

癸卯春，張太尉遣其將呂珍爲前鋒，攻安豐，而自以大兵繼之。小明王徵兵，朱吴公自將救之。劉基諫，不聽。先遣常遇春趨安豐，朱吴公尋至，張太尉解圍去。會漢陳友諒攻南昌，朱吴公往援，張太尉遂乘間略定濠、泗、汝、潁地，龍鳳主退居滁州。《月山叢談》。

按：安豐之役，呂珍先將兵往，而士信率兵繼之。《陳基集》中，《癸卯二月官軍發吴門》諸詩皆紀。安豐之師，《月山叢談》以爲士誠親行，誤也。《群雄事略》。

四月，乙丑，謝再興叛，奔紹興降於張太尉。《明太祖實録》。再興，乃都督朱文正妻父，胡大海攻紹興，朱吴公命守諸暨。離城數十里，張太尉令呂同僉於溪上築一堰，每年水發輒淬城；再興不時遣人偷決之，力戰功爲多。再興心腹部下石總管、縻萬户，嘗以違禁物往揚州易賣。朱吴公恐洩國事，執二人殺之，以首懸於再興廳上。朱吴公又自主婚，以再興次女嫁徐達。復取回京聽宣諭調遣，遣參軍李夢庚往節制軍馬，令再興還，聽調遣。再興恥無權勢，出怨言曰：女嫁不令我知，有同給配，又着我聽人節制。與知府欒鳳就執李夢

庚，元帥王玉、陳剛，以諸暨軍馬赴紹興。投降後，再興弟謝三、謝五守餘杭，李文忠圍之，文忠諭降，保其不死，指天爲誓，謝五以城降。朱吴公曰：謝再興是我親家，反背我，降張氏，情不可恕，仍將謝五凌遲。《元季伏莽志》、《名山藏》、《國初事蹟》。

五月，己巳朔，張太尉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元史·順帝紀》。

九月，張太尉稱吴王。《明史》本傳、《明太祖實録》、《國榷》、《名山藏》、《元史·順帝紀》、《群雄事略》、《依歸草》。士誠名雖臣元，然城池、錢穀、甲兵，皆其自據。及有杭，元復授士信行省平章，達識帖睦邇虚名而已。至是，命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達識帖睦邇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禦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爲其所脅；但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詬以從之耳。乃具疏上聞，奏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吴王，即平江治宫闕，立官署。《元史·達識帖睦邇傳》、《名山藏》、《平吴録》、《群雄事略》。尊其母曹氏爲太妃。《明史》本傳、《平吴録》、《明外史》本傳。改元至正二十三年爲吴元年。《依歸草》。時以金陵爲西吴，平江爲東吴，然張吴王尚陽奉元正朔。江北諸郡諺云：爲元恢復而實自守之。《月山叢談》。元遣户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復徵漕貢于東吴，遂不與，海運始絶。《平吴録》。參軍俞思齊者，字中孚，泰州人，諫曰：向爲賊，可無貢；今爲臣，不貢可乎？王怒，抵案僕地，思齊即引疾去。陳基亦諫阻稱王，魯淵、陳思均以諫阻稱王，辭官走。《明史》本傳、《陳基傳》、王逢《詩序》、《平

吴録》。

是月，謝再興兵犯東陽，朱文忠擊敗之。李伯昇兵號六十萬，犯諸全新城，城堅不可拔，乃引去。《明太祖實録》。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吴二年 西曆紀元一三六四年。

正月，吴國公朱元璋亦自稱吴王。二月，朱吴王滅漢，陳理出降。《明太祖實録》。

三月，湯和徇黄楊山擊張吴水軍，敗之。四月，俞通海、張興祖略劉家港，進逼通州，擒其院判朱瓊、元帥陳勝。《明太祖實録》。

八月，乙卯，張吴王以弟士信，代達識帖睦邇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元史·順帝紀》、《明史》本傳。時答蘭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右丞，真保爲左右司郎中，二人諂事張吴王，多受金帛，數媒孽達識帖睦邇之短。張吴王乃使王晟等面數其過，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自安豐還，逼取其所掌符印，而自任其位，徙達識居嘉興。事聞元室，即就以士信爲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至嘉興，士信峻其牆垣，錮其門闥。達識帖睦邇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張吴王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吴王令旨，又諷

行臺爲請，實授於朝，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至是，既拘達識帖睦邇，即使人至紹興索行臺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一章，仰藥而死。後數日，達識帖睦邇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爲福建平章，境内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張吴而死，人皆惜之。士信自爲丞相，愚妄不識大體，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輒得富貴。《元史·達識帖睦邇傳》、《平吴録》。

甲辰八月，張吴王弟士信，克安豐還，逼達識丞相以位讓之，其移文略曰：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照得，江浙行省奠臨吴越，控制江淮，乃天下之雄藩，實東南之重鎮。自非碩德元勳，雄威重望，功蓋當世，澤及生民者疇克居此。吴王張士誠有生英傑，間世雄才，其弟太尉張士信天姿英武，志節忠貞。伏念當職，才非輔弼，年已衰殘，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勝任，苟不推賢以自代，必至誤國而獲愆。今將元受官爵行中書省、行樞密院、行宣政院，三臺銀印各一，便宜行事，賞功罰罪，招降討逆，並金牌等付受施行。《農田餘話》。

張吴王諸弟，士德最優，既被擒死，氣日以衰，乃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爲腹心，左

丞徐義、李伯昇、呂珍爲爪牙，參軍黄敬夫、蔡彦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學。當是時，浙西民物蕃盛，儲積殷富。士誠兄弟驕侈淫佚，懈於政事；又闇於斷制，權爲文吏所竊；然吴王持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譽，士有至者，不問賢不肖，輒重贈遺，輿馬居室，無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趨之。及士信用事，疏間舊將，奪其兵柄，由是上下乖疑，不肯用命，凡出兵遣將，當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賜之，始起任事；至軍則載妓女歌舞，日命游談之士，酣宴博弈，及喪師失地而歸；吴王亦不問，或復用爲將，其威權不立如此。《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

十月，張士信以兵侵長興，耿炳文破之，擒其元帥宋興祖；士信復益兵圍長興。十一月，湯和救長興，與炳文夾擊，士信兵敗之。《明太祖實録》。

是冬，浚常熟州白茆港。《群雄事略》。先是泰定間，周文英奏記：謂水勢所趨，宜專治白茆、婁江。時莫之省也。張吴王閱故牘，得文英書，起兵民夫十萬，塹白茆爲港，長亘九十里，廣三十六丈，委左丞吕珍督之，民憚其勞。時人采民言，歌之功，卒告成，民大便利。《三吴水利集》。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吴三年　西曆紀元一三六五年。

二月，丙午，張士信憤前日之敗，今集兵號二十萬，遣李伯昇挾朱吴降將謝再興，攻諸全之新城。部陳延亘十餘里，造廬舍，建倉廩，爲必拔之計。朱吴將胡德濟堅壁拒守。嚴州行省左丞朱文忠，率諸將銜枚走新城，奮擊之，大敗。張衆逐北百餘里，溪水盡赤，獲同僉韓謙、理問、滕忠，元帥周遇、蕭壽山等，張吴王第五子及伯昇以數騎遁。《明太祖實録》、《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八月，贈右丞潘元明、院判潘元紹之父懋榮禄大夫、淮南行中書省右丞，追封鄭國公。母戴氏，封鄭國太夫人。《群雄事略》。潘氏，海陵人。張吴王居鄉時，潘懋嘗從之游。戴謂子元明曰：此人豪也，盍謹事之？且爲次子元紹求婚。至正癸巳，王舉義兵，懋率元明等居麾下。戴内則綜家事，給餉饋，親製戰士之服；外則撫士卒如己子，人皆樂爲之用。吕珍來自興化，戴見其俶儻，因爲懋言，懋與語，大悦，即分授以兵，使佐士德，俾居左右而屬任之。蓋張氏懿親寵榮，莫與倫也。陳基《合葬志》、《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名山藏》。

十月，戊戌，朱吴王以張吴王屢犯疆埸，會因與陳友諒相持，故未暇及。友諒亦遣使約張吴王夾攻朱吴，而張吴王欲守境觀變，許使者，卒不行。朱吴王既平武昌師還，即欲

舉兵來攻。《明史》本傳、《明外史》本傳、《明太祖實録》、《國榷》。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啟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搆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無妄逃竄，無廢農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軍，無致擄掠，違者以律論罪。佈告中外，體予至懷。《平吴録》。辛丑，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張吴王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於濟寧與山東相距。朱吴王欲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其羽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等領兵焉。《明太祖實録》、《元季伏莽志》。達兵出江口，朱吴王遣使諭以北方聲息，且曰：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張士誠將校，遣來吾自處之。《平吴録》。

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舟師，駐軍於海安壩。丁未，進圍泰州新城，敗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等四百餘人。己酉，淮安李院判來援常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户吴聚等百餘人，城中拒守，未下。《明太祖實録》、《平吴録》、《國榷》、《元季伏莽志》、《群雄事略》、《名山藏》。

閏十月，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諜報，張吴王遣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己未，朱吴王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辛酉還建康。《明太祖實録》、《元季伏莽志》、《群雄事略》、《國榷》。

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按：《讀史方輿紀要》云：范蔡港在泰興東南，今已湮。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没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朱吴王遣使謂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時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虚，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後四日又諭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月，朱吴王親至江陰，又以手書諭達曰：初，予聞爾等與寇相去甚邇，爲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爲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後還建康。《平吴録》。

庚辰，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其守將僉院嚴再興、副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九十四

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船四十艘，遣人獻俘。朱吴王命五人者，悉安置潭、辰二州，人仍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針綫布帛。初，衆自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悦，拜呼萬歲而去。泰州既下，達遣黄旗千户劉傑分兵徇興化，進攻高郵。張吴王守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有陳元帥者來援，傑擊敗之。《平吴録》、《明太祖實録》、《名山藏》、《群雄事略》。

十一月，辛卯，徐達進兵攻高郵。朱吴王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即軍中，命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爲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當爲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時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朱吴王曰：濠爲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得書不報。是月，張吴王兵攻宜興，朱吴王亦命達令國勝圍高郵，遇春守海安，遣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擊敗張吴王兵於宜興城下，獲三千餘人。《平吴録》、《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名山藏》。

十二月，癸亥，張吴王以八萬兵攻安吉。守將費子賢以所部三千拒，殺其梟將二人，

皆驚潰去。是歲除日，張吴王以舟師數百駐君山，復出兵，自馬馱沙溯流窺江陰。《名山藏》、《平吴録》。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能下。時張吴王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怨張吴王，以爲陷己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明太祖實録》、《平吴録》。

是年冬，丞相張士信重徵僧度牒錢，僧苦之。慧朗住持杭之天華寺，斷一臂，説四句偈以獻，賴免者衆。王逢《詩引》。

是年，江浙行省鄉試，丞相張士信命陳基等爲考官。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　吴四年　西曆紀元一三六六年。

正月，朱吴王以張吴軍攻江陰，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張吴軍已焚瓜洲，掠西津而走。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别命一軍伏於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浮子門，遇張吴舟師五百餘艘，遮海口乘潮來薄朱吴軍。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凡虜將校四百餘人，卒五千餘人。後十日，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以爲高郵聲援。朱吴王可之。復書敕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重不一，及俞

平章請軍甚急，蓋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尋又諭達曰：江陰送至士誠降將秦德等二十人，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泰州、高郵。已而遣兵渡江，其驍將畢莊，亦與徐義趨淮安矣。高郵、海安宜慎方略，勿墮其計。又諭達曰：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被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火眼張」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大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勝，爾但秣馬厲兵俟之。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平吳録》、《明太祖實録》、《名山藏》、《國榷》。

三月，徐達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安，遂拔高郵。先是，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吳守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指揮康泰等，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閘閉之，皆被殺。朱吳王聞之怒，即召國勝回，決以大杖數十，罰令步至高郵。於是，達自宜興還，亦督軍往攻。國勝甚怒，令軍士四門齊上，一鼓破之，戮俞同僉等，俘其將卒二千二百，民一千四百，獲馬三百七十餘匹，糧八千石。命以所俘將士，

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疋，無者半之。時被俘將士家屬多失，實既分别發遣；乃責問達等，仍遣國勝，即軍中搜問，凡虜人婦女者，皆以軍法治之。高郵既下，復令乘勝取淮安。《國初事蹟》、《平吴録》、《明太祖實録》。

四月，乙卯，徐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邏港，夜往襲之，破其水寨，義泛海去，俘其院判錢富等。舟師薄城下，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出降。達宿兵城上，命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庚午，達率兵進攻興化，淮地悉歸朱吴所有。《明太祖實録》、《平吴録》。

庚申，濠州李濟以城降。《群雄事略》。朱吴王嘗命李善長以書招降，李濟不報。又遣襲希魯潛往説蕭把都及韓政，督顧時等，四面圍濠。時孫德崖已死，城中力不能支，乃與把都暨知州馬麟出降。朱吴王以得濠，後喜曰：吾今日有國有家矣。《平吴録》、《國初事蹟》、《名山藏》、《明太祖實録》。

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恥爲張氏守，於是月以徐、宿二州，詣徐達軍請降。達即命聚攻沛縣，並取邳州，徐達亦克安豐。《群雄事略》、《明太祖實録》。

七月，廖永安卒于姑蘇，張吴王投其屍於胥江。《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八月，辛亥，朱吴王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攻張吴王。《群雄事略》。初，朱吴王以淮東既平，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議討張吴王。右

相國李善長謂，張氏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宜俟隙而動。徐達謂曰：張氏驕奢暴殄，此天亡之時也。其所在驕將，如李伯昇、吕珍之徒，各擁重兵爲富貴之娱。黄、蔡、葉三參軍居中用事，皆迂腐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聲罪致討，三吴可計日而定。朱吴王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八月將起兵，告大江之神，遂即戟門戒諭：將佐毋縱士卒虜掠，毋妄殺僇。士誠母葬姑蘇城外，勿侵損其墓，遂爲約，戒軍中事。命人給一紙，召徐達、常遇春於西苑。諭以張氏若全城歸命，必保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以妄殺爲戒。將發，又問諸將曰：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朱吴王曰：不然，士誠起鹽徒，與張天騏、潘元明等皆强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疲，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朱吴王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明太祖實録》。

朱吴王八月以伐張氏，祭告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命主宰大江，鑒察無私，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曩因兵變，遂列於行伍，繼爲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既衆，土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吴。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强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污之政，於兹十有一年矣。今姑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予之與張，不可多事，子民並立，以榮其身，必決雌雄，以安黎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其深淵巨峰，淤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爲者，兹欲奬率舟師，由毗陵之境，委曲通進入太湖，與張氏決戰。告神鑒知。

朱吴王即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吕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强力，數侵吾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僇，毋發丘壟，毋毁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毋侵毁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

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卹之。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平吴録》。

朱吴王傳檄姑蘇，數張吴王八罪。《明史》本傳、《平吴録》、《群雄事略》、《國榷》。其文云：皇帝聖旨，吴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余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成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王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黄河，死者枕籍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雒。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香軍爲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有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

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兹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興兵則首聚凶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阬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江南，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載犯浙省。楊苟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也。占據江浙、錢塘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墮，公然害其丞相達識帖睦邇，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氓，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黄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安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僚，果能明哲識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余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産房屋，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即當移兵剿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

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準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敬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許世傑齎到云云。《九朝野記》、《平吴録》。

是月癸丑，朱吴諸軍發龍江，辛酉至太湖。己巳，遇春擊敗張吴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甲戌，朱吴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右丞張天騏分兵三路來拒，參政黄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爲後繼；達進攻之。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曰：兩軍相當，不戰何時？於是，達遣遇春攻黄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子實，别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春與黄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下吊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並獲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騏、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張吴王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朱吴軍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俞得金，院判張德義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張吴王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吕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五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軍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絶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皆遁去。張吴王婿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吕珍等聲援。朱吴師乘夜擊

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絶其糧道。張吴王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平吴録》、《名山藏》、《依歸草》、《國榷》。

九月，辛卯，張吴王復遣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朱吴軍欲攻姑嫂橋，遇常遇春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名山藏》、《平吴録》、《依歸草》。

是月，朱吴王又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氏必集兵以拒。今命爾往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平吴録》。

乙巳，廖永忠、薛顯，將游軍自湖州之德清，遂取之，擒其院判鍾正，及叛將晉德成。張吴王自志堅敗，甚懼，遣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讀史方輿紀要》云：舊館，在湖州府東三十里。張吴王又遣赤龍船親軍援之，義始得脱；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别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别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絶，饋餉不繼，多出降者。《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平吴録》。

十月，辛亥，達以所獲張吴將士徇於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壬子，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及其院判，拒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朱吴師馳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達復攻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吴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張吴王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衆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吕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張吴王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没水，暹、珍亦善戰，張吴王倚之。至是皆降，張吴王爲之奪氣。《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平吴録》、《名山藏》、《國榷》、《群雄事略》、《張士誠本末略》、《依歸草》。

張吴將禿張左丞，守湖州之大錢港，常遇春與之交鋒中矢，創甚，踞胡床督戰，將士莫知，遂大敗張吴兵，進圍湖州。俞本《紀事録》。

十一月，甲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吕珍、王晟等，徇於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伯昇曰：勢孤援絶，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言。其左丞張天騏、總管陳昧等，以城降，伯昇亦降。乙丑，達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吴江州，圍其

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明太祖實録》、《平吳録》。秃張左丞亦降於朱吳。城中市不易肆。士信留精兵十萬援湖州，駐舊館，怯不敢進，乃立栅以自固。日夕攜妓歌舞、蹴鞠爲戲。遇春領兵攻之，全軍倒戈而降，士信疋馬遁去。俞本《紀事録》。

先是，九月己未，朱吳王命李文忠帥師攻杭州。十月，文忠遣將攻桐廬，戴元帥投降。尋進兵略富陽，擒李天禄，遂合兵圍餘杭，謝再興之弟謝五拒守，文忠許以不死，乃出降。杭州，時潘元明以平章守杭州，遂遣員外郎方彝納款。其款狀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爲省樞，非心慕乎榮華，乃志存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於見幾，名實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於職方，願溥覃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以獻。文忠至杭州，元明及同僉李勝，奉張吳王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司印，並執蔣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劉皆送建康。城中不識軍容，安堵如故，遂招撫紹興。《明太祖實録》、《平吳録》、俞本《紀事録》、《國榷》、《名山藏》、《明史》本傳、《依歸草》。

十一月，癸卯，徐達等進兵姑蘇，其屬縣相繼降附，唯蘇州孤立而已。《皇明本紀》。朱吳王欲困服之，命大軍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吳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張吳

兵，又擊敗之，焚其官渡戰艦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軍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温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佑部將也，善没水。天佑潛令入姑蘇，與張吴王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佑又阻兵無錫，爲張吴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遣蠟丸書，由是，悉知張吴與天佑虚實，而圍攻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張吴王出兵拒戰，指揮茅成左脅中矢死。《明太祖實録》、《平吴録》。

蘇州城堅兵鋭，屢攻不下。達令各衛列營，於城之周挑長濠，所在相連接，起敵臺以圖之，高四丈，下瞰城中，往來男婦可以辨數。俞本《紀事録》。

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至建康。朱吴王命有司給廩餼歸於元。而誅蔣英於市，以英嘗刺殺胡大海，叛投張吴，命懸大海畫像，刺英血祭之。又誅謝五等。以潘元明全城歸附，仍授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文忠節制。仍下令曰：余聞帝王之治世，其初也，乘天下之擾攘，不得已而起兵。及其甚也，憂天下之未一，亦不得已而用兵。自有元失御，中原鼎沸，四海瓜分。予時爲民於淮上，進不能上達，退不能自安。是

以，不得已而起兵。至於撫有江東，土地漸廣，民物漸多；而四面皆敵，國民無一日安，不得已而用兵。如是，西平陳漢，跨有蜀川，南定百粤，北有荆襄，以及徐泗。惟浙西張氏，與我壤地相接，屢擾我邊境，誘納我逋逃，故興問罪之師。淮東郡邑，首先歸定，旅拒者，加之以刑；來降者，寵之以爵。遂命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總兵東入太湖。是以，湖州舊館守援之將李司徒、吕左丞等百有餘名，精兵七萬餘衆，節次歸附。復命浙東省右丞朱文忠，統兵東北，破桐廬，克富陽，駐兵浙右。杭州守臣平章潘元明差官送款，以全城聽命，可謂識天時人事之俊傑，有合予弔民伐罪之初意。已敕征行將士，凡府州城郭鄉村軍民之家，秋毫無犯；官府倉庫，舊的有主，封籍以待；敢有侵漁，以律論罪。其潘平章等大小官員，即我藩輔，各安其職。故兹令諭中外知悉。《平吴録》。

丁未　元至正二十七年　張吴五年　朱吴元年

西曆紀元一三六七年。

正月，庚子，朱吴兵取松江府。《元史·順帝紀》。

徐達軍招撫紹興守臣李思忠，總管衡良佐以城降，命駙馬王恭等守之。左丞華

雲龍率兵攻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及海寧州亦降。《平吴録》。

四月，丙午朔，上海民錢鶴皋，起兵應張吴王，據松江府。時徐達攻蘇州，遣元帥楊福、參謀費敬直，諭松江府，守臣王立中以城降。達就令攝府事，朱吴王命荀玉珍代之。達檄各府，驗明土田，徵磚甃城。鶴皋不奉命，遂結張吴故元帥府副使韓復春、施仁濟，聚衆至三萬餘人，攻府治，開庫庾。通判趙倣驅妻子十八人，赴水死。玉珍棄城走，追殺之。鶴皋自稱行省左丞，署旂爲元字，刻磚爲印。僞署官屬以姚大章爲統兵元帥，張思廉爲參謀，施仁濟、谷子盛爲樞密院判；令其子遵義，率小舟數千，走平江求援。達遣驍騎指揮葛俊討之，兵至連湖蕩，望見遵義所率衆皆操農器，知其無能爲也。乃於蕩東西連發十餘砲，驚潰溺死者不可勝計。及松江城，鶴皋閉門拒守，俊攻破之，獲鶴皋，檻送大將軍，斬之。仁濟等遁去。《明太祖實録》。

五月，丙子朔，朱吴王遺書張吴王。書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事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蠭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於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爲天下笑。書至，張吴王不報。《明太祖實録》、《明

史》本傳、《明外史》本傳、《平吴録》、《張士誠本末略》。太倉守將陳仁，降於朱吴。士誠將張讓，自嘉定來爭，千户劉百潮遣兵越張涇，破之。《讀史方輿紀要》。

六月，己酉，張吴王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欲掩襲我軍。轉至閶門，將奔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絶其歸路，與戰良久未決。張吴王復遣參政黄哈剌把都兒，帥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張吴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張吴有勇勝軍，皆倉夫，號十條龍。張吴王每厚賜之，令披銀鎧錦衣，將其衆出入陣中，人不能測。是日，俱溺死錢萬里橋下。張吴王馬驚墮水，幾不能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城勢迫，欲説張吴歸降，乃遣客詣張吴王門告急。張吴王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爲王興亡禍福之計，願王安意聽之。王曰：何如？客曰：王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吒，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王初以十八人取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旦夕。一旦，元兵潰亂，王提孤軍，乘勝追擊；東據三吴，有地千里，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其職

事；撫民人，練軍旅；嚴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親附；何特可保三吴，天下可取也。王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王之子弟及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一人。當此之時，王深居於内，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亡至於今日。王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如何？客曰：吾有一策，恐王不能從也。王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利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王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襄，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焚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王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王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王所以歸義救民之意。王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萬户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王之地，譬如博者得一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王俛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張吴王復帥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鋭，遇春禦之，兵小卻。士信方在城樓督戰，忽大呼

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張吳王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砲碎其首而死。《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平吳録》、《名山藏》、《依歸草》。

六月廿四日，張四丞相於西閶門督戰，方食桃，頰中石砲而死爾。時俞通海先攻滅度橋，搗桃花塢，中流矢傷重，歸金陵死。丁德興隸達麾下，力戰於城外郛中，又死。達領四十八衛將士圍城，每一衛置襄陽砲架五座，七稍砲架五十餘座，大小將軍筒五十餘座。四十八衛營，塞列於城之周遭；張氏欲遁不能飛度，銃砲之聲，晝夜不絶。俞本《紀事録》、《元季伏莽志》。

九月，辛巳，熊天瑞在城中作飛砲，以擊朱吳師。城中木石俱盡，至拆寺廟、民居爲砲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戴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張吳王駐軍兵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栅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張吳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張吳王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張吳王倉皇歸，獨坐室中，令妻子眷屬，登齊

雲樓自焚。達遣降將李伯昇，至張吴王所諭意。時日已暮，王拒户自經，伯昇決户，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絶，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説之，反覆數四，張吴王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户扉，舁至舟中。《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平吴録》。

張吴王被困日久，城中食盡，一鼠售錢三百文，革履鞍氈亦煮而充饑，甚危急。王乃集吴民告曰：事勢如此，吾無策矣。將自縛詣軍門降，以救汝曹。民聞伏地長號，有死守志。嬪御自經於齊雲樓下，竟鑰户舉火。乃詣軍門降。吴民哭聲數十里，朱吴軍義之。厥後，明祖多用吴民實金陵坊廂。蓋取其能與張吴王效死也。至今，恒有得寶玉首飾於齊雲樓廢址者。《蓬窗類記》。

城破日，常遇春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徐達入閶門不殺一人。至卧佛寺，兩帥相遇，達始戒遇春勿殺。《蓬窗類記》。

蘇城破，張吴王將魚鱗圖籍焚毁，無册可稽。《消夏閑記》。

明太祖恨蘇松人爲張吴王守城，抗拒二年餘。張吴國破，將户籍焚毁，無稽。太祖取沈萬三家租簿定額，格外加賦，每畝完糧七斗五升。《消夏閑記》、《蓬窗類記》作九斗三升。

徐達以長圍圍城，城中被困者九月，貲糧皆盡，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

之枯革以食。徐達圍久不克，或有獻計者曰：蘇城，蓋龜形也。六門並攻，則愈難破，不若擇其一處而急攻之，乃可破。會張吴王之親信李司徒，亦密遣人至軍前納款，徐達乃引兵從閶門入，不戮一人。時常遇春以城久不破，怒曰：若城下之日，三歲小兒亦當斫爲三段。遇春引兵從葑門入，達聞之，急使人捧令牌，迎遇春軍曰：殺降者斬！遇春軍乃止。《吴中故語》、《蘇州府志·雜記三》。

己酉，徐達遣許千户取通州，次狼山；守將張右丞降。張吴王從子，所謂火眼張也。

丁亥取無錫。時莫天佑等守無錫，達累遣使諭，降俱殺之。胡廷瑞攻之急；州人張翼率父老説天佑出降，天佑沈思良久，擲帽於地曰：守此誠難，不如降也。翼乃縋城而下，詣軍門請命，天佑遂降。《明太祖實録》、《平吴録》、《名山藏》、《群雄事略》、《元季伏莽志》。

是月，克無錫、常熟。俞本《紀事録》。

乙丑，張吴王至建康，自縊死。當未至建康，時在舟中，閉目不食。及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言不遜，善長怒罵之。朱吴王欲全之，張吴王曰：吾不忍見此不義之人。竟自縊死，時年四十七。《明太祖實録》、《明史》本傳、《依歸草》、《明外史》本傳、《名山藏》、《平吴録》、《張士誠本末略》、《國榷》。

朱吴王見張吴王但瞑目，不言不食，亦不受衣冠，遂令御士扛於竺橋，御杖四十

而死，命焚瘞於石頭城。俞本《紀事録》。

吴王張士誠，自起至亡，凡十四年。《明史》本傳。

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内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士。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萬餘，並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叛將熊天瑞伏誅。《明太祖實録》。

吴王張士誠載記卷三

泰縣韓止叟鑒定
旌德任致遠述

附編

附傳

吴王母曹氏

曹氏，吴王張士誠母，賢明有智略，嘗命士誠降元以圖朱吴。以子九六爲朱吴王所擒，又與和未遂，常鬱鬱不樂。士誠稱王，因上尊號爲王太妃。未幾卒，葬蘇州盤門外。朱吴軍規，取平江時，預戒將士慎勿侵發太妃墓。吴人至今稱爲娘娘墳。

吴王妻劉氏 附金姬

劉氏，張士誠妻。士誠降元，元授以太尉，封劉氏一品夫人。逮士誠稱王，乃進號吴王妃。妃知大義。崑山郭翼，字義仲，嘗上書論事，詞旨激切。吴王怒，欲殺之，妃力諫曰：「郭生策亦未爲非，縱不能用，宜善待之。」乃止。翼以是得亡去。後朱吴軍進圍姑蘇，王數戰皆敗，知大事已去，顧謂妃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妃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遂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群妾、侍女等登樓，趣令自盡；又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己亦自縊死。有幼子年六歲，舊將周國俊匿出，逃民間，未及於難，後冒姓周氏。

附：金姬，姓李氏，名金兒，李素女，章丘人。明敏妙麗，世罕其儔。日誦古今經史及醫卜百家之書，倍極元妙。會元室政亂，至正甲午，吴王兵陷泗洲，姬父素一家悉被擄。時姬年未及笄，分配曹太妃帳中。太妃知其通經典醫卜，頗愛之。元脱脱兵圍高郵，勢甚危急，妃命姬卜之，吉。後果縱擊大破之，益寵愛有加。父母皆留幕下。明年乙未，江陰朱英來降，勸士誠取常熟。意未決，言於其妻。劉氏同召姬卜，姬以星象勸止。曹太妃復强之卜，乃請扶乩，占得詩有「待看日月雙明照，殺盡不平方太平」語，聞於士誠，大喜。方改歷明，時以爲符讖。決計渡江，遂入常熟，進襲蘇

州，下之。以二月二十五日發高郵，至通州，期三月三日，渡江入吳。三月朔，奉其母曹太妃登狼山，觀長江之險，心憚之，乃召姬問卜。姬青衣跣足，垂涕而出，對太妃曰：「妾本俘獲子女，罪當萬死。初見主公，安敢妝飾。」士誠凝立忘言，注目諦視再三，遣去。易常服出拜曰：「象緯蓍龜之占，乃出聖賢。故古之卜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人事之成敗。此天下之重事，不敢不敬也。故古之聖王建國受命，未嘗不竇卜筮以助善。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占辭象體，用范蠡、文種爲謀臣，而推遠西子，故能破敵國而霸天下。桀紂之時，與天爭功，壅遏鬼神，使不得通，又用趙梁、左彊以爲謀臣，寵妲己、妹喜以爲內嬖，卒使蔽其耳目，以亡其國。此皆經史所著，至今不敢忘也。」士誠曰：「蘇州地方百里，四面皆非我有。元末革命，人心反側，將奈之何？」對曰：「軍國大事，非兒女子所能預知。今蒙主公再生之恩，老夫人解衣推食之愛，不敢不昧死以對。竊聞創業開基，與守成之主不同。非仁與義，無以收四海臣民之望；非才與智，無以服天下英雄之心。天下，神器也，可以智力取而不可以智力守，可以群策謀而不可以與群策斷。是故君德莫善於運乾剛之斷，莫不善於任匹夫之勇。守成且然，而況創業之君乎？今日江南政乖民困，徵賦煩劇，威力迫脅，萬姓離心久矣。主公以江淮先聲，士卒效命，乘破竹

之勢，南定嘉湖，北撫淮泗，鼎足千里，不過一投鞭之勞耳。然聞江南捷至，子女玉帛盡入私門，府署官爵已皆濫給。損舉義伐暴之名，失厲世賞功之柄，政教號令出非一門。入吴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慮耳。」時姬初見士誠，察其意有所屬。每答問，輒高其論，盛陳綱紀，約其邪思。士誠悚然改容，又欲知國祚修短，自起焚香再拜，祝蓍卜之，得中孚之晉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創業大數。當伺天運一周，乃決國祚靈長，將與日月並明矣。」士誠又曰：「今即渡江，聞汝善詩，能有言以作士氣乎？」收庭中列幟置姬前。姬立綴詩於上曰：「萬隊旌旗臨北斗，連江笳鼓動雄風。君王自欲觀朝日，驅石行看到海東。」退告其父曰：「一寒一暑，天運一周也。曆以十二辰爲一紀，自今起丙申後十二年丁未，須別有真人當其榮光者矣。」適元室招降，曹太妃意主歸命。陳友諒遣使乞師，姬勸乘釁取江陰、長興爲自立計，士誠允之，而不果行。初，士誠見姬於狼山軍旅，爲其危言所恐，心竊敬畏，未敢有他念。姬既居吴久，至是遂欲以爲妃，僞召使卜，意欲姬。自爲卜，吉也，卦成，得大畜之觀。乃自起，取桃花簪其鬢，笑曰：「以此爲聘。」姬曰：「吾卜吉凶別，然否多中。昔晉獻公貪驪姬之色，其禍竟流五世。主公方將受命而王，奈何效其所爲？」不聽，使參軍王敬夫譔册金姬詞，且俟他日加妃號。姬苦辭不可，忽輕翠已覆體矣。乃求往謝老夫人，許

之。又往拜劉氏王妃。又悉召其父母所親各叙訖，啟其故篋，出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跪私祝。衆莫測其意。須臾，閉目奄然無語，父母驚呼，已絶息矣。士誠執其手，哀慟不已。厚營殮葬，加封「護國定仙妃」。未幾，拜其父素爲隆平府丞，母封夫人。

隆安公主

隆安公主，士誠女，潘元紹妻也。蘇城破，自剄於盤門新橋。吴民憐之，且見元紹爲厲，因立廟麗娃鄉，祀爲土神，稱駙君府。廟中塑公主像。言張不言潘者，以明初魏觀事，懼干禁也。事載《隆平紀事》。今則元紹與公主並祀矣。陳葆魯有《新橋刱建隆安公主祠碑記》。

張士義

張士義，士誠弟。初，起兵行至丁溪，被大姓劉子仁集衆拒之，中矢死。

張士德

張士德，小字九六，士誠第三弟，從士誠起兵，功最多。江南浙西諸地，皆其所略定。

善戰有謀，能得士心。元至正十六年正月，淮東飢，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進逼平江，衆纔三四千人，長驅至北門，緣城而上。既入城，據承天寺爲行署，以三矢射棟上。遂陷湖州、松江，乃移師圍常州。殺萬户劉良，薦周仁爲隆平太守。吳王自高郵徙隆平，定官制，以士德爲平章。士德以牧守者多非才，悉選而更張之，自令、丞、簿尉以及録事、録判，同日命十一人。人各賜衣二襲，馬二匹，粟若干石，肥羜旨酒有差。尤好文學士，入吳延辟無虛日。網羅一時俊傑，如王逢、陳基，俱召致幕中。真定蘇昌齡，比先避亂居吳，士德用爲參謀，稱曰蘇學士。先是，吳王既得平江，即以兵攻嘉興，元守將楊完者數敗其兵，不能克，乃遣士德與王與敬將兵入杭州，軍氣甚鋭。元達識丞相歛兵退去蕭山，完者還救，士德三戰三敗，遂還隆平。丁酉六月，朱吳將徐達等取江陰，七月丙子攻常熟。士德出挑戰，兵卻。明日復與戰，遇伏於湖橋，被徐達先鋒將趙德勝所執，送往金陵。朱吳王喜曰：「士德勇略過人，爲謀主，今成擒，張氏不足定矣。」時周天祐四年，元至正十七年也。朱吳王欲降之，不屈，間道貽吳王書，俾降元，遂不食死。吳王既降元，元以爲太尉，以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已爲朱吳所獲，元順帝聞之，追封爲楚國公。

張士信

張士信，士誠幼弟，即張九七也。張氏建國，時國人以「四平章」呼之。累典重兵，守淮安。初，從兄起兵，未有官階。及士誠受元太尉，命士信爲同知行樞密院事，後陞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十六年，士誠遣將攻嘉興，士信與焉。楊完者拒戰於東瓜堰，士信伏水遁還。十九年，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七月，大發浙西民夫築杭城。十月訖功，立新碑於城塹。二十二年三月，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朱吴守將謝再興拒之，久戰不決。既而再興設伏城外，士信大敗，憤益兵攻之。會朱文忠遣胡德濟來援，又颺言重兵且至。夜半，德濟率壯士出擊，士信遂歸。士信素驕侈，不能撫循將士，嘗自謂孫臏、穰苴不能過。一切省憲臣屬，輒叱而奴之。獨能闒戟延見技士，諸技士庭謁無不蛇行膝語。又能招延文士，陳敬初等皆爲之用。以慕倪雲林名，辟爲建章文幮幕名。中客，三以沈痼辭。乃遣使進異錦寳瓶，乞點染縑素，雲林大怒曰：「吾豈王門畫師耶！」裂其縑而揮其饋，士信啣之。嘗游震澤，忽聞奇香起葦洲，士信曰：「此百濯香也。安得有之？必倪迂矣。」跡訪得之而甘心焉。肆其掊擊，客皆毛骨顫慄，雲林則斂躬閉目，不吐一詞，同游諸文人力解而釋其械。命其刺船，雲林撐篙而篙墮水，士信大笑。七月，補

刻西湖書院書籍。九月，代史椿鎮淮陰，命員外郎陳基、錢用壬同參軍事。初，史文炳以被誣降朱吴王，謀叛事。士誠詐以死聞，使士信主國事，誘殺之。二十四年，克安豐，還，士誠命代達識帖睦邇爲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乃以所掌符印並金牌等付士信。即建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居民附之者，輒得富貴。飾園池，蓄聲妓，尤好聚積古法書名畫，無不充牣。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日夜歌舞自娱。將帥往往效之，亦偃蹇不用命。不久吴王令潘平章守杭州，士信回蘇。湖州之役，全軍倒戈而降，士信僅以身免。朱吴軍圍蘇州，士信於西閶門督戰。方會食左右，進桃未及嘗，中礮死。

吴王子

吴王子，年六歲，城破後，有舊將周國俊，爲海鹽人，與趙、姚、廉三將自閶門匿出，渡江，棲於通州。從國俊爲周氏，名確，字伯堅，族蕃衍至千餘家。其世譜所載，謂王更有二子，避出他所，爲虞、吴二氏云。

五太子　辰保

辰保、五太子皆吴王養子。五太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没水，久

在行間。元至正二十五年，李伯昇攻諸全，五太子率兵爲之援。朱吳軍圍湖州，吴王命五太子同朱暹援之，屯於舊館，兵敗遂降。

張右丞

張右丞，吴王從子，國人稱爲「大眼張」，一稱「火眼張」。守狼山。朱吳軍既克蘇州，即遣李千户率師取通州。次狼山，右丞懼，遂降。

李行素 附子伯昇

李行素，海陵人，以陰陽術爲業。士誠起泰州，行素參與帷幄。及據蘇州，置官屬，首以行素爲丞相。國亡，俘至金陵，以老得閒居，卒葬伽楞山下。子伯昇亦同仕吴。

附：李伯昇，泰州人，與士誠同起事者。元丞相脱脱攻高郵未下，旋奪兵柄，解圍去。士誠突出，與十八人追擊，大破之，伯昇其一也。迨士誠受元太尉，以伯昇制軍事。達識帖睦邇陰圖楊完者，時伯昇爲行省左丞，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吕珍，合衆攻殺之。朱吳將雄峰翼元帥、王遇成、孫茂先攻臨安，伯昇往援，爲雄等所敗，即歛兵自守，未爲所克。至正十九年癸酉，朱吳將邵榮攻湖州，戰不利，諜知伯

昇欲來攻，設伏以待，山上旗舉，齊擊之。伯昇大敗，憤整軍再攻，又敗。朱吴軍亦引還。三月攻婺州，爲孫茂先所敗。二十一年，士誠命伯昇率兵攻長興，衆十餘萬，城中兵僅七千。朱吴王時在江州，命華高、費聚等率三路兵往援。伯昇夜刼其營，諸軍皆潰。其元帥劉成戰死，耿炳文嬰城拒守。伯昇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湟，放火舡燒水關。城中晝夜應敵，相拒月餘。會常遇春兵至，伯昇遂棄營引軍歸。二十三年，率六萬衆攻諸全新城。城堅不可拔，乃還。後再與謝再興往攻。爲持久計，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朱吴嚴州行省左丞李文忠來援，與戰，爲其所破，將帥戰死者數人。伯昇以數騎遁。二十六年八月，朱吴將徐達攻湖州，伯昇以江浙行省平章守湖州。先是，達敗吴王於皂林。伯昇往援，由荻港潛入城，朱吴軍四面圍之，丞相張士信以精兵十萬來援，駐軍湖上舊館，怯不敢進，立栅以自固，日夕攜妓歌舞蹴踘爲戲。敗於常遇春，士信僅得遁去。伯昇固守既久，内則餉饋不繼，外又援兵隔絶，將士多有降者。十月，徐達徇所獲將士于城下，城中大震，並遣馮國勝語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語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刃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謂伯昇曰：「事窮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言。其總管陳昧、左丞張天騏以城降，伯昇不得已亦降。伯昇受張吴王恩最厚，既降，吴人憤其背

德，時以負主者，口語輒謂曰「李司徒」。朱吴王命仍守湖州。吴王後敗於萬壽寺東街，歸，闔户自經。適徐達令伯昇往諭歸降，伯昇驚前抱持之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即舁於舊盾上，以舟送金陵。明洪武元年，以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伯昇於明頗見任用，後卒坐胡惟庸黨，被誅。

吕珍 附湯全 張珙

吕珍，字敬夫，《張吴紀事詩》云，字國寶。興化人。其從士誠起兵也，先至潘元紹父潘懋家，懋妻戴氏見珍意氣俶儻，語懋曰：「客健者也，何不引與晤張公？」乃偕之見士誠。士誠大喜，定刎頸交。自高郵突圍出，擊敗元兵，所謂十八騎者，李伯昇、潘元明外，珍亦與焉。珍善戰，有智勇，嘗以牛革囊兵，宵濟襲朱吴軍。又鎮越最久，民物安堵，朱吴師不敢侵。以擒廖永安，敗俞通海，取安豐，殺劉福通，戰績甚夥。珍不解文墨，參軍陳庶子、饒介之在吴王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寄珍，中有「聞説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採荷花」。饒素負書名，詩亦俊麗。珍俾人讀罷，忽大怒曰：「吾爲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珍誤以陳譏其務愛女子，欲得而甘心焉。初，士誠受元官，珍受行樞密院同僉事。至正十六年，率兵侵鎮江。十一月，朱吴將徐達

破常州，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因糧盡，遂還。十八年，與李伯昇、史文炳擊殺楊完者，後爲左丞鎮紹興。十月，廖永安率舟師來，戰於太湖，乘勝深入，爲所獲。十九年，圍諸全，珍堰水以灌城，胡大海率兵奪堰，反灌珍軍。珍於馬上折矢求解，大海許之。大海攻紹興，總管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爲珍所擒，尋死。珍每與大海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爲歌高譟，以詬大海。紹興人王冕者，不肯附珍，詣大海獻計攻之，然亦弗克。大海圍城久不下，引兵去。珍作《保越録》，誇守城之功，及降，乃泯之。二十三年，攻劉福通於安豐，死之。二十四年，浚常熟州之白茆港，珍督役焉。朱吳軍大舉攻湖州，珍與五太子往救，爲顧時、薛顯所敗，遂以舊館同五太子降。未幾，被殺于湖城下。

附：湯全、張珙，皆總管，隨吕珍將兵攻長興。耿炳文禦之，湯、張俱戰死。

朱英

朱英，江陰石牌人，號定一，後改名錠。與陳賢五、江宗三等爲盜，既而宗三將謀殺英，英就元廷招撫，爲州判官。州寮佐以英復謀反，申江浙行省，行省遣參政納麟哈剌討之。英窮蹙，渡江求救士誠，士誠疑爲元兵説客，按劍臨之，辭拒不許。往復數四，英乃盛陳江南富饒，且以妻子爲質，士誠諾，遣士德將三千人渡江，以英爲嚮導，擊横栅以渡。至

福山時，已逼歲除，英曰：「兵貴神速，常熟守臣雖已知分兵渡江，今當除夕，官民且耽醉飽，必未有備，乘間急趨之，可立破。」夜半，兵至九浙港。士德尚疑之，乃遣李伯昇將兵千人統朱英士兵直趨城中，而自將大軍以英子清爲嚮導，從虞山南入，約明日合兵縣治。十六年正月朔，士德至墅橋，朱清曰：「此去湖橋數里耳。過此則湖山相逼，林木繁茂，不可不爲之備。」士德〔一〕即令韓謙、錢輔率兵先行，至湖橋。先是，蜀人楊椿奉元將脱寅命來守常熟，相機調遣，與守臣謀不合，别分兵伏虞山。聞士德渡江南行，夜率將士趨湖橋，伏其家廟及林木中以伺。至是，鼓譟出擊。韓、錢兵出不意，不戰退走，椿追擊至小山頭。士德聞變，急趨救。椿不敵，回湖橋，據山麓整軍以待。士德仰戰三，被流矢所中。時伯昇已不血刃而下常熟城，遣英以步卒來迎。英望見兩軍相持，疾馳擊破之。椿敗走，士德遂據常熟，陷平江。英以功署參政，仍判江陰州事。至正十七年，朱吴將俞通海率水軍攻破石牌。八月，連破望亭、新安。十四日，盡獲英海船。十七日，攻馬馱沙。十八年四月，又攻破石牌巫門子，獲餘卒。英至平江，爲士誠行省平章。卒，葬薦福山脩竹塢，俗呼朱平章墳。英子清，後與朱吴軍戰敗被獲，不屈死。

【校記】

〔一〕士德，原作「士誠」，暫據文意改。下句「聞士德度江南行」句同此。

王與敬

王與敬，淮西人。以軍功官至元帥。丙申春，士德渡江，以所部擊與敬於常熟，兵潰，欲退保姑蘇，參政脱寅閉門不納，乃抵嘉興，苗軍參政楊完者欲殺之，遂投松江，謀結水寨於澱山諸湖，令上户供給其軍。名曰守城，實戀倡婦董賽兒也。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與不協。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鎮守，二帥抗衡不相下。又知帖古列思陰圖謀己，于是有異志，遣其屬戴列孫等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出，官寮潰散。檢括金帛，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同時皆出。俄楊完者令裨將蕭諒、員成率苗軍突至，與敬敗走，北出通波塘歸降吴王，即授威虜將軍。偕史文炳復陷松江，苗軍遁。吴王據松江，仍命與敬守之。明年，吴王納款于元，與敬亦除同僉行樞密院事。繼從士德提兵入杭州，兵還，不知所終。

周仁《墨談》作周倀

周仁，山陽鐵冶子，吴人呼爲周鐵星。資性深刻，習吏事，與張士德善，任隆平郡太守。士誠欲降元，使者往返迄無就。仁親詣江浙行省，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

朱吴軍圍姑蘇，仁立柵以補城缺。國亡，被俘至金陵。仁以聚歛功，官至上卿。長於理財，當時國家律例刑章與田賦制度，實仁所編訂也。然不免苛酷，故被誅日謂主者曰：「錢穀鹽鐵等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亡國賊不知死罪，尚敢言是耶。」速殺之。吴人稱快，或手額謝天曰：「今日天開眼也。」仁死，楊維禎有《周鐵星歌》。

陳保二 單大舍

陳保二，常州奔牛壩人。初，聚衆以黄帕裹首，號包頭軍。朱吴將湯和下鎮江，徇奔牛，保二以衆降。至正十六年，糾合青軍元帥單居仁子單大舍歸降士誠。李文忠哨杭州，保二被獲，檻送金陵，不屈死。蘇州破，大舍亦被擒。朱吴王付居仁自處之，居仁曰：「不忠不孝，當碎其肉。」縛市曹，凌遲死。

潘懋 附子元明、元紹

潘懋，海陵人。吴王張士誠居鄉時，懋嘗從之游。其妻戴氏謂其子元明曰：「此人豪也，盍謹事之。」至正癸巳，吴王舉兵江淮間，懋首率元明居麾下。戴氏内則綜家事，給餉饋，親製戰士之服，外則撫士卒如己子，人皆樂爲之用。吴王既據蘇，江浙左丞吕珍來自

興化，懋與語，大悦，即分授以兵，使事楚國公，俾居左右而屬任之。二十五年，吴王以爲榮禄大夫，淮南行中書省右丞，進封鄭國公。戴氏封鄭國夫人。無何，懋卒於秦郵東郭。戴氏後居於吴，未幾亦卒。

附：潘元明，海陵人。榮禄大夫潘懋之長子。初爲鹽徒，從士誠起義兵，與李伯昇、徐志堅、史文炳並爲士誠腹心，倚重甚至。及士誠據有平江，設官屬，以元明爲中書左丞，鎮吴興。至正十六年，元明將兵過吴江華嚴寺，夜漏下二刻，月中見浮屠上矢影，取弓矢一發，正中其顛，舉軍皆賀。十七年，率兵攻長興，屯上新橋，爲朱吴將耿炳文所敗。既而以江浙行省平章鎮杭州。二十六年十月，朱吴王命朱文忠率師攻杭州，元明即遣員外郎方彝以狀送文忠。狀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某自念起身草野，叨任省樞，非心慕於榮華，實志存於匡定。豈意邦國殄滅，王師見加，事雖貴於見機，名實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於職方，當溥覃乎天澤，謹將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凡得兵二十萬，馬六百匹。」文忠至杭州，元明與同僉李勝，奉吴王所授行省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司印，並執蔣英、劉震出降。朱吴王命守原官，食禄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洪武十四年，以元明署布政使司事。後卒，還葬鍾山之陰。元明爲左

丞時，頗擅園亭之勝，常讌文士，分韻賦詩，一時樂事，江左慕之。

潘元紹，字仲昭，潘懋次子，吴王婿。初，元紹母戴氏見吴王而異之，爲求婚焉。於是，王女隆安公主歸於潘，人皆稱爲潘駙馬。累官江浙行省左丞，吴王倚爲腹心。然元紹以國戚元勳位重宰相，雖握兵干政，而特能折節下士。陳基、宋克、張羽、盧熊、陳汝言皆與之游。徐達攻湖州，元紹率赤龍船屯于平望，爲吕珍等聲援。常遇春縱火焚其赤龍舡，夜擊之，敗還。嘗勸吴王治舟師爲航海計，謂日本、琉球皆可襲取，此虬髯扶餘事業也。吴王不能用。姑蘇被圍既久，累與朱吴軍決戰。一日同徐義將兵潛出閶門，欲掩襲之。將奔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從北濠絶元紹歸路，令王弼馳鐵騎縱擊，大敗。知事急，召其妾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脱有不測，若等奈何？」最少妾段氏請先死，六人皆相繼死。元紹焚之，瘞後圃。事詳見附志。元紹又嘗娶美娼數十人，内一爲蘇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荐其首於客宴。城破，朱吴王命械送金陵。吴王對朱吴王元璋語簡傲，李善長痛詈之，元紹有愠色。徐達命元紹勸吴王降。乃密語王暫忍數日，從者泄其語，因以詐降被殺，投其首於溷。妻隆安公主先期自刎於盤門薪橋，吴民憐之，立廟麗娃鄉，祀爲土神，稱駙馬府。

史文炳

史文炳，一名椿，楚人，士誠起事腹心也。累立戰功，官至統軍元帥。士誠自高郵至隆平，以文炳爲同知行樞密院事。時苗帥楊完者軍最驍悍，諸將畏之，莫敢攖其鋒，文炳獨數與折衝。常兩軍相遇於泖湖，文炳率兵入古浦塘，破澱湖柵，舳艫相望，旌旗蔽日。苗軍一矢不交，潰散而去，遂陷松江，士誠即俾文炳鎮之，有惠政。至正十六年八月，文炳大舉攻嘉興東門，其衆悉爲苗軍所殲，文炳僅以身免。既吴王附於元，完者駐軍杭州，文炳至杭晤完者，相見甚歡，大設宴宴完者，遺以烏銀器皿、嵌金馬鞍之屬，約爲兄弟。丞相達識苦完者殘虐，陰召文炳率兵圍之於得勝堰。完者遣使致牲酒，求少緩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露。報不可。乃出戰，屢敗，力竭，遂自刺死。文炳解衣裹屍，祭哭甚哀，以禮葬完者於城陰。諸苗將開門納款，惟恐弗克。復取嘉興，降苗將宋興祖等。未幾，出守淮安左丞。徐義忌之，誣以遣人齎書潛詣朱吴王歸順。士誠惑之，猝發兵執以歸蘇，戮於市。初，吴王自起兵以來，多用弟士德與文炳謀。後士德爲虜，文炳以誣叛死，王乃委政士信。士信驕侈，怠於政事，王業遂用以衰矣。

趙打虎

趙打虎，吴王將。嘗爲王取湖州。至正十七年，朱吴將耿炳文自廣德取長興，打虎以三千人迎戰，敗績，被追至城西門，走湖州。

俞基

俞基，或云名庭芝，俞思齊族弟也。爲士誠守高郵，徐達攻高郵，基堅守不下。士誠以舟師溯江來援，朱吴王自將擊走之。徐達還師援宜興，以馮國勝督兵圍攻。士誠又遣左丞徐義救高郵。義有二志，屯軍太倉，數月不進。明年，圍益亟，基遣人詣國勝詐降，約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令指揮康泰等先率兵千人入城。基於城上急下板閘閉之，俱被殺。吴王怒召國勝回，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國勝慚憤，攻甚力。徐達亦自宜興來益兵攻，四面緣城奮擊。高郵城陷，基遂被戮，舉家殲焉。基官同僉，其部將李清亦死之。

徐義

徐義，士誠謀臣也。士誠爲太尉，以義典親軍。至正二十年九月，與吕珍率水師自太

湖入陳瀆港，分兵據下新橋、五里牌、蔣婆橋，三路進兵攻長興，爲耿炳文、劉成所敗。二十五年，進授江浙行省左丞。吴王命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之戰。義怒王陷己死地，屯軍太倉，三月不進。徐達兵侵淮安，聞義軍在馬邏港，夜往襲之。義水寨被破，泛海遁回姑蘇。達又率兵攻湖州，吴王與戰，敗於皂林。湖州之圍於時甚危急，乃命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常遇春以兵扼義歸路，不得出，遣人陰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吴王爰遣赤龍船親軍援之，義始得脱。遇春攻烏鎮，義與潘元紹拒戰不勝，退走弁山。平江被困，義出胥門，掩襲朱吴軍，反敗於山塘。城破日，俘至金陵爲民。

徐志堅

徐志堅，士誠驍將。朱吴軍圍湖州，士誠遣志堅以輕騎出東阡鎮，覘朱吴軍營，欲攻姑嫂橋，遇常遇春，與之戰。會大風雨，晝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艘突擊之，志堅被擒。

蘇克恭

蘇克恭，江浙行省樞密院判，爲宣武將軍。吴王命率水師攻江陰，朱吴元帥黄哈剌及

蔡忠、唐元諒、陳完者不花、石伯顔等懼，率徒屬五百人，皆以海艘降。

張天騏 附黄寶、陶子實、唐傑

張天騏，興化人。吴王起泰州十八人中之一也。王據有姑蘇時，令天騏鎮湖州。至正二十六年，徐達率兵至湖州之三里橋。天騏分兵三路拒之。參政黄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自當北路。達遣常遇春、王弼攻南路、北路，中路則自將攻之，别遣驍將扼湖城。既而寶被擒，天騏、子實不敢戰，歛兵而退。會李伯昇潛入城來援，乃益堅守。十一月甲申，以吕珍等出降，遂與總管陳昧同伯昇亦出降。朱吴王命爲江西行省右丞。

附：黄寶，行省參政。

陶子實，樞密院判，後遷參政。

唐傑，樞密同僉。三人皆佐張天騏統兵援湖州，戰於湖州城外三里橋。寶當南路，子實當中路，傑爲後繼。不得復入，還，力戰被擒。子實等歛兵退守，及王國寶攻南門，子實偕俞同僉、張院判出戰，敗走。逮吴王命五太子來援，屯兵舊館。傑與李茂、李成皆遁去。及朱吴軍攻姑蘇急，傑始拒守，繼知不敵，乃降。子實數與徐達戰，雖敗走，然全師而還。初爲史文炳部將，以驍猛能戰聞。吴城破，突圍颺去，不知所

終。或謂遁於日本，將吏多有從者焉。

李濟 陸聚

李濟據濠，陸聚據徐、宿二州。雖皆觀望自守，然實附於士誠者也。朱吴王常命李善長以書招降，不報。及韓政督、顧時等四面攻之，時蕭把都奉士誠命守濠，遂與濟以城降，知州馬麟從之。徐達既據濠，兵未至徐、宿境，聚以二州迎降。聚官元樞密同知。

謝再興 附弟謝五

謝再興，朱吴將，朱文正妻父。官於朱吴，爲樞密院判，守諸全。吴王命吕同僉離諸暨城數十里築一堰，每年水發輒渰城，常爲再興遣人偷決，力戰功多。至正二十二年，張士信攻諸全，再興鏖戰，凡一月不決勝負。既而士信軍爲胡德濟所破，諸全以安。再興心腹右總管、糜萬户以違禁物往揚州貿易，朱吴王恐泄國事，執二人殺之，以首懸再興廳上。又主婚，以其次女嫁右丞徐達。又取再興回金陵聽宣諭；還，聽參軍李夢庚節制調遣。再興憤，與知府欒鳳執夢庚、元帥王玉，以諸暨軍馬赴紹興降吴王。二十三年，率兵攻東陽，不克而還，未幾病卒。

附：謝五，再興弟，守餘杭。李文忠圍餘杭，招之降，許以不死，指天爲誓。謝五以城降。朱吴王曰：「謝再興是我親家，反背我降張氏，情不可恕。」五遂被淩遲死。

王晟

王晟，仕吴爲行省平章。嘗面數達識丞相過，勒其移咨省院，讓位於張士信。至正二十六年，朱吴軍攻湖州，吴王遣晟同徐義隨五太子率師救之。適常遇春追徐義至昇山，還攻晟寨被破，餘卒不能軍，奔入舊館鎮之東壁。又攻戴茂營，茂降，遂馳入晟營。是夕，晟亦降。晟鎮松江時，某日鼓枻微行，步閱草元閣，夜移酒船宴閣中。其行止瀟洒，有過於諸將弁者。

朱暹

朱暹，字秦仲，吴王命與王晟同援湖州者。以善戰聞。朱吴將薛顯以舟師攻暹，援兵敗，遂同五太子降。暹以武人而好風雅。鎮淮安時，嘗宴神保大王於邸第，命伶人彈《白翎雀》，音調淒惋。時酒闌燈灺，雪霰交下，席帽山人王逢亦在座。暹屬逢作詩歌，逢抒詞慷慨，援筆立就，一座盡傾焉。

黄敬夫 葉德新 蔡彦文

黄敬夫、葉德新、蔡彦文三人，皆吴王參軍，爲用事臣。張士信爲丞相，三人者與謀國事。朱吴王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人瞞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國事，豈不着人瞞？」時有童謡十七字曰：「丞相作事業，專用黄蔡葉〔一〕。一夜西風起，乾癟。」又有童謡云：「黄蔡葉，作齒頰，一夜西風起，乾鱉。」三人皆書生，迂闊不知大計，然皆優於文學，與楊鐵崖、陳敬初等時相唱和。吴王被圍十月，士爭效死，黄、蔡、葉不足累之也。厥後三人被俘至金陵。敬夫縊死，德新、彦文誅死於臺城，風其屍於秤刑者一月。

【校記】

〔一〕黄蔡葉，原作「王蔡葉」，暫據文意改。下句「黄蔡葉，作齒頰」同此。

梅思祖

梅思祖，夏邑人。初爲元義兵元帥，叛從劉福通。擴廓醢其父，尋襲福通。歸士誠，爲中書左丞，與唐英、蕭成守淮安。至正二十六年四月乙卯，徐達兵至淮安，思祖偕唐英、

蕭成迎降，並獻四州。士誠怒殺其兄弟數人。朱吴王以其知命識微，降諭褒美，比之陳平、馬援，擢授大都督府副使。屢導朱吴軍攻士誠，歷著戰功，封汝南侯，署雲南布政司，與潘元明同守雲南，卒於官。後坐胡惟庸黨，追族其家。從子殷爲明駙馬都尉。

張、湯二將

張、湯二將，均亡其名，俱爲士誠梟將。常州之役，爲徐達所擒，檻車送金陵。朱吴王以善言撫之，不屈，拘于東錦繡坊數日，斬于市。

嚴再興

嚴再興，爲吴王守海陵。及朱吴軍攻之，再興率其部將院判張士俊、副使夏思忠堅守甚久。城破，被俘至金陵，死。再興官僉院。

黄哈剌把都兒

黄哈剌把都兒，名不花。本元將，士誠取江陰，即降，授行省參政。朱吴軍圍姑蘇，徐義與常遇春戰，士誠遣不花率兵助之。城破，俘至金陵，死。

陳昌道

陳昌道，檢校淮藩。時新據濠、泗、徐、邳，與參政錢輔分鎮徐、邳。朱吴王略取諸州後，昌道與輔不知所終。

陳思

陳思，字履信，松江人。吴藩府地連十州，守將咸以爲安，思上疏危之，不報。遁居海上。

俞思齊

俞思齊，又名賢，字中孚，一作仲夫。別字斗南，海陵人。有文藝，尚氣節，通陰陽術數，參吴王軍事。吴王開藩，思齊與有功焉。至正二十五年，江浙行省鄉試，丞相命爲考官。士誠稱王，思齊累犯顔諫止，不聽。又罷漕運於元，乃抗言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爲臣不貢，可乎？」王怒，抵案仆地而入。已而超授内史，遷學士院學士，階通奉大夫，覃恩三代。凡飛符走檄、碑銘傳記多出其手。思齊輒引爲憂。未幾，復版授淮南省參政。思齊

知不可共事，遂杜門謝病，以隱終。楊鐵崖爲作《骨鯁臣傳》，評曰：張之僚屬多伯嚭，直而不阿獨思齊。諺有之：「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信哉！

錢鶴皋 附女蓮仙，姚大章、張思廉、谷子盛

錢鶴皋，上海人。朱吴將徐達初下松江，檄府驗土田，徵磚甃城，鶴皋不奉命，遂破産募兵，結合吴王故吏韓復春、施人濟等聚衆至三萬人，爲吴王聲援。巨姓號泖湖謝者亦與焉。華亭有全、賈二生，慷慨好奇，入幕參謀。既舉義，攻陷松江，破嘉定。鶴皋自稱左丞，署官屬，以姚大章爲統兵元帥，張思廉參謀，施人濟、谷子盛爲樞密院判。令徐遵義率小舟數千走平江求援，達遣驍騎尉指揮葛俊攻之，遇於連湖蕩。遵義所率衆皆持農器，俊於蕩東西發大礮十數，驚潰落水者不勝計。鶴皋閉城拒守。俊兵至，攻下之，鶴皋被獲，檻送達軍，遇害。或謂鶴皋兵敗，偕全、賈二生赴水死。大章等悉遁去。

附：錢蓮仙，鶴皋女，至正二十七年，鶴皋舉兵爲吴王響應。蓮仙時十八，才色雙麗。其父爲營石室，與三年糧生瘞之，約曰：「我平金陵，汝乃得出。」既而鶴皋敗死，蓮仙遂長埋。

姚大章　張思廉　谷子盛

鶴皋教苟式珍據松江，三人皆署官屬。大章統兵元帥，思廉參謀，子盛樞密院。鶴皋敗，俱遁去。

劉毅

劉毅，仕吴王爲樞密副使。姑蘇圍城被破，王猶使毅收餘兵三萬餘人，親率之戰萬壽寺東。大敗，降朱吴軍。

莫天佑 附楊茂

莫天佑，字惟吉，爲士誠驍將，勇猛過人，人稱爲「莫老虎」。至正中，東南大亂，天佑聚衆自保。士誠取常州，招之不從。發兵攻之，亦不勝。逮士誠受元太尉，天佑乃降。累表爲同僉樞密院事。累立戰功。蘇州被圍久，他城皆下，天佑獨堅守無錫。朱吴將徐達屢遣人勸降，皆殺之。士誠被執，胡廷瑞又攻之急。州人張翼率父老説天佑出降。天佑沈思良久，擲帽地下曰：「守此城實難。」翼乃縋城而下，詣軍門請命。尋天佑降。天佑守

無錫，前後被圍一年，朱吴臺兵死者十餘萬。至是械送金陵，爲其勇也，先以弓絃勒之死，繼則剮之。

附：楊茂，莫天佑部將，善没水。天佑嘗令潛入蘇州，與士誠。相聞爲徐達邏卒所獲，達釋不誅，縱其往來。因得吴王與莫所遺蠟丸書，悉知虛實情狀，攻圍之計益備。城陷，茂後不知所終。

張憲

張憲，字思廉，紹興山陰人。負才不羈，薄游四方，誓不娶，亦不歸鄉里。走京師，創言天下事，衆駭其狂。還，入富春山中，混緇黄以自放。一日升高望氣，呼所親曰「亟去」。三日而寇猝入，兵死者甚衆。始悔不用其言。嘗游鐵崖之門，稱高第弟子，又以武勇聞於世。居大都雙橋里時，有火主簿騎騮馬過之，指示曰：「能騎此否？」思廉曰：「虎則不能，若馬，則能之矣。」適翰林承旨任某隨台從三十餘騎自西而東，既過，思廉執策就馬，足甫及鐙，則已奮迅入翰林隊中。群馬辟易，但聞翰林厲聲曰「好馬」。南馳至雙橋，越塹過，俯身就韁，韁比及手，已過樞密院街矣，即縱轡至哈達門回。主簿訝其久不返，則馳他馬追踪之，相遇於天師巷，握手大歡笑，聯轡而歸。士誠入吴，禮致爲樞密院都事，又爲太

尉府參軍。國亡，變姓名，走杭州，寄食報國寺。旦暮手一編，人不得窺。死後視之，其生平所作詩也，名《玉笥集》。別號曰玉笥生。其詩才鋒犀利，慷慨激昂，鐵崖最爲稱賞。然思廉踪跡奇詭，殆亦夏仲御、郭文舉之儔耶。而恥事二姓，韜晦以終，以視李伯昇、潘元明輩，則尤足多焉矣。

陳基 附陳秀民

陳基，字敬初，一字夷白，臨海人。少受業於元侍講黄溍，薦授經筵檢討，以爲人草諫章，力陳時政之失，順帝欲罪之，遂引疾歸，奉母寓吴，結小丹丘教授諸生。吴王開藩，起爲樞密院都事，轉江浙行省郎中，參張士信軍，又參太尉府軍事。太尉稱王，敬初力諫止，不果。後從士信出鎮淮安。國亡，被召至金陵預修《元史》。朱吴王欲官之，以老病辭。初，吴王與朱吴交兵，敬初在王府，書檄多出其手，語極指斥。及朱吴王大誅吴臣，以廉謹獲免。卒，有《夷白齋集》。又前後交友詩，顧仲瑛爲輯成《玉山雅集》，柯敬仲以下即次以敬初所作。

附：陳秀民，字庶子，温州人。博學工書畫，詩筆清麗，與陳敬初同時，號「二陳」。至正間，爲武岡城步巡檢，知常熟州。仕吴王爲參軍，歷江浙行省參政兼翰林

學士。入明，不仕。久之，卒。

馬玉麟

馬玉麟，字谷燧，又字伯祥，海陵樊川人，自號東皋道人。母夫人乃宋胡安定公七世外孫女也。安定之學以明體達用爲主，東皋服膺外氏之先訓，其於學術蓋有所自。有詩文若干卷，名《東皋漫稿》，周伯琦爲之序。登其門者咸以東皋先生稱焉。初，爲贛榆縣教諭。士誠爲太尉，辟爲參軍，遷長洲縣尹，累官行省參政。初，士誠歲貢元廷米二十萬石，朝廷以皋期督運。左右丞欲罷之，東皋曰：「苟食此言，太尉失臣節矣。」左右色沮，遽如數以運。又有以吴楚重地，將請於朝求王爵，東皋曰：「太尉苟恭順，則王爵當自至，何以請爲？」太尉韙之。世但知陳基諫阻士誠稱王，不知東皋有此。蓋士誠心折東皋，敬初所不敢望也。東皋之忠於士誠，冀借此以張元室，無日不爲恢復之望。至士誠專用黄、蔡、葉輩，國事不可爲，故其次韻饒〔二〕介之《吴門雜詩》云：「興亡固天道，禍胎由佞辭。令人抱遺恨，嗚呼諫諍姿。」其感奮時事，一發於詩類如此屬。歲大饑，道殣相望，時東皋知平江，請發倉賑之，不聽，乃歎曰：「我以罪易民命，可也。」輒發米萬石以賑。柄用者果以擅專罪之。太尉曰：「我在，於太守何罪？」乃罷。平江既下，仰藥死。

【校記】

〔一〕鐃，原誤作「驍」。

張經

張經，字德常，丹陽人，一云金壇人。父監，字天民。避地荆溪，築良常草堂溪上。倪瓚、張雨皆稱曰「張有道」。至正十六年丙申，張士德渡江，選令丞簿尉以及録事録判十有一人，經其一也，遂爲吴縣丞。士德以經能其官，三年考績，陟縣尹。又明年，調同知嘉定州事。壬寅調松江府判官。

熊天瑞

熊天瑞，士誠將也，嘗降於朱吴。至正二十六年，朱吴王召諸將議攻吴，常遇春欲先攻姑蘇，然後破其餘郡。朱吴王則欲先攻湖州以分吴勢。已而屏退左右，謂遇春等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勿令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天瑞果復歸吴王，與朱吴軍數決戰。姑蘇圍城既久，吴軍屢敗，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之。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

居以供礮具，然卒不能勝。久之，城破被俘，誅死。

謝節

謝節，字從義，初爲吳王參軍，既爲杭州府郡守。張士信重修岳鄂王廟，節爲經理其墓田，後陞行省參政。朱吳軍攻姑蘇，節與士信會食城樓上者也。吳城被攻，多崩陷，節與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後城破，俘至金陵。

鄭僉院

鄭僉院，失其名，長興義兵元帥。初附於朱吳，既而以兵七千人叛歸於吳王。反攻徐達、湯和壘，達與遇春夾擊敗之，死。

楊維禎

楊維禎，字鐵崖，紹興人，元進士。張士德創造霸業，好賢下士，入吳，網羅名士，一時傑出皆至幕下，尤與維禎相善，而維禎誦慕之詞，亦久久不替。吳王慕其名，欲見之，維禎不往。繼遣使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復書》見附録。斥其所用之人，謂：有不可及

者四，有可畏者六；六者之中有一二即可喪邦。衆惡其切直，目爲狂生。會至吳中，王聞之喜，以厚幣招之，維禎不得已，勉往賓賢館。適元以御酒賜王，王遂飲維禎酒。酒酣，維禎以指寫塵桌一絶曰：「江南處處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王見之，默然，竟不强留，聽之歸。徙居松江，築元圃蓬壺於上海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一〕，殆無虚日。酒酣以往，輒筆墨縱横，鉛粉狼籍焉。嘗主崑山玉山草堂顧氏。朱吳王召脩《元史》，以老辭還東，號東維子。

【校記】

〔一〕納履，原作「納屨」，據《刊誤表》改。

蘇昌齡　附子蘇震

蘇昌齡，名大年，以字行，真定人，寓居揚州。至正中，官元翰林院編修，避兵亂入吳。張士德既據常熟，延致之，署爲參謀，甚見信用，禮遇特厚。用其計，取平江，捷至高郵，吳王以爲弘文館學士，稱曰「蘇學士」，而不名。方吳王自高郵入都平江，士德遣昌齡齎書往迎，自通州渡江入福山。福山富人曹氏聞吳王至，迎致其家，獻金帛米穀甚夥。時以巨舟重載，恐塘水淺澀，發土濬治，乘潮平壅絶江口。復收曹氏所蓄竹木，間數里爲一牐，舟至

發之。以徐志堅督守巡察，故所駕龍舟戰艦大或至萬斛，江河略無阻滯。行至九浙港，昌齡進曰：「入郡必由縣治，河狹不能容舟。莫若仍士德回道以行。」吴王從之，清夜安流，達於郡城。昌齡爲文有奇氣，善畫，竹石師東坡，松木師廉宣仲，畫家稱之。先吴亡而卒，墓在吴中。

附：蘇震爲同僉，蘇城破後隱去，不知所終。

饒介〔一〕

饒介，字介之，臨川人。元末自翰林應奉出僉江浙廉訪司事。吴王入吴，杜門不出。善草書，工詩，自號醉翁，亦曰華蓋山樵。吴王慕其名，自往造，請以爲淮南行省參政，甚重之。家采蓮溪上，日以觴詠爲事。好客，陳基、高啟諸人皆倚以爲主。吴亡被害。釋道衍謂介之書似懷素，詩似李白，氣燄光芒，爗爗逼人。然其志大才疎，而無所成，可惜也！

【校記】

〔一〕饒介，原誤作「驍介」。

王逢

王逢，字原吉，江陰人。至正間，臺臣薦之，稱疾辭，避亂淞之青龍江。徙上海之烏涇，築草堂以居。自號最閒園丁，又稱席帽山人。吴王據吴，交辟不就，乃遣部將王晟招延來吴，敬禮備至，以爲淮省都事，堅辭去。逢雖不受職，然於士德尤惓惓。吴王之附於元，其謀皆出於士德，而逢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明洪武中，以文學録用，有司敦迫辟命再至，以死自誓。子掖亦爲父泣請，獲免。年七十，自製壙銘而卒。有《梧溪集》七卷，記宋元之際人才國事，多史所未備。集中有《無題》十三首，傷庚申之北遁，哀王孫之見俘，故國舊君之思，流露楮墨。嘗有句云「孺子成名狂阮籍，霸才無主老陳琳」，蓋深不滿於明祖也。

孫作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知，江陰人。詩宗蘇黄，爲文醇正典雅，嘗著書十三篇。號東家子，宋濂爲作《東家子傳》。元季挈家避兵於吴，盡棄他物，獨載書二簏。張吴王致稟禄，旋去松江。

陳汝言

陳汝言，字惟允，吴人。與兄汝秩並有儁才，汝言尤倜儻，知兵法，善畫，倪雲林亟稱之。吴王霸吴時，客潘元明所辟藩府，參謀親信用事，恃才傲物，人多嫉之。嘗騎馬過吴市，遇王止仲徒行，不爲下，以手招之曰：「王止仲可來我家看畫。」止仲尾之往，弗敢後。明洪武初，官濟南經歷，與黄鶴山樵王叔明契厚。叔明知泰安州，廳事後有樓面泰山。叔明張絹素於壁，興至捉筆，三年而圖成。汝言自濟南往訪，方共觀畫，適大雪，叔明欲改爲雪景，而難於設色。汝言沈思良久曰：「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叔明嘆絶，以爲神奇，題曰《岱宗密雪圖》，即以贈之。汝言後坐法死，臨難猶從容作畫畢，始就刑。著有《秋水軒集》，有句云「佳人擣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佳句也。志大才疎，卒罹於難，惜哉！

周砥

周砥，字履道，吴人，工詩善畫。兵亂，避地宜興，與馬孝常善，往舍荆溪山中。孝常爲治具泛舟，窮陽羨溪山之勝。有《荆南倡和集》。後歸吴，應吴王聘爲記室，從軍會稽。

朱吴軍入，被害。

高啟

高啟，字季迪，别號槎軒。以能詩名。初，居吴城東北陬。時饒介之仕吴爲參政，雅好文學，聞啟才名，召之至再，强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蓋以試之也。更限以「木、緑、曲」爲韻。季迪口占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緑。逾垣爲惜酒在罇，飲餘自鼓無弦曲。」饒大驚異，即留爲客，甚相契厚。當是時，啟年纔十六。吴王欲官之，饒因勸之仕，啟笑不答，避徙青丘而隱焉，號青丘子。明初篤召，修《元史》成，拜翰林國史編修，尋擢户部侍郎，懇辭致仕歸。適江夏，魏觀以國子祭酒知平江府，乃新吴王府舊址而遷之，堂宇完麗，視昔有加。啟以魏同在史館，爲作上梁文，有「龍盤虎踞」四字。明祖遣御史廉得其跡，大怒，遂執觀，械啟，並置於法死。或謂啟以「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誰來」語觸忌諱被誅。

魯淵

魯淵，字道原，淳安人。元進士。初任華亭縣丞，道經新安，爲徽寇所執，守死不屈。

逾年始得脱，後遷浙西副提舉。士誠稱王，聘爲博士。洪武初，召入禮局，力辭還山。卒。王原吉嘗贈詩云：「相期文苑傳，獨立義熙年。」

楊乘

楊乘，字文載，濱洲人，元江浙行省員外郎。因杭州陷，寓居松江之青龍鎮。十六年丙申，張士誠陷松江。七月十八日，遣所署官吴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乘遣人告曰：「吾廢處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經等如其言。乘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禰畢，復命酒飲。迨暮，起行後圃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夜分，自經死。彰德路同知章德爲之經紀，王逢作詩傷之曰：「翠羽無深巢，麝香無隱穴〔一〕。由來老蚌珠，淚注江海月。」又云：「遂罹池魚殃，遄被柳惠黜。」則其仕元時，已被逐高隱。末云：「結交卣卓閒〔二〕，遺言見餘烈。」蓋其二子亦士林所重云。

【校記】

〔一〕麝香，原作「麞香」，據王逢《梧溪集》卷二《過楊員外別業》改。

〔二〕卣卓，原作「卓卣」，據王逢《梧溪集》卷二《過楊員外別業》改。

欒瑞

欒瑞，士誠部將，因朱定家石牌，士誠命瑞戍之。至正十七年六月，俞通海率水師克石牌，遂降朱吳。

朱瓊　陳勝

朱瓊、陳勝二人，皆士誠通州守將。瓊官樞密院判，勝官元帥。至正二十四年，俞通海、張興祖等掠劉家港，進逼通州，二人皆就擒。

陳昧

陳昧，湖州總管。張天騏以湖州歸於朱吳，昧亦降。

王勝

王勝，士誠元帥，守南潯鎮。徐達既取湖州，引兵向姑蘇，勝迎降。

李福　楊彝

李福，行省參政，守吴江州。徐達引兵自南潯至州境，福以城迎降，知州楊彝亦隨降。

王立中

王立中，知松江府事。徐達攻蘇州，遣楊福、費敬直招諭之，立中即以城降。達令仍攝府事。

李天禄　戴元帥

李天禄，士誠樞密院同僉，守富陽。朱吴將朱文忠攻杭州，遣將略富陽，擒之。戴元帥，失其名，守桐廬，亦爲朱文忠所擒。

方彝　李勝

方彝，官員外郎，平章潘元明僚屬。朱文忠進兵杭州，元明遣彝納款降。李勝，佐元明守杭州者，亦降。

李思忠　衛良佐

李思忠、衛良佐，皆士誠紹興守臣。思忠官樞密同僉，良佐官總管。朱吴師狥紹興，二人遂以城降。

宋興　石清　汪海

宋興守嘉興，石清、汪海守湖州昆山。華雲龍、常遇春分兵攻之，均出降。

尹義　陳旺

尹義、陳旺，士誠命將兵迎拒朱吴師於湖州港口，爲遇春擊敗，俱被俘。

俞得全　張德義

俞得全，樞密同僉。張德義，樞密院判。王國寶攻湖州南門，二人與陶子實出戰，皆敗績。

鍾正　晉德成

鍾正，院判。晉德成，院副。士誠命守湖州之德清。廖永忠、薛顯取湖州，擒之。

戴茂

戴茂，樞密同僉。湖州兵屢敗，士誠遣茂與吕珍從五太子來援，屯兵舊館之東壁。遇春攻之，茂降。

李茂　李成

李茂、李成二人，援湖州，俱屯兵于城東舊館。朱吴兵築十壘於姑嫂橋。茂與成懼不敵，偕唐傑遁去。

甘院判

甘院判，失其名，引兵屯烏鎮。常遇春攻之，甘與徐義、潘元紹拒戰不勝，皆退走。

趙世雄

趙世雄，降將。士誠兵敗，闔户雉經，世雄與李伯昇決户入，爲抱解之。

蕭把都　馬麟

蕭把都，失其名，士誠使守濠者。朱吴公嘗謂其下曰：「濠州吾家鄉，士誠據之，吾雖有國而無家。」遣龔希魯潛往説蕭把都，蕭以城降。馬麟，官濠州知州，亦降。

錢富　唐英　蕭成

錢富，樞密院判，士誠命與徐義援淮安。義泛海遁，富爲徐達所俘。唐英、蕭成，皆官副樞密，與梅思祖同守淮安。徐達既俘錢富，英、成等亦降。

王成　李院判　吴聚

王成，官元帥，將湖北兵援泰州，徐達獲之。李院判自淮安來援泰州，遇春攻之，并擒吴聚。

韓謙　滕忠　周遇　蕭壽山

韓謙，士誠幕僚，後陞同僉樞密院事。滕忠，行省理問官。李伯昇攻諸全新城，謙、忠皆在行間，爲李文忠所獲。周遇、蕭壽山並官元帥，與謙、忠等并見獲。

宋興祖

宋興祖，爲士誠元帥，將兵侵長興，爲耿炳文攻破其軍，擒之。

答蘭帖木兒　真保

江浙行省右丞答蘭帖木兒，左右司郎中真保，皆元官，二人諂事士信，士信既奪達識帖木兒之位，二人仍其官。

神保大王　黑漢

神保，故元宗室，蓋依士誠居蘇。不任事，故亦不著官閥。姑蘇破，同俘至金陵。黑漢，恐是黑黑國寶。至正十三年，黑黑自常州移鎮徽州，遷官左丞。王原吉有贈別詩。士

誠據吴，羈留在蘇。逢集又有《奉陪神保大王宴朱將軍第》詩，鐵崖集載《送玉笥生往吴太府之聘兼柬國寶樞相賓卿客省》，則黑黑固張氏樞密矣。

錢萬户

錢萬户，失其名，自諸暨降於朱吴，尋歸爲士誠策，溪中築壩以瀞諸暨。紹興破，械至金陵被殺。

素實

素實，官元帥，士誠命將兵攻諸全，戰死。

錢輔

錢輔，士誠幕僚，官郎中，陞行省參政，分鎮淮、徐、邳。王逢有詩送之。後三州歸朱吴，輔不知所終。

夏、陸二元帥　花將軍

夏、陸等三人，俱失名，士誠以分水之敗，遣三將據分水之新城三溪，結寨以遏朱吳之師。朱吳將何時率兵擊之，斬陸與花，獨夏不知所終。

蘇同僉　陶元帥　宋貫　蔣英

蘇攻江陰，駐兵君山。朱吳將吳良、吳禎、王子名擊敗之。陶與宋、蔣俱被擒。

張德

張德，爲士誠梟將，常州之役以兵敗被俘。

楊文德

文德，泰興守將，爲徐大興、張斌所擒。

鈕津

鈕津，太湖守將。俞通海以舟師略太湖馬蹟山，津降。

李福安　答失蠻

李福安、答失蠻，皆士誠部將守長興者。打虎走湖州，長興破，福安等俱被擒。

蔣毅

蔣毅，義兵萬户也。耿炳文克長興，擒守將李福安等，毅乃降。

安萬年

安萬年，齊門守將。朱吴破城，不屈，死於城下。吴人爲之立廟北園。

邵榮　趙繼祖

邵榮、趙繼祖，皆朱吴將。至正二十二年八月，榮與繼祖部海船於二村港，謀歸士誠，

部下士密告。時榮已爲行省平章，繼祖爲參政。朱吴公令廖永忠邀飲擒之，數其罪。中秋夜，斬之聚寶門。

華元帥　沈萬户

華，諸暨守將。胡大海取諸暨，華胥遁，沈萬户以城降。

余堯臣

余堯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學著名，居會稽，爲鎮將吕珍羅致幕下，與有保越之功，薦剡交上，無意仕進，於越之桐桂里治圃結茅，署曰「菜邁」，劉基爲之記。既而入吴，居北郭，與高啟、張羽爲「北郭十友」。啟《送唐肅序》所謂「余唐卿自永嘉」，即指堯臣也。張羽《續懷友詩序》云：「予在吴城圍中，與余唐卿諸君游，皆落魄不任事，故留連詩酒，以此知其高尚云。」稱左司，疑在鎮幕時所授職也。

郭良弼　董綬

郭良弼、董綬，皆元舊臣。士誠延致幕府，綬尤任用，官行省參政。俘至金陵，隨例徙

濠。良弼本嘉定州教授，至正十三年修嘉定學，建燕居殿，易諸賢繪象爲塑。

蔣堂

蔣堂，字子中，爲嘉定州儒學。城破，不知所終。

丁仲德

丁仲德，豪民也。士誠據吴，奪崇明州印以歸，士誠遂僉爲州。

黄貴甫

黄貴甫，常州人。士誠欲取常州，兵未至境，貴甫爲内應，降於士誠。於是其州改爲毘陵郡。

陳謙

陳謙，字子平。士德兵陷姑蘇，有入謙室者脅其兄陳訓拜，不屈，刃其胸。謙以身翼蔽，俱遇害。謙平生著述甚富，兵後散亡，有《易解詁》二卷及《古今詩藪》十篇傳世。

趙儆

趙儆，松江通判。錢鶴皋兵起，儆驅妻子十八人同赴水死。

李棠卿

李棠卿，樂平人，至正間爲無錫州倉使。士誠攻無錫，棠卿懷印避草澤間。士誠以倉印故，購之急。棠卿度不能脱，遂遣人間道納之行省。尋被執，不屈，囚繫數日，死獄中。

盛昭

盛昭，字克明，歸德人，元淮南行省照磨。士誠攻陷高郵，以萬户告身招之。行省遣昭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士誠不聽，拘昭舟中。既而元兵逼高郵，士誠授昭兵使出拒。昭叱之，罵不絶口。士誠先剜其臂肉，而後磔之。

汪同

汪同，字仲玉。至正壬辰，集義兵捍禦鄉井，累官徽州府治中兼元帥。至正十七年丁

酉七月，爲鄧院判所得。二十年庚子六月，單騎往浙。士誠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悦，乃往淮安見史左丞，氣誼殊洽。史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見之，可也。」同往見李，恨相見晚。二十一年冬，拜淮南行省左丞。還，見李，李曰：「士誠非忠國者，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還淮安，史適與士誠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李爲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待中原事定，尋爲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蘇人，告於張，張得其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即士信。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留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及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況四平章我嘗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抵姑蘇，士誠即拘同問曰：「我何負於汝，而反？」同曰：「我之來以汝爲元太尉，今汝既叛，我豈肯從汝耶。」士信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爲别。同曰：「爲語平章，吾能死忠，不能爲無義生也。但我死，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十二日遇害，臨死不少屈。

江通海

江通海，士誠元帥，以至正十六年八月降於朱吳。

姜漸

姜漸，字羽儀，諸暨人，至正間僑居吳中。士誠據吳，起家淮南行省中書左右司都事。未幾，罷歸。日著書，無復仕進意。洪武初，徵爲太常博士。

高元善

高元善，士德幕僚，從參軍出爲杭州太守。陳敬初以詩送之云：「我曾記侯松雲巢，侯亦醉我芙蓉署。」亦風雅中人也。

鄔本初

鄔本初，官同僉樞密院事，與席帽山人善。士誠以文學徵之，出山。

秦約

秦約，字文仲，吳人。工詩，與陳敬初、張光弼諸人友。士誠據吳時官教授，陞博士，家崇明三沙。曾於太倉西渚之北作耕耨亭。

錢用壬

錢用壬，字成夫，廣德人，一云桐川人。甲寅科尚士第一名，授翰林國史院編脩，遷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守淮安歸，吳王擢太尉府參軍，又授按察司副使。後歸朱吳，歷禮部尚書。

韋清

韋清，江陵人，性强梗，好怒罵人，號爲「韋骨鯁」。張士信任江浙行省平章，奪臺印章。大夫普持印未決，清語曰：「大夫尚不能殉一印死耶？」時清爲察胥給事省中者。獨航海至京上書，不報。徒步回故里，落魄金陵市，以詩酒爲事。母死後，服道士服游五嶽，不知所終。

張昱

張昱，字光弼，居西湖壽安坊，即花市也。士誠屢徵不赴。賦詩見志云：「山中棋局迷樵客，溪上桃花誤釣船。」又謝張氏詩云：「中年頓覺壯心去，涉世頗知前是非。若使范

增能少用，肯教劉表失相依。風雲天上渾無定，麟鳳人間不受羈。殘夢已隨舟楫遠，五湖春浪一鷗飛。」又題蕉葉見志云：「一陣春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闌干。只銷幾個嘈騰雨，看得春光到牡丹。」自號可閒老人。

徐賁

徐賁，字幼文，其先本蜀之郯人，後居毘陵，元季徙姑蘇望齊門。士誠開府姑蘇，辟爲屬，不就，避之湖州，隱蜀山中。

趙汸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隱居東山。元季輔元帥汪同起兵保鄉里，同受士誠官爲江淮行省右丞，汸授江南行省樞密院都事。同被殺，汸避去。洪武初召修《元史》，書成不願仕，遂放還。有《東山集》。

王鑑

王鑑，字明卿，真定安平人。侍父宦居吴中，介然自處。游燕都，朝貴以茂才舉試侍

儀司舍人，鑑歛裳宵遁，隱居盤門二十餘年。士誠造廬訪之，嘗語人曰：「明卿高才，吾之益友。」其卒也，有司買山爲營葬於靈巖鄉之横山。

秦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從父。元至正進士，官至奉議大夫、行臺御史。會世亂，棄官寓揚州，終身隱居。

郭翼

郭翼，字羲仲，崑山人。少從衛培學，尤邃於《易》。士誠開府吳中，翼嘗上書曰：「明公仗馬箠下吳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令貪殘不䘏其下也。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乘時進取，則伯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樂，四方豪傑并起，明公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妃劉氏勸止。翼得亡去，歸耕婁上，自號東郭先生。著有《林外野言》。

劉節婦

劉節婦，海陵人，至正丙申從父渡江，居吳門。適吳王部將曹某，方數月，夫與朱吳軍

戰陣亡，劉氏不避艱險，躬至死所，求得其屍歸葬。欲以身殉，父不許。既而權貴人聞其美且賢，爭欲强委禽焉。劉氏截髮毁容，以死自誓，遂爲尼以終。

倉夫妻

倉夫妻某氏，吴人，吴城被圍，夫應募戰死。婦歛焚其屍，以絲裹骨，自抱投城濠以死。

梅氏

梅氏，廣平路總管浦源子玉田妻也。至正十六年，士誠破蘇城，氏匿民家，兵入，梅氏探懷中金與之，乘間赴水，水淺不得溺。兵以刃脅之，氏不爲動。後至者復欲鈎出之，力挽不肯升，兵怒以戈揕之死。高啟爲之傳。

后載妻

后載妻，失其氏。載爲郡吏，至正十六年行役京口。張氏兵陷蘇城，乃屬子女於姻家，謂所親曰：「吾夫遠役而罹此大變，或不幸被强辱，雖欲死不可得，寧損吾軀以全吾

志。」遂赴水死。

擔夫婦

擔夫婦，失其氏。夫爲擔夫，至正二十七年充戰士死。婦號泣城下得其屍，解衣拭之，斂於棺。哭盡哀，既焚收骨，裹以帛，仰天大慟，遂抱骨投水没。

吴王張士誠載記卷四

泰縣韓止叟鑒定
旌德任致遠述

附編

附考

《消夏閒記》載：顧仲瑛[一]，名德輝，讀書好士，富甲江左，居正義馬鞍山。偶入崑邑署，見大漢荷校，詢之，答曰：「吾鹽梟張士誠也。」顧壯其貌，勸其改過，張首肯，顧保釋回。士誠居顧家半年，忽謂顧曰：「欲借銀一萬貿易。」顧與之。未幾游西湖，見士誠以扇遮面，如乞人狀。顧呼與之坐，問其故，則曰：「資本不充，一時費盡，羞見故人之面。倘再販私，累及保人，甘爲乞人而不辭也。」顧詰其必得若干而後可，士誠曰：「需十萬。」顧

慨然如數與之。詎知士誠招集亡命，據平江，自稱吴王云。考士誠起兵前，未聞有至江南之事，他書亦無載此事者。吴寬《平吴録》稱士誠少有膂力，重遲寡言，市鹽，諸富家多易之，每肆陵侮，或負其值不償。弓兵丘義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即與諸弟及李伯昇等殺義並素所陵侮者，自度不可已，乃謀起兵。他書所言，皆與此類，烏有未起兵前已因販鹽爲崑山所縶，又因折閲而至西湖復見顧仲瑛耶。

《庭聞州世説》云：泰謡「青蒲角上曹皇后」，曹后從無聞。當是淮張，然淮張劉夫人，不聞曹也，云云。考元至正二十三年士誠自立爲吴王，尊母曹氏爲王太妃，泰謡稱「曹皇后」，當指士誠母無疑。卒葬蘇州盤門外。朱吴軍進攻蘇州，嘗戒將士勿侵毁其墓。及蘇城破，天台王澤弔以詩，有「風雨明年寒食節，麥盂誰灑太妃墳」之句。清汪鈍翁《吴中感懷詩》云：「蔓草自荒丞相府，故碑誰識太妃墳。」皆指此太妃葬吴，明矣。「青蒲」殆指太妃生長處而言。

《吴風録》載：明正德中，吴中古墓如城内梁朝公主墳、盤門外太妃墳俱遭掘發，獲殉葬古器無數。則太妃墳於正德中已被發掘，今吴門橋堍之墓已非其舊矣。

吴王之死，傳説異辭。或謂明祖杖之於竺橋，縊殺之，焚瘞於石頭城。俞本《紀事録》亦嘗言之，然不言其墓所在。據陳氏《秣陵集》云：「龍翔寺張士誠墓鎮以白塔並鐵爐。」

《客座贅語》云，塔即寺中物。考《白下瑣言》，謂士誠未葬此。按《明祖實録》云，徐達遣人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駡之，上欲全士誠，竟自縊死。是吴王未嘗被杖殺於竺橋也。蘇城破日，王拒户自經，未果死，逮被執送金陵，絶食求死，終復自縊而死，年四十七。《吴中故語》云，吴民尋其骨，歸葬於蘇之茶山，并立廟歲時饗祭焉。又據《吴縣唯亭志》載，張王墓在斜塘。新修《吴縣志》亦主此説。王凌霄君親往查訪，出葑門，過黄天蕩、瀆墅湖、金雞湖，至斜塘，約二十里，而近有張吴王墓，土人無不知之。墓係一土墩，西南向，西有廟，土人稱爲張王廟，一云城隍廟。此或諱言之而託名於城隍耳。又據《梵天廬筆録》言，張王至金陵，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明祖呵之曰：「曷視我？」張王答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爾何爲？」明祖以弓弦縊殺之。假使屍骨爲明祖焚瘞，安能歸葬於斜塘哉？《上江縣志》載，張王縊於竺橋。一云生埋，以大香爐壓其墳，至今以「大香爐」名其地。葉來青君云，該志所言恐不可信。

張士德被擒於朱吴，諸史所紀年月多舛誤。《明祖實録》謂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七月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明祖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然陳基《舟中望虞山》詩則以爲：「楚公士德死，元廷追封楚國公。」身「將樓船」、「百戰捐軀」之地。基身

在士德幕中，是詩作於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當爲無稽之言。考宋文憲《鑾坡後集·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無錫、甘露諸寨。以武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爲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此碑，其屬辭鄭重，於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似有意欲疏通證明之者。又如無所援據，安得輕以武寧之功狀移於武桓碑？《實録》七月擒士德，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國初事蹟》謂士德母痛失其子故也。夫吴王既失其弟，母又痛其子，聳懼求和，吴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二〕？朱吴王之復書但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士德既被擒，其復書又何以隱匿不言？《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走之。《輟耕録》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考之，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夫何有常州被擒之事？《元史·順帝紀》、《達識帖睦邇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承制，令周伯琦招諭之，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朱吴軍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吴王納款已逾一年，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按《達識帖睦邇傳》：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復陞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其曰「尋」者，則其事在旬月間，明甚。《元

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爲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廷之詔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款之事已定。《實録》既誤記士德被擒於前，又不欲泯其主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考《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於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於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譌也。又考《實録》：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武桓碑》紀攻常熟在丙子，《實録》紀在丁丑，相去僅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云徐達取常熟，不言武桓，以武桓方領軍先鋒，聽達調遣，故没而不書。

張士德死後，王逢之詩謂士德返葬於崑山，元廷有「楚國公」之贈。楊維禎詩所謂「先寫新封楚國碑」是也。按《實録》載士德被誅，而《國初事蹟》云不食而死。今考陳基祭文云「能厲聲罵賊而不能食不義之食」，則以爲不食而死者是矣。

蘇州七姬墓，乃吴王婿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紹妾也。七姬殉節事，具見張羽所撰《權厝志》。《堅瓠集》謂潘元明名元紹，爲僞吴行省左丞。不知元明爲元紹之兄，以平章守杭州，非官左丞。《堅瓠集》合爲一人，誤矣。及朱吴將李文忠攻杭，元明納款出降，是至正

二十六年十月事也。史稱是年八月，吴王朱元璋命徐、常規取平江，士誠遣吕珍、朱暹及五太子屯城東之舊館。其婿潘元紹屯烏鎮，爲珍等聲援。達兵乘夜擊元紹，元紹遁去。九月，右丞徐義與潘元紹以赤龍船兵屯平望，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十月，遇春攻烏鎮，徐義、潘元紹敗走。次年丁未九月八日，平江破。而七姬之死，在丁未七月五日。史又稱平江破，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諭士誠降，又令潘元紹共曉之，反覆數四。計元紹降朱吴，當在平江未破之先，七姬既死之後，此確鑿可考者。然事屬兩年，一在杭，一在蘇，安得牽合爲一人耶？

《泰州志·李伯昇傳》：伯昇初與士誠同起，士誠據姑蘇，以伯昇爲江浙行省平章守湖州。徐達攻湖州，伯昇固守。達以降將吕珍徇城下，乃出降，太祖仍其官。洪武元年，進中書平章同知詹事院事征陝西。二年，大行封賞，世襲指揮僉事。五年，命爲征南右副將軍，討靖州蠻。十三年，命守漳州。未幾召還，卒。考《明史·張士誠傳》，李伯昇仕士誠爲司徒，既降，命仍故官，進中書平章同知詹事府事，嘗將兵討平湖廣慈利蠻。又爲征南右副將軍，同吴良討靖州蠻。後坐胡黨死。據《明史》，則伯昇固未得以功名終。按：惟庸之獄，在洪武十三年，《志》稱命守漳州，未幾召還，卒，正在是時。然《志》文未明言伯昇坐胡黨而死。而《吴中故語》云：明兵圍平江，久不克，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者，遣人至

軍前納款，城遂陷。李司徒至金陵，命以鼓樂迎導，游城三日。意謂必得重賞，乃竟正丁公之戮焉。據此，則伯昇於投降後旋被誅死，並非後因惟庸獄從坐也。以上三説記載互異。《退庵筆記》云：余以爲楊氏楊循吉《吴中故語》。稱，平江破後，尋戮伯昇於金陵，其説近是。至謂平江之陷由於伯昇納款，則不然。何也？徐達兵破平江，在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伯昇於二十六年先以湖州降，安得復在平江圍城中遣人送款軍前耶？此不待辨者也。圍平江急，時伯昇知士誠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説士誠降，士誠不報。當是時，伯昇樂爲太祖用。及城破，士誠自縊，伯昇遽前抱持之，舁之舟中，送建康，蓋欲生致以爲功。伯昇其不忠於士誠，亦甚矣，故太祖始受其降而卒正其罪。考伯昇以至正二十六年降於朱吴，於時湖州餉饋不繼，外援斷絶，非得已也。退庵謂，是時伯昇樂爲明主用，解救吴王，使不得死，蓋欲生致以爲功。夫伯昇既欲生致吴王以爲功，則當平江圍急時，又何必遣客説吴王使降耶？幸吴王不報，設吴王果善客言而降，伯昇寧不爲計太左耶？退庵又謂明祖以伯昇不忠於士誠，故始受其降，卒正其罪。此説尤可疑。當時降者奚止伯昇一人，朱吴王於諸降者不加之罪，夫何惡於伯昇，獨加誅戮？且不戮之初降時，乃於平江破後而始殺之？可見伯昇之死，必非初降時。正史謂坐胡惟庸之獄，固無疑也。《群雄事略·胡惟庸事略》中，及《招示奸黨録》諸招記之綦詳。

《退庵筆記》謂泰縣東山寺供張王像，像後爲磚臺，上供三女像，劉妃其一也，餘二像無考，云云。按：《琅峰遺稿・張吴王傳》云：夫人梁氏出於泰州名族，有仁德。《蘇州府志》云，康熙十一年，吴民於舊王府基南掘地得碑，高三尺强，上刻郭妃墓識者，知爲張王妃。據此則吴王有妃三人，東山寺塐像知即劉妃、郭妃、梁妃。蓋塐像者，初非無所本也。

按：吴王三妃，東臺袁伯勤氏據偶像一一指其姓氏，而《梅圃餘談》則稱吴王又娶沈萬三女爲妃。江山劉子庚氏詞稱「豆粉園之竇妃墓」，亦即吴王之妃。然則吴王固不止三妃矣。

吴王有養子二人，一曰辰保，一即所謂五太子者，本姓梁，後降朱吴。又有二子，亡其名。《明祖實録》云：士誠有二子，皆幼，城將破，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二子逃民間，不知所終。考《金姬傳》，二十六年，士誠謀取江陰，久未得逞，感金姬之言而卜之。其夜，劉氏夢姬對劉泣曰：「國家舉事大錯，天意已不在主公。」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妾受夫人恩深，有不測，當陰庇之。」劉氏私心憂懼，祕不敢言，遂預召姬母厚撫之。明年，士誠兵敗，城將陷，劉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各給銀三斤。姬母匿兒民家，舍月餘，嚴稍解，乘間馳至湖村視姬墓，復自福山渡江還章丘。二子長，遂冒李姓，亦不知有張也。洪武之末，其季領山東鄉薦，將赴都下。母戒之曰：「京師平字街南官房口有一盲母，年殆

八十餘矣，汝可密訪求之，勿令人知。」兒奉教，就夜潛入其家，母盲不能視，隔屏問曰：「客從何來？乃夜入此。」兒答曰：「我章丘李氏子，吾母金夫人寄聲問起居耳。」母遽起，捫其面，連拔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蓋母即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託孤者也。明日，兒遂稱疾還鄉里，其子孫至今編籍章丘云。據此則吴王有弟三人，外復有姊氏矣。其子二人，以潛匿民間得免，後遂冒姓章丘李氏。《棗林雜俎·智集》亦曰：張士誠遺裔爲章丘李氏。初敗時，乳母遺幼子而逃，冒李姓。證以《實録》所載，則劉王妃實有二子逃匿民間，而《金姬傳》、《棗林雜俎·智集》均詳載原委。當時國家初亡，二子年幼，韜晦匿跡，冒姓他氏以終。《實録》官書，故莫由知悉然。章丘李氏今無聞焉。而南通周氏亦吴王之後，至今傳十餘世，其族有千餘家，禋祀稱盛。考《琅峰遺稿·張吴王傳》云：王既殁，舊將周國俊，爲海鹽人，與趙、姚、廉三將奉梁夫人暨六歲子自閶門匿出渡江，棲於通州。從國俊爲周氏，名確，字伯堅，族藩衍至千餘家。《琅峰遺稿》著者周宏爔，即吴王十七世孫也。又曰：王更有二子，避出他所，爲虞、吴二氏云。由以上觀，則姓章丘李氏者，爲劉妃之子；姓周氏避地南通者，爲梁妃之子。然則吴王後嗣不止一姓，同匿民間，均免於難矣。按周宏爔《遷通易姓記》云：「田生由是就義，恥作其降王；箕子因而出奔，幸存夫宗祀。我二世乃遷於通州，更姓氏，易張

爲周，傳余凡一十七世，距今已四百餘年。」嗚呼，君子觀於吴王之後，終以南通周氏爲能世其家焉。按光福鎮府姓亦稱系爲吴王之後，然無譜，不可考，可信。

張吴王既殉國，有周、趙、姚、廉四將奉其配梁夫人與遺孤避通州，王嗣即襲周姓。奉王禋祀，且範象祠四將於城南嶽神廟。右像烏巾繡袍，奕奕有生氣，而最左像則青面朱髮，若疫神。清季，嶽神廟改圖書館，祠亦隨毁。

至正十八年十月甲戌，徐達、邵榮攻克宜興，廖永安率舟師擊吴王衆於太湖，乘勝深入，與吕珍戰，爲珍所獲。考《實録》，永安率舟師深入太湖，遂爲所獲。或謂吴王攻安吉時，永安與戰太湖，被獲，誤也。永安於二十六年七月卒於姑蘇。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陳基參張士信軍於淮安。八月，發吴門，弔徐節孝文云。九月，基與錢用壬同參平章吴陵公軍事於淮陰。冬十月望，戎事甫解，嚴率僚友謁節孝之墓。基與用壬向參佐士信鎮杭，此云參軍於淮陰，則士信又嘗出鎮淮陰也。趙君用以丁酉冬據淮，己亥七月爲趙繼祖所殺。則吴王取淮，當在亥子之間。是年八月，蓋以史椿守淮安爲左丞，徐義誣有異謀故也。

考至正二十三年安豐之役，吕珍先將兵往，而張士信率兵繼之。陳基集中《癸卯二月官軍發吴門》諸詩，皆紀安豐之師。《月山叢談》云，癸卯春，士誠遣其將吕珍爲前鋒攻安

豐，而自以大兵繼之。誤以爲吴王親行，非也。

袁吉人編《耐庵小史》云：施耐庵，白駒場人，與張士誠部將卞元亨友善。士誠初繕甲兵，聞耐庵名，徵聘不至。士誠造其門，見耐庵正命筆爲《江湖豪客傳》。士誠曰：「先生不欲顯達當時，而弄文以自遣，不亦虚縻歲月乎？」耐庵遜謝，以母老妻弱、子女婚嫁未畢辭之，因避去。其孫述元應士誠聘至麾下，奉令招募，因見士誠驕矜，亦逸去。

《讀史方輿紀要》載，江陰故城於至正十四年爲士誠將黄傳所據。又三年，明師克之。按：張士德於至正十六年二月始得平江，據江陰在十六年。其失江陰，則十七年四月也。

錢鶴皋後裔，今日實爲浦東莊氏。相傳錢氏爲常遇春所敗，鶴皋與其徒黨悉遭駢戮。錢之長年浦東人莊某，挈錢之子遁往浦東。錢子遂認莊某爲義父，改姓莊。其子姓繁衍今日，散處上海，川沙、南匯有數十百家，皆錢裔也。又傳，錢子一足六趾，今日莊氏之爲錢氏後裔者，多爲一足六趾云。考此説見《棗林雜俎》中集，不識錢氏後裔今日果爲一足六趾否。按方今科學家對於後得性(Acquired character)遺傳與否問題爭論不決，然實驗結果，「後得性之不能遺傳」説頗占優勢。但如錢氏一足六趾之傳説，殆亦傳聞之訛歟。

《退庵筆記》云：泰縣海安西寺側有大土墩，俗名駙馬墳，相傳吴王張士誠婿葬於此。乾隆間寺僧若水培以土，墩益大，樹石碣題曰「吴駙馬墓」。或曰：「此僞吴事，子何爲

者？」僧大沮，毁其碣。考吴王壻潘元紹死，爲朱吴王投其首於溷中，安得歸葬於泰耶？

常熟縣有金雞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爲吴王渡江，金姬死，權厝於此。然不知姬訛爲雞，人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爲雞，時夜鳴其上云。

《梵天廬筆録》云：蘇人於七月三十日燒地藏香，實非祀地藏而祀張士誠。蓋士誠字九思，終於七月三十日。蘇人哀之，每届是日，焚香膜拜，謂爲燒久思香。至今七月晦日，民間猶以棒香遍植庭階，六百年來未嘗間缺。明洪武間，太祖聞其事，疑之，敕有司遍詢民間。民漫應曰：「我儕小民，敬禮地藏菩薩，固無他也。」有司上其事。此猶三月十九日之太陽生日，實爲明思宗煤山殉國之日，遺臣故老痛念君恩，托言以避指目耳。考士誠小字九四，明祖嘗以此呼之，非九思也。《群雄事略》載：士誠於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乙丑至建康，自縊死。七月三十蓋士誠生於是日，而非終於是日，不可不辨。

《梵天廬筆録》又載：吴俗以冬至前一日之夜謂之冬至夜，次日冬至謂之冬至朝，相傳其俗始於張士誠。士誠以冬至不宜當日宴賀，於先一日置酒高會，乃得迎陽。民間至今相沿成俗。

蘇州大石頭巷口有駙馬府井亭。民國癸亥，吴肇榮題額，其文曰：吾里白馬寺建自五季，至元末數椽僅存。平江王失敗，駙馬暨眷屬投寺井殉難，吴民乃私祀駙馬於此。迨

清初，始上聞，追封顯聖明王，列入祀典，每遇旱潦疫癘，輒邀靈佑。乾隆初，就盤溪另建新廟，改爲駙馬行宫。道光間，里人捐資修整，廟貌奂然。後經兵燹，棟宇摧落。光宣間，曾兩加修葺，今復荒蕪。里人恐遺跡就湮，祀事不彰，乃又集貲以新之，敬爲之頌曰：赫濯威靈，彰忠報德。大石巷中，是爲故宅。觀瞻一新，焕然丹碧。小築短亭，長護魂魄。亭邊憑弔，留連過客。遺骸安在，此留遺跡。是廟是井，神靈憑式。凡我里人，感被遺澤。猶有七姬，同時殉節。權厝有志，以昭忠烈。試訪廟址，摩挲殘刻。潘氏故園，任蔣橋側。噓嗟乎，安得使學士大夫群相保存於千百載下，永馨香而留翰墨。按：潘元紹死於金陵，隆安公主自經於薪橋，即七姬之殉，亦皆自經，何以云駙馬暨眷屬投井，又何以有顯聖明王之封？但吴民憐之，故樂述其靈異如此。

蘇州官庫巷有司徒廟，光緒二十一年謝家福撰有碑記，其文曰：元棄天下，離析分崩。乾坤擾攘，民無所寧。有明崛起，掃薙群雄。讀史者徒侈，天命有歸，兵不血刃。不知兩遭兵燹，吴民更生。繄惟朱神之德，聞諸故老。至正十六年二月壬子朔，張吴師次城外。神慨然曰，民苦苛政久，重以師旅，將無噍類。歛兵束伍，逕下齊門，撫綏氓庶，耕市無改。既明師至，困守逾年，糧絶城陷，身以死殉。臨危之際，馳檄明師，戒勿屠民，民以無死。時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八日辛巳也。吴民德之，奉爲土穀。考諸群志，朱司徒廟在

官庫巷，明洪武八年知府王興宗建，名諱、事蹟一不相及，亦無廟碑可徵。司香火者僅傳，神諱亮宗，官司徒，封萬户侯，主大金鄉土穀云。元、明不以司徒名官，張吴及明不以萬户官營衛，是司徒者，張吴官屬。至正十七年，張吴降元，叙其官屬有差，神蓋「受職萬户曰侯者，後人尊之」之辭，與夫張吴將佐朱氏著籍者，有平章朱英、驍將朱暹，而神之名不顯，我甚惑之。然自明迄今歲六百，廟貌重新，家户户祝，以視廁名青史，卒無稱道之者，得失爲何如哉？世有受國厚恩，身膺疆寄，時非元政之不綱，事異群雄之割劇。喪顔失志，降敵事仇，此尤天下之罪人，神所必殛。過是廟讀是碑者，當憬然於保民報國，義各有當，報功崇德之心，其亦油然生乎。若夫程工歲月資給姓氏，具列碑陰，兹不贅。按：張吴將校，無朱亮宗其人，而碑文述故老相傳，鑿鑿如此，不知所據。

蘇州報恩寺石堪，鑴殿宇、人物、旌旗、甲馬甚精，而無款識。舊傳孫權時造，後人題「赤烏垂蹟」四字。《吴門表隱》稱爲沈萬三所造，近時金松岑氏以萬三於吴王不能無香火緣，此堪必造以頌吴王功德，後此懼禍，刬其款識，因著《報恩寺石堪造像索隱》，繁徵博引，其説甚辯。按：《梵天廬筆録》載《梅圃余談》稱，士誠娶萬三女爲妃，則金氏所言香火緣者，非無因也。

蘇州報恩寺石堪造像索隱

吴江金天翮 松岑

《説文》：堪，土突也。凡以斤鑿施於石而造像設者，南北朝人亦謂之堪，後轉爲龕。報恩寺有堪，鑱殿宇、人物、旌旗、甲馬殊瑰瑋，上層當碑額處磨刮無字。此堪向不見著録，論者以寺爲孫權母吴夫人建，遂定此堪爲赤烏故物。權既霸有江東，其良相猛將臨朝夾侍，百蠻琛贐，輂致於吴會，乃刊石以張之，如古王會圖之制云。案漢刻石之傳於世者，有孝堂山畫像，稍後有武梁祠畫像，皆平鐫，甚樸拙。孫吴當漢末，不宜遽成立體，且精巧華美若是。其制度如冠服，如扇，如華蓋，如旛，若旗，至古當在唐宋朝，史可證也。欲證史，先徵堪。

堪列正殿一重，檐陛三重，幞頭衷甲龍衣一人坐，幞頭補服陪坐左右二人，東西兩楹間各有案施圍焉。案各二人坐，有壺觴肴核之屬。殿左右有若廡者，南向各坐二人，其最西者冠如弁，鋭其巔。殿之前陛五重，有夾殿，各南向，弁而坐者各三人。殿飛檐鴟吻瓴甋備，夾殿之南闌楯皆石，陛五重，亦闌楯夾之，旁列甲騎，旌旄似三角者。中立寶馬作盤旋勢。蠻服者二，舁寶自西南歷級升庭。列寶座，設兩瓶，實以珊瑚碧樹。中陳者疑一小塔，稍進，一巨瓶安於地，亦實以寶。蠻服者或蹲或僂，或若指揮舞蹈者，如干人中坐者。

後有二人掌扇，餘人皆有後衛。兩廡之後又有旌旗甲士，而殿後高處十二人駢肩立，雲起東隅，繚繞布足下，背立七纖亭亭。或曰仙也，仙者宜星冠羽衣，兹乃常人服，或曰奉先殿之遺意也。然而植立於雲表，不如孝孫之端冕而坐，何故哉？（右方石廣約二寸，袤一尺，疑爲題字，已刓去。）

《夷考制度》：《新唐書·儀衛志》，太宗嘗以幞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用兵，采古制，爲翼善冠自服之。翼善冠，制不可見，翼，疑即翅也。《後漢書·輿服志》：文者長耳，武者短耳。注：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耳亦翅也。太宗所謂采古制者，采諸此與？《遼史·輿服志》：皇帝翼善冠，五品以上幞頭，亦曰折上巾。《新元史·輿服志》：幞頭有軟角、交角、花角、舒角之别。舒角者，《朱子語録》謂以鐵綫張之，初惟人主得裹，後來藩鎮皆僭用，至明遂爲宰相之冠矣。扇，古以雉尾，隋唐間始用繡。《宋史·輿服志》：或繡雉尾，或繡團龍、雙孔雀雜花。然宋雉尾扇其形方；元制下方而上橢，獨朱團扇、青瀝水扇形乃作圓，考之圖則皆微橢也。蓋，古無瀝水蓋以擎雨。瀝水者，蓋之圍也。驗之武梁祠畫像，驗之南北朝造像而信。（棲霞山隋舍利塔刻《釋迦受樂圖》，曲柄蓋，無滴水扇，則與此碑同。）《宋史·輿服志》：有花蓋、導蓋，赤質如繖而圓，瀝水繡花龍，親王以青繒繡瑞草。《元史·輿服志》：華蓋，圓頂隆起，赤質，繡雜花雲龍，上

施金浮屠。導蓋緋羅瀝水，繡龍。朱纖，制如導蓋而無文。古旂常旟旐，其制皆方，無三角者，獨《新唐書·儀衛志》有三角獸旗隊。《新元史·輿服志》亦載三角旗。（宋畫院繪黃鶴樓、滕王閣圖，船檣之小旗皆三角。清内府藏元畫《宮中游戲圖》，旗無不三角者，蓋此制起於唐宋之間。）若明仇英繪新安汪楫《列女傳圖》，其旌蓋儀仗雖周秦，皆取宋元制。考訂名物之學，本不足與語文墨之士也。

然則斯堪也，世代究何屬？曰，請再徵諸弁。《後漢書·輿服志》：皮弁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鋭，以鹿皮爲之。行大射禮冠皮弁。（宋聶崇義《三禮圖》，弁狀甚醜，不足據。）夫韋弁所以親軍事，其制蜕而爲冑。冑者，弁之踵事而增美者也，後世稍簡易矣。上有纓簷垂於後，巔鋭，所以避矢石也。遼、金、元起塞外，尤習於戰。《遼史·輿服志》：臣僚戴氈冠，金花爲飾。《金史·志》：巾之製，以皂羅及紗，上結方頂，貴顯者於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謂之頂珠，此正滿州之國服也。新、舊《元史》：戴質孫四時服，有七寶重頂冠、寶頂金鳳鈸笠、珠緣邊鈸笠、白籐寶貝帽、金鳳頂笠，總之同於滿俗夏日之禮冠云耳。胡帽舊無簷，世祖射，苦日光眩目，宏吉剌后爲益前簷（《后傳》）。今《列女傳》仇英所繪蒙古人，帽皆有簷。夫有簷者，冑制也；無簷者，弁制也。中土不用久矣，遺留於塞外。故斯堪之像，其冠卑鋭如弁者，皆元制也。（元王惲《承華事略》無圖，圖補於光緒中葉，元

裕宗及張九思所戴之冠，與此堪無二。）

復次中國古制，衣皆侈袂，此堪獨窄袖。遼皇帝服有紫窄袍、緑花窄袍。《金史》謂之窄紫，稍侈者曰展紫。《元史》亦謂之窄紫，弓馬之俗，愛其便也。補服不見於前史《輿服志》，《元史》謂之方心，至明而大備，有仙鶴、錦雞、孔雀、雲雁、獅、虎、熊、貔、彪諸等威，斯堪像皆窄袖，侍坐中有方心者。故以冠服儀衛種種制度考之，斯堪之彫刻當爲元代，斷斷無疑。

然則堪之造像既爲元代矣，其所肖者果何人與？抑所指爲何事與？吾嘗反覆群書搜其故而不得，卒乃恍然曰：「此淮張之遺製也。」士誠起兵高郵，渡江襲據吴，立省院百司，開弘文館招學士，擁有江南財賦之地。至正十八年，元主以天下兵起，使尚書伯顔帖木兒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徵其糧穀。使來，士誠設宴以饗使者，詩人楊廉夫與焉，即席爲句曰：「江南處處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龍衣御酒，事見史，使者爲伯顔，及廉夫詩句，見戴章甫《濯纓亭筆記》。）然則此堪所刻幞頭衷甲龍衣而中坐者，非士誠乎？設席兩楹間，非楊廉夫賦詩之日，伯顔尚書頒詔之辰乎？宴天子之使，何以不陪席？曰，彼自以爲南面王，豈能與使者爲賓主。然且刻石以誌其榮，則其臣下佞諛之徒爲之也。吴俗之士誇而好文，彼讀《三都》之賦：吴王將爲具區之

狩，烏滸狼晾，儋耳黑齒，咸來扈蹕；拔距投石，猿臂骿脅，群稱猛毅。乃師其意，而陳甲卒旌旗於殿陛，昭其武也。獻寶之蠻，貢馬之使，眩其富也，非真吴之聲教能遠迄於九夷八蠻者也。立於雲際者，何如人？此弘文館之學士也。十八學士登瀛洲，此焉仿之，蓋自以爲仙者之流矣。（明詩人楊基、徐賁皆曾爲士誠客。）

陽曲申兆定跋《孝堂山石室畫像》，言諸家金石書載李剛、魯峻、武氏皆有石室，大都雕刻故事及其人所歷官職。此畫像中騶騎、武卒、大車、屬車、鼓車、儀衛，甚都麗，雖無題識，意者即爲墓中人實録，未可知也。阮文達深韙是説。吾今以斯堪儀衛制度而定爲元，以中座者之龍衣，兩楹間之享賓，而定爲至正十八年元主徵糧士誠故事。元制，蒙古人及見當怯薛諸色人不得服龍鳳，文職官除龍鳳文外，渾金花、金答子、雲袖帶襴、六花、四花，聽今以龍衣賜士誠，不啻以南面稱孤之禮寵之也，於是群臣相與刻石頌功德也。

然則《吴門表隱》以爲沈萬三所置者，非歟。（《表隱》爲長洲顧景瀾震滄輯，今存傳鈔本。其言曰，石家堂在北寺山門左，四層深，鑿神像，元沈萬三所置。）曰此非家廟之龕也。萬三，名秀，籍吴江周莊，富甲天下，其貲相傳由通番所得（《吴江縣志》）。而楊循吉《蘇談》則言富人陸德原貨甲吴下，暮年對其司會者二人以資歷付之曰：「吾産皆與汝，惜爲汝累耳。」德原遂爲黄冠。司會者其一姓葛，名不傳；一即萬三也。萬三家世不通顯，

安能刊像以華其祖？惟金陵之城三之一爲萬三所築。則士誠據吴會，或與萬三不能無香火緣。此堪雕鏤精，高價良工乃能舉厥事，意萬三於此或有力與。至堪之所以没字者，則以明祖既平吴，有天下，刊是者懼禍，則相與刓其款識，磨礱其額，以滅厥跡。傳至於今，乃勤我輩之索隱也。

堪高營造九尺五寸六分二，廣四尺五寸六分九。坐若、立若、行事計一百十有八人。向立於天王殿左，今寺僧移於内，覆以亭，護以鐵闌。余以考訂而往爲次七，著爲文，以質遠近嗜奇躭石刻之士。苟有違失，願得而糾之焉。

【校記】

〔一〕顧仲瑛，原作「顧正瑛」。

〔二〕了不置喙，原作「了不置啄」。

附志

杭州西湖書院，南宋太學故址也，書庫藏板帙甚夥，年久缺失。潘元明任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樞密院事，特命陳基、錢用壬董其役，鳩工鳌補。所重刻者經、史、子、集，以板計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計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繕補各書，以板計一

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計三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計一千三百有奇，用木以株計九百三十。書手刻工以人計九十有二。陳基《夷白齋稿·西湖書院書目叙》。

杭州西湖北山精忠廟祀岳鄂王，歷久寢廢。至正六年庚辰，郡經歷李全力新之。十九年己亥十二月，朱吴軍攻杭，自冬及春，百計圍攻不利，縱兵四掠燒民居，發塚墓，廟復燬。三月辛丑，行省平章政事兼樞密院事張士信力戰卻之，即故址作新廟。經始於二月一日甲子，落成於九月一日辛酉。爲立碑紀其事。陳基《精忠廟碑》。

《金佗粹編》紀宋高宗時事。張士信鎮杭時，命斷事官經歷吴郡朱元佑重刻，陳基爲序述其事。《金佗粹編序》。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僞。號之製作，畫爲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内一「府」字，以印加「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謡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輟耕録》。

里巷相傳，士誠未起兵時，在草堰場某寺，夜見十八鼠銜尾，偷竊佛前長明燈之油，因思人奚不如鼠，遂與十八人起義。東臺錢又東述。

平江承天寺初蓄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江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

黠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歷曰明。時由淮渡江，攻破平江，即承天寺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即以僧所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數乎？《輟耕録》。

平江承天寺遭回禄，殿宇一空，僧悦楚南來住持，施財者雲集。遂大興土木之工，金碧殊有加於昔。或勸題梁，悦不從，曰：「當有俗人來暫居。」悦陞領徑山，卒。高郵兵攻破城，張士誠據以爲宫，佛像悉毁壞，銅觀音鑄爲錢。既降作太尉，别造府。越四五年，復爲寺。《輟耕録》。

張士誠所據王府即吴夫差宫，乃舊平江路治也。西近天王寺，寺左有一老嫗，以浣衣爲生，嘗遣使諭之曰：「娘娘每早厭聞搗衣聲，須移向稍北。」然亦不苦逼。今其子孫尚居舊地。《明良記》。

王府基在卧龍街東，元末張士誠太尉府蘇郡治在西橋館西，衛治在西橋館東。又東，則士誠故宫址也。郡守魏觀不欲居衛下偏，乃新士誠舊址而遷之，堂宇完麗，視昔有加。《蓬窗類記》。

明祖平吴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與孝慈議，因言魏觀可守；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爲武衛。明祖如其言。魏守欲復府治，兼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謂「興滅王

之基，開敗國之河」，蓋舊治先爲士誠所處，而臥龍街西淤川即錦帆涇故地也。明祖大怒，遂置魏觀極典。高太史啟以作《新府上梁文》，有「龍盤虎踞」語，截爲八段。《九朝野記》。

四飛山亦曰陽山，産白墡，膩滑精細。張士誠取之作階面之飾，和以脂膠，光而不變，有水雲、白雪、浪花、玉麟墀等名，各以形製名也。《玉芝堂談薈》。

蘇州城淤川，張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此，列妓女於上，使唱《尋香采芳曲》。高太史啟詩云：「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宫蕪。窮奢畢竟輸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遂名其處曰錦帆涇。今府治衣帶水是也。《蘁（一）起雜事》。

案：錦帆涇，即《蘇州府志》子城濠，相傳吴王於此張錦帆以游。見《蘇州府志》，其名不始於淮張也。

至正十六年二月壬子朔，張士誠改平江路曰隆平郡，常州曰毘陵郡，湖州曰吴興郡。《元季伏莽志》。

張士誠父墓在丁溪場九龍口，稱爲張王墓，小海人謂王墓，有異，補鍋匠率取墓旁土供補鍋之用，鍋不滲漏，亦一奇也。又有駕勝河在丁溪場中，爲士誠十八人起兵時所開。又有軍舖河在丁溪場西，爲士誠爭戰處。俱見《十場志》。按：史稱士誠白駒場人，而父墓顧在丁溪，又稱士誠起兵行過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士義中矢死。士誠擊走子仁，

乘勝陷泰州。今軍舖河，殆子仁扼士誠處歟。《退庵筆記》。

至正十七年蘇守周仁謁學宫，學官王可權講《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爲譏訕，諸職事皆停月廩。《元季伏莽志》。

張士誠於城破時縱宫人數百於民間，開庫藏，令其自取。有數人務求多，因得促腰搖臂之疾。一嫁皮工曹某，名阿圓，自言見庫中金匱可重二百餘斤，極力一舉，不覺臂脱其骨。又出綵帛十三庫，散之城中父老。又取珍衣二十餘種，出於卧龍街將焚之，正舉火，朱吴軍已入。小校單發拾其二種，一爲綵鸞摩雲，一爲春花競秀。一時銀帛狼籍於道。徐達下令封府庫，禁士卒。《逐鹿記》。

太傅中山武寧王爲元帥伐吴，以長圍圍城，久不克。或有獻計者曰：「蘇城蓋龜形也，六門並攻，則愈堅，不若擇其一處而急攻之，宜擊其尾，尾者，葑門也。」武寧從之，城果破。《蘇州府志》、《吴中故語》、《元季伏莽志》。

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僞者，似小有間。衆皆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七修類藁》。

蘇城破，張士誠將魚鱗圖册焚燬，無册可稽。《消夏閒記》。

明劉泌《壟起雜事》云：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來忽有三異，生一草結實如

小紅豆，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爲天膏。一異也。其根可以爲廚料，置飲食其中，盛暑不敗。二異也。一男子陰囊大如斗，陝西大賈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三異也。按其地今稱王廢基，絶不聞有此草矣。《茶香室續鈔》。

出泰州東門，過迎春橋里許，有東山寺，舊名東山常樂教寺，唐大中年建。歲時有司迎春東郊，必蒞焉。東廡小屋三楹，中供張王像，龍目海口，英姿颯爽，洵偏霸之主。王衣龍衣，戴烏巾，腰玉帶，履鞾，右手執扇，旁列二侍者，捧印敕。觀其服色儀制，疑所塑乃太尉像，非王者像也。前列小竹香案，香火久絶，衣履塵積。像後爲磚臺二層，前一層差卑，前供王金身像，面目軀幹與龍衣像無異。相傳清初時賽祭甚盛，其衣龍衣者，賽時舁像也。再後附牆磚臺差高，上供三女像。余叩寺僧以寺有王像何自始及賽祭事，皆不能答。詢之土人，亦無考。後讀張海房太史所撰《吴王傳》，稱明亡，邑有客姑蘇者，王示夢曰：「我思返故鄉。」客求得其像，載以歸，奉於州之八蜡廟。廟在南門外四里，萬曆間州守崔國裕建。庚寅秋，偕張式南過廟訪王像，亡有。疑王像初奉八蜡廟，後移東山寺歟。姜埝三學庵亦有王像袍服軀貌，與東山寺像無少異。《退庵筆記》。

張明善，元之遺老，能以詼諧諷人。張士德攘奪民地，以廣園囿。偶雪夜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詠雪。明善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殺吴民都是你，難道

是國家祥瑞?」士德大慚。《堯山堂外記》。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城,於古城基内掘得一碑,其文曰:「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利。不在常,不在揚,切須款款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境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游。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不曉所言何事。或者謂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己午之交也。今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人,豈其然也。《輟耕録》。

張士誠先墓有溝環之,水中一鮎魚長六七尺,時出游,行人不能捕。及士誠敗,鮎魚死,浮水面。《堅瓠集》。

東臺之北八十里,曰丁溪,再七里,曰草堰。草堰南閘之南一里許曰九龍口,相傳有張王墓在焉。余案:重修康熙《中十場志》,於丁溪四境圖内繪有張士誠祖塋圖。又《古蹟志》載有張王墓,注曰「士誠父墓也,在九龍口」。乾隆初,侯官林正青纂修《小海場志》,亦詳載焉。今其地屬草堰,隸東臺縣版圖,則固縣中掌故也。戊午二月,余與汪徵君淮繫舟閘下,徐步堤上,見土人農作者多,爰即長老而問焉。長老告余曰:「彼荒塚纍纍中有小廟,廟之前爲張王墓地。」墓久圮,莫可辨,有問告余曰:「曩時邑侯邵陽魏源如其地而祭之。」余聞其言,興懷憑弔,欷歔久之。且察地形,誠如九龍之象,與志圖所繪相符

也。袁承業《張士誠父墓地記》。

至正乙酉，楊璉真珈發宋諸陵，又裒諸帝遺骼，建白塔於杭故宫，曰鎮南以厭勝之。其後至正十九年己亥，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甃城，塔亡而元亦馴致於亡矣。《輟耕録》。

至正間，虎丘山寺閣板上有一竅，當日色晴明時，以數寸白紙蒙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紙上見之，但其頂居下，此不可解。《元季伏莽志》。

張羽撰《七姬權厝志》，其文曰：七姬皆良家子，事江浙行省左丞滎陽潘公，皆爲側室，性皆柔慧，姿容皆端麗修潔。善女紅，翦製衣繡，經手皆精巧絶倫。事其主及夫人皆能以禮，其群居和而有序，皆不爲怙寵忮美之行。公每聞閭閻間婦女能以節概自立者，歸必爲語其事，皆應曰：「彼亦人耳。」公笑曰：「若果能耶？」及外難興，敵抵城，公日臨戰。一旦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脱有不宿，誠若等當自引決，毋爲人嗤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即君時死以報，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其帨自經死於户，六人者亦皆相繼經死。公聞之曰：「何若遽死耶。」實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以世難弗克葬，乃殮其屍焚之，以其遺骸瘞於後圃，合爲一冢。公還啟其封，且泣曰：「是非若所安也。」行營高敞地而遷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爲志，及踰月始狀其

事，屬羽將勒石追瘞於冢側。嘗觀古之史氏所載貞妃烈婦，能識節義決生死而不顧者，恒曠世而一見。今乃於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吁，不奇矣哉！乃列其姓氏於石，而系之以銘。程氏，蜀郡人，年三十，生女一人。生奴翟氏，廣陵人，年二十三。徐氏，黄岡人，年二十，生女一人不惜。羅氏，濮州人，年二十二。卞氏，海陵人，年與羅氏同。彭氏，與卞氏同郡，年與徐氏同。段氏，大寧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公名元紹，字仲昭，實宋魏王廷美之後裔。其先以避禍易今姓，未復。銘曰：生也同其天，死也同其時，而瘞又同其封。壤樹蕭條，匪子之宫。尚卜高原，以永無窮。潯陽張羽撰，東吴宋克書，婁江盧熊篆。

七姬墓在郡城東北隅潘氏後圃。《蘇州府志》。

七姬墓志至明嘉靖時始出土，故文衡山《題七姬權厝拓後》云，僞周據吴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萃於吴。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勳位重宰相，雖酗酒嗜殺，而特能禮賢下士。故此石出於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余聞吴人號此志爲三絶，觀衡山之説，益信。按：七姬中卞氏年二十二，彭氏年二十，皆海陵人，同日自經者，原名久亡，舊拓亦難得。嘉慶時，蘇州顧湘舟沅覓工重摹上石，與原刻纖毫無異，今石藏湘舟家。蘇州沈朗亭亮亦告余，蘇州尚有七姬廟，内塑七姬像，屋數椽，湫溢而僻左，至今尚存。七姬之死同時，高青丘、陳敬初皆有詩弔之，近吴中士大夫亦有

歌詠其事者，蘇人貝君墉彙而輯之，爲一帙，板行於世。《退庵筆記》。

七姬廟在臨頓路任蔣橋西，祀吳左丞潘元紹妾。《消夏閒記》、《蘇州府志》。

金姬之死，士誠求良材爲棺，不可得。或曰曹氏牐木皆梗楠油杉，可用也。即出諸水中，架空熬沸油灌其頂，水下出如注。俄棺成，悉以所賜珠玉從葬，築墳道旁。迨平江破後，陸將軍從江陰來發姬墓，屍已蜕去，棺中惟衣衾在焉。

長元即長州元和。節孝祠中間祀元烈婦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紹妻張氏，妾段、程、徐、翟、羅、彭、卞氏。係清道光丙申，郡紳奉布政司裕謙諭採訪節孝，當事者具詳，遂與旌表之列。按道光丙申距元至正丁未相去四百七十餘年，得請旌表，誠異聞也。蔣賡墉《闡幽編》。

張士誠母太妃墳在盤門外，人稱娘娘墳。又有朱平章、李司徒二墳，皆士誠官屬。朱名英，在薦福山修竹塢。李名行素，伯昇之父，墳在伽楞山下。《蘇州府志》。

康熙十一年，居民於士誠府基南掘地得碑三尺餘，刻「郭妃墓」三字，墓在舊王府前。《蘇州府志》。

駙馬府廟在泮環巷口，即潘元紹宅，創建無考。清同治中重建，歲時祭賽甚盛。雖吳俗信鬼，然張王有德於吳，亦可概見。《蘇州府志》、《退庵筆記》。

王没後，江浙民立祠祀王事爲明祖所知，民乃以金飾王容，託稱金容大帝。或赭王

容，稱朱天大帝。後更稱都天，託之於唐將張巡。或稱周王，託之晉孝侯周處。亦或稱行災大帝。《琅峰遺稿》。

蘇人祀王尤虔，家各立廟，笵王兄弟暨太夫人像祀之。歲時水旱，祭禱惟謹，而諱之曰五聖，即所謂五通神也。同上。

至正十六年，天佑三年，士誠命部將吕珍築嘉定城，周一千六百九十四丈一尺八寸，闊三丈，高一丈五尺，濠寬二丈，深五丈。門四，東曰安海，西曰合浦，南曰澄江，北曰朝京。《元季伏莽志》。

《湖州迎禧門碑記》，饒介譔並正書，天祐三年十一月。案：張士誠命潘元明爲左丞分鎮湖州，故有築城建碑之事。碑在浙江歸安。《寰宇訪碑録》。

至正十九年七月，大城武林，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築。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爲三番，以一月更代。《樂郊私語》。

至正十六年，又重甃常熟城，始以磚，高二丈二尺，厚一丈二尺，周九里三十步，增闢小東門，爲門六。阜民即明承流，拱宸即明宣化，俗呼北旱門；通江即明介福，俗呼北水門；阜安俗呼小東門。周九里，守禦元帥兼知州事盧鎮董其役。《常熟縣志》。

《常熟縣志》云，尚墅城在縣北十八里，張士誠入福山港，築此城以屯兵。今有尚墅

墩。《讀史方輿紀要》、《常熟縣志》。望亭、新城二堡，丙申冬張氏築。王逢詩云：「憶昔扁舟日西下，二堡相繼無一舍。」《群雄事略》。

士誠再築吴江城，高二丈八尺，厚一丈五尺，周五里二十七步，門各以方名，陸門四，水門三。《元季伏莽志》。

南潯城，至正十六年張士誠所築，周三里。洪武二年，拆其磚石修蘇州城。今基址尚存，亦稱太尉城。《南潯鎮志》。

杭州府城，至正十九年張士誠所更築。東自艮山門至候潮門，視舊城拓開三里，而絡市河於内。南自候潮門迤西，則縮入二里，而截鳳凰山於外城之東。西視舊差廣。門十三。宋制亦十三門。東有便門、保安；保安一名小堰。士誠省之。於北增天宗、北新二門；其天宗一名小北門。仍爲十三門。又宋時南門曰嘉會，士誠改嘉會曰和寧。《讀史方輿紀要》。

張士誠自塘棲南五里之五林港，開運河直至江漲橋，凡闊二十餘丈。《讀史方輿紀要》。

太倉舊無城，止設木柵。至正十七年，張士誠遣高智廣、浦萬户、劉千户等移常熟支塘城，改築太倉州城，高二丈，廣三丈，周十四里五十步。濠深一丈五尺，廣八尺。陸門

七：大東、小南、大南、小西、大西、小北、大北。水門三：大東、小西、大西。招流民守之。方國珍來犯，士誠將呂珍大破之於半涇，湖水爲咽。《元季伏莽志》、《讀史方輿紀要》、《太倉州志》。

張士誠又築崑山城，城本樹木爲栅，恐國珍兵來犯，始築土城禦之。高一丈八尺，周十二里二百七十八步。濠深五尺，廣六尺。門六。《元季伏莽志》。

張士誠入據長洲縣，增置月城。《讀史方輿紀要》。民國戊辰，蘇州閶門拆甕城，得甕城碑記，拓本已載篇首。此即士誠所增置之月城也。惟天祐三年，作天佑三年。又紀元編云，張氏錢文亦作天佑，佑、祐二字本通。

靖江縣本江陰之馬馱沙。元末張士誠將朱定、徐泰常據此，築土城，周七里有奇。尋爲明師所克。《讀史方輿紀要》。

延祐初，徙崑山縣於太倉。方國珍屢以兵來襲。士誠敗卻之，仍徙崑山，還故治。《讀史方輿紀要》。

潘元明以歸安城廣而不固，縮東西二里，更築新城。城小其半，門去其三。《讀史方輿紀要》。

臨浦在蕭山縣南三十里，舊錢清江經此東入山陰界。元末張士誠將呂珍築城江上，跨江南北，於東西兩頭作栅，爲浮城於江面，以通舟楫，謂之錢清城。《讀史方輿紀要》。

當淮張霸吴時，李行素没，葬吴中楞伽山下，吴人至今呼爲李司徒墳。伯昇初官司徒，蓋以伯昇之官封之也。《吴中故語》稱司徒故宅即今吴縣學宫，其墓在九龍塢者，亦久被發掘，未知九龍塢即伽楞山否。《退庵筆記》。

太子墩在東十郎巷南，張王養子辰保所葬地。《吴門表隱》。

泰縣王師莊王丑雷，相傳爲張吴王部將，有盔鎧沈於井，至今未出。韓烺述。

塗菘城在塗菘市，張士誠所築，屯兵於此。盛季文詩云：「蒺藜幾處荒城秋。」《太倉州志》。

藏軍洞在虞山拂水巖下，十數土阜累累，相傳爲張士誠所築。《常熟縣志》。

張士信聞倪元鎮善畫，使人持絹兼侑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卻其幣。《都公談纂》。

北局高墩係張王時獄址，今富仁坊中有進監橋。《吴門表隱》。

望市墩在南濠今閶門外。談家巷底，張士誠所築。《吴門表隱》。

張士誠府基取三興土築成，謂長興、嘉興、宜興也。《樊榭山房集詩注》。

山陽縣新城，去舊城北五里，即北辰鎮也。元末，張士誠將史文炳守此時築土城，臨淮。洪武十年改築磚石。《揚州水道記》。

白茅港元季漸塞，大爲民病。吴王張士誠發民夫鑿白茅新渠，横廣三十餘里，亙九十餘里，與劉家港並導，籍以宣洩湖流，通引潮汐。時有童謡曰：「好條白茅塘，只是開不全。若與開得全，好與西帥歇戰船。」《蘇州府志》、《國初群雄事略》、《讀史方輿紀要》。

支塘城在支塘鎮遺址，約五里。張士誠開白茅港時，因南沙廢縣故址所築，周五里，南北跨鹽鐵塘，東西跨白茅浦。《讀史方輿紀要》。

至正十七年冬，張士誠築城虎丘，在養鶴澗北。因高據險，役凡月餘，周南、邾經輩有詩紀之。今山後尚有遺堞。《虎丘志》、《吴門表隱》。

平望城，張士誠所築，入明廢，今俗呼城濠。《蘇州府志》。

蘇州王府基爲張士誠故宮遺址。清初猶時見妖祟。有楊宬尊肄業平江書院，暮過平橋，遇一鬼，面黄如金，身衣紅襖，袴袖間鈕扣千百羅列，不露手足。明月下粲然相映，阻其去路。宬尊素負膽氣，力搥之，聲逢逢然。竟負以歸，取燈視之，乃一敗鼓，有四字，上二字模糊不可辨，下「王府」二字猶可識。殆士誠故物耶？《妄妄録》。

張士信守湖州，粧二美女以進士誠。建香桐、芳蕙二館居之，又選三吴良家女八十餘人充内使。時宮闕未備，就於府後起重樓邃閣，名曰春錦園。《甕起雜事》、《吴門補乘》。

潘儒巷，舊名章家橋巷，今蘇州城内臨頓路。潘元紹所居，宅第極廣，前後左右皆有別業。

《吳門表隱》。

十郎巷即十倉夫所居，今尚以十郎名。《吳門表隱》。

七十二井在蘇州城内廖家巷底，張士誠屯軍時所浚。《吳門表隱》。

周宏爔《遷通易姓記》其文曰：蓋聞韋生居粵，淮陰有後於炎方。余氏棲吳，正學存孤於滬瀆。載稽往籍，實示來兹。昔者趙宋失綱，胡元窺鼎，腥風扇於左帶，啇露降於中州。吳峰絶頂，突來立馬之人；漢水旁邊，羼以牧羊之族。惟我一世祖張吳王者，諱士誠，時挺生於江表，適遭世於陸沉，棘心夭夭，蒿目種種。義旗一舉，大開革命之勳；援枹而前，冀絶窺原之跡。雪仇九世，士慶來蘇；教戰七年，師雄討虜。方望黄龍府裏痛飲，搗其全巢；詎意白馬河邊濁流，填以萬骨。蘇臺再刼，刀光與浪影齊飛；崑岡一炎，和璧與秦璆俱碎。田生由是就義，恥作其降王；箕子因而出奔，幸存乎宗祀。我二世祖乃遷於通州，更姓氏，易張爲周，傳余凡一十七世，距今已四百餘年。陶朱公舊原姓范，逃亂世之名；魯仲連義不帝秦，壯本朝之氣。獨是士成敗而衡人，史阿私而逢主。盡人同慨，振古如兹。當宋亡元起之時，皆暮楚朝秦之輩。紫陽不作，誰删局寇之文；史遷云亡，莫紀陳王之世。鼎湖龍去，大勳搶於及身；魯野麟殤，聖瑞蔽於庸目。秦碑雖有口，經歲月而多訛；宋獻苟無徵，降雲礽而曷識。訪遺踪於白水，疇知李勣之文孫；搜逸事於吳陵，孰

守錢鏐之宗譜。貞爰綮先烈，用示後人。烝謀克貽厥孫，數典敢忘其祖。蒲察尋星宿海，河有源兮當知；歐陽表瀧岡阡，事無徵而不信。浴彼揚州父老，二分之明月能言；告吾扶海子孫，百世之家風勿替。此記。《琅峰遺稿》。琅峰名貞，民國十一年秋八月四日，以孤憤沈水歿。

周宏𤢛《張吴王謚議》其文曰：張王殉國既六百年，未有謚號，非所以詔世貽後也。謹按，王因元胡失道，群雄並起，爰與父老保有江淮，仁澤沛流。平江之圍，歷冬徂秋，父老兄弟，效死不去。及王薨，猶懷思祠祀，至於今兹，是其惠也。齊雲之炬，守死弗屈，方之田横，是其烈也。宜上尊謚爲「惠烈」，世世宜稱曰「吴國惠烈王」。嗚呼！安民之惠，就義之烈。血食江淮，庶幾無忝。後學不敏，敢告在天，億千萬歲，青簡有馨。《琅峰遺稿》。

【校記】

〔一〕 龏起雜事，原作「龔起雜事」，據下文改。

吴王張士誠載記卷五

泰縣韓止叟鑒定
旌德任致遠述

附編

附録

吴王張士誠傳

張符驤

張士誠者，白駒場亭民也。爲鹽場綱司牙儈，輕財好施，人皆歸之。時元政不綱，民愁苦，思亂所在擁衆爲敵國。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士誠因亂起兵，攻海陵縣，下之，殺參政趙璉，分兵破興化縣。遂據高郵，擊左丞偰哲篤，走之。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淮南行省使知府李齊招降，王不從，齊抗辭不屈，被殺。六月，行省平章福壽督兵與王戰，不

克。天祐二年六月，王遣將徇揚州，與達識帖睦邇戰，敗之，遂下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右丞相脱脱總諸軍擊王，王與戰，不利。會脱脱以讒去，我軍復振。四年二月，王遣弟士德徇下平江，以爲隆平府，徙都之。遂取湖州、松江、常州諸路。部將張茂先謀叛，伏誅。七月，破杭州，殺元平章左答納失里，走達識帖睦邇，以苗帥楊完者還擊敗我師，復其城。當是時，小明王稱帝於亳州，天完主僭號於漢陽，明太祖起金陵，卒併有天下。而是時猶奉小明王正朔，忌王之强。八月，遣徐達侵我常州，士德迎戰，遇伏，馬蹶被執。太祖大喜曰：「士德勇略過人，爲謀主，今成禽，張氏不足定矣。」士德竟餓死。十月，王弟士信復敗兵於舊館。乃致書太祖，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黄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平。太祖復書多嫚詞，王怒，益兵圍徐達於牛塘。會明援兵至，殺我將張德。王復遣吕珍督兵固守，食盡。五年二月，珍引退，遂陷我常州。明將耿炳文復陷我長興。五月，復取我泰興。六月，明將常遇春、吴良復侵我江陰，王軍於秦望山以拒之，會大風雨，我師潰走，保馬馱沙，又敗。王既數爲太祖所窘，南攻嘉興，又敗於楊完者，乃納降於元。達識帖睦邇幸其降，遂承制拜王太尉，以士信爲樞密同知。元至正十八年二月，明將桑世傑復來侵，州判朱錠擊殺之。三月，我師率苗獠攻其嚴州，不克。四月，遣兵爭常州，不克，又戰於福山港，大敗。九月，殺楊完者，遂取杭州，進據嘉興。十月，師圍常州不克，明將徐達遂陷我宜興，復戰

於太湖，擒其將廖永安。十九年正月，兵敗於諸暨州，又敗於閑林寨。二月，徇嚴州不克，又大敗於江陰。四月，復常州不克，又敗於胥口。五月，取鎮江，部將鄧忠以城叛，降於明。九月，朝廷賜太尉龍衣御酒，徵海運糧。太尉輸粟十一萬石。十月，遣兵復常州，不克。二十年三月，天完將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而自立，使人約太尉同舉兵下金陵。明將多以我地肥饒，爭勸太祖先謀。劉基獨曰：「張氏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必先伐陳氏。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太尉果不與友諒合從，太祖是以得誘破友諒於盧龍山，又擊殺之於鄱陽湖。太祖用是益輕王曰：「天下不足慮矣。」二十一年十月，司徒李伯昇復長興，不克。二十二年三月，同僉呂珍圍諸全，不克。二十三年二月，呂珍攻殺劉福通於安豐。四月，明將謝再興以諸暨來歸。初誠王雖降元，受封爲太尉，而城池甲兵錢穀仍自擁如故。至是，使人諷朝廷，求爲真王，不得請，七月，遂自立爲吴王，以士信爲丞相，即平江治宫室，立官屬。元猶遣官徵糧，而王不復予元，東南海運自是遂絶。改至正二十三年爲吴王元年。吴二年十月，丞相士信圍長興不克。三年二月，將軍李伯昇攻諸全新城，大敗。十月，徐達、常遇春侵我海陵，王恐失海陵，遣兵駐范蔡港爲疑兵。太祖知其詐，乃謂達曰：「敵猶豫不泝上流，吾料其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徘徊自老，無能爲也。乘其怠慢，破之必矣。」是月遂陷海陵城屠之。副樞夏思恭、院判張世俊退保新城，與

戰不克被禽。太祖以海陵縣爲泰州。四年三月，復陷我高郵。四月，侵我淮安，梅思祖以所部叛。八月，復敗我師於太湖。於是太祖謂其下曰：「比歲出師，奄有兩淮，今往取浙西諸郡，吾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勿侵毁其墓。」九月，陷我德清，趨湖州。丞相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王復遣平章徐義以赤龍船親軍搏戰，不利。吕珍、朱暹以舊館叛。李伯昇、張天騏以湖州叛。復陷我嘉興。潘原明以杭州反，遂失紹興路。十一月，徐達等進逼姑蘇，我師拒戰於尹山橋，不利。又敗績於鮑魚口，達遂築長圍攻城，架木塔，高與城中浮圖齊。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又設襄陽礮擊城，城壞，隨塞之，備禦甚嚴，擊殺其指揮茅成。達分兵陷太倉、崑山、崇明、嘉定。朱顯忠以松江叛。五年二月，我軍復擊殺其將俞通海。六月，王親勒兵突圍，撼常遇春營，戰於北濠，良久未決。遇春裨將王弼揮鐵騎殊死戰，我軍小卻。遇春復乘之，遂敗。王走馬驚墮沙溢潭，幾不救。輿入城，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嘗，而飛礮碎其首。王收合餘燼，背城百戰，所殺傷略相當，而外圍益急。時無錫莫天祐爲王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泅，天祐遣間至王所，爲達所禽，反爲敵用。敵益知城中虚實，益盡鋭攻城。九月，城陷，王夫人劉氏盡室自焚。王距户自經未殊，叛將李伯昇抱解之。達遂致王金陵，王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太祖欲全之，王曰：「吾不忍見此不義之人。」卒投繯死，實至正二十七年也。有二子，蘇人匿之以免。王

起兵以來，多用弟士德及左丞史椿謀。後士德爲虜，椿以叛誅，王委政士信。士信好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習爲諂佞，王業遂衰。時有十七字謡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太祖聞之曰：「我諸事經心，且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瞞者？吾立見其敗矣。」王地廣國富，而將相皆恇怯庸鄙無遠略。介金陵、湖廣兩强敵間，一投足左右，即分輕重，而王既不附江左，又不助陳氏，使太祖坐大，遂梟勁漢，而國亦隨之。與太祖爭天下，小大數百戰，皆在毘陵、長興之壤，爲我故有地，未嘗先發一兵侵暴隣邑。爲政寬簡，吴人愛之，有肖其像而祀之者。城困三載，民皆爲王死守，無叛志。太祖使人徇於城下，父老荷戈答曰：「吾糠粃猶足支數年，豈降汝乎！」太祖怒，既并有天下，是以讎蘇人，以區區吴中，責令半天下財賦。明亡，有客姑蘇者，王示之夢曰：「我思返故鄉。」客求得其像，載以歸奉於州之八蜡廟。張子曰：予讀有明一代之史，其臣子誇大本朝，率以寇待吴王。予蓋成王之爲列國也，方王未降時，雖元不得稱一王之制，以臨之王，又非朱氏之叛臣也。予海陵人，爲王起兵舊地，至今三百餘年，城南隅一帶煙火稀少，長老爲予言：「此常平章血刃處也。」磋乎，英雄舉事，敗則爲寇，亦有幸有不幸也夫。

《吴王張士誠傳》一見於《明史》，一見於横雲山人《明史藁》，一見於《堯峰文

集》。蓋鈍翁與修《明史》，所擬此傳，爲海安張海房太史撰。傳中稱王而不名，軍曰我軍，將曰我將，他如我常州、我長興、我海陵之屬，皆以「我」字冠之，意蓋欲予王爲列國也。而同時，陳大始極言不當稱「我」。海房反覆辨難，曲暢其説，持論頗近理，以余觀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戴良題陳敬初《夷白齋集》云：我吴王淮張之能得士心如此，非群雄所可企及。然則稱「我」，又不自海房始矣。《退庵筆記》。

張吴王傳

周宏爔

故吴張王諱士誠，軼其字，泰州白駒塲人，與弟士德、士信、士義並業運鹽。性任俠，輕財好施，竈民率奉之。時元失政，鹽法壞，吏胥、富商多窘苦竈民，而弓手丘義尤甚。王憤，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並焚滅諸富家。遂入旁郡，招少年起兵。時劉福通起潁州，徐壽輝起蘄黄，郭子興起濠州，方國珍起海上。鹽丁既苦重役，乃共推王爲主。收泰州、高郵、興化諸州縣，稱周王。結砦德勝湖，有衆萬餘，旋收揚州。王弟士德又由通州渡江，次第收常熟、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諸郡縣。遂改平江爲隆平府，都焉。即承天寺設府第，散元庫財帛，振貸窮乏。開賓賢館禮接羈寓，一時士人避難擇地者，視東南若歸。元臣陳基、饒介、周伯琦，名流張思廉、陳維允輩皆依焉。版圖所及，南抵至紹興，北

連濟寧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薄海上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財富甲天下。乃奉表元庭，年輸粟十一萬石，以明保民之意。元以爲太尉，賜龍衣御酒。十年之間，休養生息，吴民視爲樂國。謂非王無以出水火，乃群奉尊號曰吴王。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明兵來攻，圍平江。城中被困者九月，糧罄，羅掘雀鼠爲食，一鼠售百錢，鼠盡，煮履革鞍韂以食。民猶效死守，無變志。王集城民喻之曰：「今勢急策竭，城破，若曹必無噍類。吾將自縛詣軍門，以救若曹。」民皆伏地長號，寧固守與王俱死。會司徒李某開城降，王乃驅家人、姬妾悉自經於齊雲樓，舉火焚之。已亦闔户縊，曰：「吾以謝吴民。」故將趙世雄解之，以一盾荷送明軍。吴民咸號哭送，聲聞數十里。王在明營，終日瞑目，不言不食，卒自縊死，時至正二十七年七月七日，年四十六。吴民歸其骨，葬於蘇之茶山。家立廟祀王及王弟士德等，諱之曰「五聖」。故至今蘇、常多五聖祠。江淮之民念王逝，則託之張睢陽，所謂金容大帝、行災大帝者皆是也。夫人梁氏出於泰州名族，有仁德，吴民思之，爇香於七月晦日，曰久思，或曰即九四，思張王也。王既殁，舊將周國俊，爲海鹽人，與趙、姚、廉三將奉梁夫人暨六歲子，自閶門匿出渡江，棲於通州。從國俊之姓爲周氏，名確，字伯堅，族蕃衍至千餘家。其世譜又曰：王更有二子，避出他所，爲虞、吴二氏云。

論曰：蘇人楊循吉曰，跡王之所以起，蓋亦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於

蘇。觀其在故元時，貢運不絶，亦固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錢俶王之獻土，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爲張王云。

張吴王墓碑

費樹蔚

國無論中外，時無論古今，其崇慕英雄之心則同。往者既不可見，式廬表墓以寄其思，以示後人。乃若一世之雄，創霸開國，有善政於民，民感之尤深，護其遺物尤至。此不可以氣力權勢爭，亦不必以史籍流傳重，觀於吴縣斜塘張吴王墓之事，而可知矣。王既被俘至建康而死，明祖具棺葬之，事見史傳，而不詳其葬所。俞本《紀事録》云：明祖命焚瘗石頭城，與史傳微異。《吴中故語》又稱，吴民尋張王骨，歸葬於蘇之茶山，並立廟，歲時饗祭。是説也，予初疑之。張王既死於建康，苟吴民請負骨歸葬，以明祖之忮，忍其許之乎？非惟不許，斬戮隨之矣。若吴民私求得之，間關千里，冒重險而爲此，誠人情之至難，而不得謂必無之事。泰縣韓公國鈞，王之鄉人也，葺王遺事甚備，以《故語》云：墓在茶山，堅囑吴縣王君鴻翶蹟之。王君崎嶇嶺谷間，諮詢宿老，卒無所獲。同邑吴君兆麟，昔嘗爲其故府陸文烈營祠廟，亦尚義好事，則爲王君言：清道光間沈藻采輯《唯亭志》載張王墳在斜塘。又以張王墳繫於上二十五都副扇九圖之下，是必有據。王君乃更偕斜塘

人張子弓等輾轉得其處，墳廣二十畝，西南向，高塚矗然，無碑碣翁仲之屬。其右有廟，祀城隍神，土人謂神即張王，歲以清明日，大合樂饗神。廟中亦無石刻紀其原始。試以質土人，張王何名何代，人僉以張九四對。知《唯亭鎮志》言可信，而《吴中故語》尋骨歸葬之説，足以證成鎮志。地望不符，則傳聞之異耳。韓公爰爲樹碣曰張吴王墓。先是王君據《吴門表隱》載，婁門外跨塘南有張吴王廟，嘗屢歷村落問問之，無知者。或告以張王墳在金姬湖畔，有廟麗焉。洎王君至斜塘，始知其地距外跨塘南六里，近瞰金姬湖，以證《表隱》所云者，若合符節。語云無徵不信，兹所援引皆嘉道間人譔述。是時吴中舊籍既未罹洪楊之刦，故老祕聞亦必較詳於山中樵牧，紀事箋言斷非臆造。今則書缺有間，遺獻亦亡，然即此搜討所及，與山民口耳所傳，亦稍異於郢書燕説矣。王君既語予以訪墓始末，予愯然曰：「吴民知吴王之愛斯土也，知王之魂魄必不安於明祖之棺瘞也，故竊負而營葬焉。」事實既已昭然，而當時文士無歌詠紀述，土人且以廟祀爲城隍之神，蓋躬親其事者懼禍及，而多方諱匿，亦猶清初浙遺民私祀懷宗，託之諸天大帝，綿歷二百餘年，浙人未敢筆之書，而父老能言之此物此志也。吴民當日跋涉險阻，以竟求骨之役，必非一人，而姓名闃寂天壤間。幸諸子之闡幽發潛，張王不死，負骨之吴民亦不死。百世而下，猶爲興起，而況乎知人論世之君子哉。抑予嘗聞陳漢王葬武昌，近人爲立豐碑，盛稱其攘夷之功。

夫友諒起兵，不必爲攘夷，近人庸不知之，但欲藉是名以保其丘隴。援陳以例張，而張倜乎遠矣。大書深刻以蘄盡地力者，稍稍加意，亦吾吳民責也。王君以告韓公，韓公馳書於予曰：「莫如子宜。」予乃最敘其所懷，而申以銘曰：

吳爲偏隅，建都於吳。王無遠圖，師熸以死。歸骨於是，王靈有喜。壯哉吳民，風義彌綸。實戴王仁，年湮地僻。封樹不及，終弗迷失。民之秉彝，可深長思。焉用交之，保此坏土。今異於古，用章義舉。齊雲聚焚，散爲淒焄。來會穹墳，悠悠天道。何榮何槁，我心如擣。

張吳王母曹太妃墓碑記

費樹蔚

民國十八年五月，海陵韓公國鈞爲《張吳王載記》成，屬吳縣王君鴻翮視曹太妃墓，墓在盤門外。吳之佚老吳雲庵先生先已立碣戒樵采，韓公復屬予爲之記曰：「將使後世有所考也。」予作而言曰：張吳之覆六百餘年，吳之民至今思之不衰。以敬張吳王者，敬其母。迄今過墓下，猶循舊尊號曰「孃孃」。明祖遺諸將規平江，戒勿侵發太妃墓，蓋令聞播於敵也。然平江踰年始下，兵屯既久，其去侵發，也亦僅矣。世變更迭，久益蕪廢。雲庵先生保古墓甚勤，韓公復恐都市日闢，終不能有其坏土，此所以屬予爲記之意。予感公之

誠有合於吴人之心也，不得辭。太妃壼德不見於《明史》，而私家紀載多稱妃，爲泰州青蒲人，賢明有智略。嘗欲張王降元，歲輸糧於大都，與吴賢臣俞思齊、王逢議合。又嘗欲與明祖和。由今言之，實無與於興亡之數。然以知佐畫軍國，非尋常閨闥也。有女曰隆安公主，嫁潘元紹，城破日，投薪橋。有子婦曰劉夫人，當平江圍急，率妾侍先後雉經。潘元紹七姬繼之，芳烈動天地，太妃不及見矣，然以知坤元之教化及於群下也。明陸師道爲太妃墓詩：「惟割據之草草，幸完骨之未燼。」而以送死勤民爲可哀。此文士游談於專制禁綱之下，不得不爾。使張王奄有天下，亦能崇飾園陵，附會祥異，如明祖鳳陽所爲者，孰得議其僭侈哉？嗚乎！成敗者，一時之跡象也；功罪是非，萬古之定論也。彼夫以形勢威力驅走人者，榮名戮辱等於飄風，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張吴與明祖並起東南，以闇於機勢，保境苟安，卒爲明所蹙。然禮賢下士，輕財好施，民樂歸焉。城下之日，明祖憤吴民之爲張用，以重賦力役困之。民無懟於張，更歲時以香鐙致哀。視吴越錢氏，累世休養其民，卒之歸命請吏，子孫貴盛。事大異而謳思尤篤，張王何以得此於吴民哉。錢氏祠墓之在錢塘臨安者，宋熙寧間趙清獻守杭州，請於朝，俾僧道勾管之，蘇子瞻爲《表忠觀記》叙其事。予文視子瞻，未及萬分一，而韓公德望，則清獻亞也。所處不同，所爲不同，而昭告斯民，使慰望於無極者則同。若以爲私其鄉人，則淺矣。抑予聞張王歸葬吴之斜塘，王君

將往訪焉，冀或得其處。他日者，韓公棹舟扶杖而往，予將從之，以抒懷古之幽情。西望鍾山，鬱鬱蒼蒼，非明祖陵乎，而何以同此寂寞也噫。

左丞潘公政績碑

宇文公諒

淛以西擅富强，自唐更五季，至宋渡南，而吴興去宋行都最近。苕、霅兩水分貫郡城，宋諸王公鍾鳴鼎食，邸第相望，舟車往來，煙火相接。故吴興郡城崒起於汀洲浦漵之上，而其版築之工，楨幹之力，最爲堅完，視旁郡有所弗逮。然自世祖皇帝一天下，以六合爲家，九州爲宫，於是所在城郭，更久圮毁。至正十六年，吴陵潘公自平江督師往吴興。時苗軍所在肆暴，而吴興則尤甚焉。其民逃命鋒鏑，僅獲存者，往往劓鼻截耳，罕逢完人。公於是年春三月六日，南出葑門，旌纛戈矛，鐃鉦笳鼓，樓船噀波，虎旅按櫂。夜抵松陵，左江右湖，天水相接，夜氣澂晏，月懸中天。龍伯之宫，鮫人之室，淵示水妃，帖妥效順。舟過垂虹橋，公睹僧寺浮屠矗起於江之滸，星梯風磴，高幾切雲。公彎弧向空抽矢一發，正中塔顛。三軍讙呼，人百其勇。既抵吴興，駐兵郭外。翦剔按撫，不亟不徐。迺以夏四月十有九日，公統兵入城，清盪苗頑，慰安一郡，宣布德澤，多方招徠。息鯨補劓，庶幾更生，膏流節離，沃浣綴續，寒者之煦，飢者飫之。民固已戴仰公扶樹也已。公深惟城池所

以設險，近緣兵興，頗事版築。然吳興爲郡歷年滋多，曾無藩籬之限。公既拊安其民，人即經搆其城郭。迺以是年冬十有一月之八日，審勢度宜，有事築版，必誠必信，久遠是圖。都事吳陵張瑛、掾史袁孟熙，從公宣力，樹方定方，萬夫畢集，指顧之下，荷圖成雲，揮鍤成雨，築杵應和，力均心齊。甫四視朔土，工告完，城啟五門，幸嚴啟閉。南曰安定，示永奠輯其民也。西曰清源，示苕、霅所由分也。西北曰延僖，示遥拱之意也。北曰臨湖，示水所來由也。管鑰中嚴，關鍵内密。仍建四小柵，南受餘不溪水，西受苕水，北受霅水，其東則爲運河。吳興本澤國，而水於城築後，悉由其道。此吳興之爲金城湯池，極爲險固也已。先是，城甫畢工而寇卒至，凶逆糾聚，實繁有徒。公即擐甲登城，身當矢石，偏裨以下，踴躍奮興。戎陣嚴明，號令齊截。寇始作氣，若能搏人。公親提枹鼓，誓與此城，身不偏完。大戰城下，寇皆崩奔，自相蹂踐，什喪五六。寇既膽破，民始獲安。後一再來，悉殞城下。於是官吏、軍民、父老、士庶舉皆言曰：「向非公鋭意築城設險衛我，則一郡生聚皆爲寇所魚肉也。」凡公府學校，百廢具舉，麗譙之樓，毁久又從而彰之。公之在吳興，今已三年，不矜功名，□耀遷轉。日延儒生，講切忠義。日練士卒，俾成功名。信賞必罰，恩威著明。檢身齊家，禮法明邃。抑亦可謂良將之才，賢牧之器也已。夫方岳牧守，當太平無事之時，布政出治，綱舉目張，率循敷先，舉無難者。及兵戈擾攘，民無固心，士無確志，伍

符尺籍，動相紛拏。而能按草萊，建城郭，卻外寇，完民人，夫若然者，在古猶爲罕見，何況於今。然則謂公爲良將，爲賢牧，非溢美也已。今江淛丞相世秉忠貞，望重廊廟，當分陝之寄，任柱國之權。以公勳德不勒之金石，無以章之永久，於是命吴興守臣哀公政績，使來乞銘。乃爲之銘，銘曰：

天目之山，作鎮於泰。鍾英毓才，世用攸賴。才英伊何，是惟潘公。氣捍海潮，胸吞雲夢。凌風六翮，大江飛渡。鐵馬金戈，百靈斯助。遂鎮吴興，拊安遺黎。民久不爨，公來復炊。閭巷燔撤，公來復屋。市久不貿，公來復續。農頻於野，待公復耕。士頻於室，待公復生。誰天設險，必依城府。乃新版築，乃建樓鹵。萬杵相和，楨幹孔堅。百難林立，其高隱天。民有城郭，如魚有水。封禺之山，封禺之山。公活其民，民懷不忘。播之聲詩，更久蓋臧。

至正十九年歲次己亥五月庚午，儀同三司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兼知江浙行樞密院事領行宣政院事、提調江浙都府達識帖穆爾立。

《兩浙金石志》云：右碑在湖州府署二門側，文二十七行，正書徑寸。碑記分省左丞潘公修郡城事，未詳其名。按《祕閣元龜政要》，至正十六年三月癸巳，張士誠來自高郵，以蔣輝、潘元明爲左右丞。此碑所稱潘公，蓋即元明。至正十九年，士誠已

受招安，故達識帖穆爾爲立此碑，周伯琦書法，擅名當時。

楊維禎復張吴王書

至正十八年戊戌海運後，吴王知維禎名，欲見之，辭不往，因獻五論及復書。

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奬王室。淮吴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之所爲，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利禄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爲者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毁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以摇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廪不上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况爲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術矣。爲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卹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禄養之法，有行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爲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爲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爲廉者。閣下信佞爲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蹻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拜虜而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爲好人，養之爲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俱謬，黑

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 及觀閣下左右參謀贊密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 爲閣下計者少，而爲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闞多端，不有内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 僕既老且病，爵禄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勿蹈群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

陳基祭故平章榮禄張公士德文

嗚呼！ 謂天無爲而生公耶，則公之志量，超乎等夷。謂天有爲而生公耶，則公之志業，不宜遽止於斯。夫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明足以燭事理之微；奇謀足以挫制千里之敵，而英略足以立決兩陣之機；卑讓足以延攬四方之俊，而威武足以雄驅百勝之師；恩信足以得三軍之死力，而仁勇足以拯萬姓之顛危。而天不假年，痛罹此極，使千尋之木，弗能扶大廈之傾；萬斛之舟，弗能濟蒼生之溺。此天心之所以不可必，而君子之所以長吁而太息。鸞鳳豈不祥於梟獍，麒麟豈不仁於虎狼，蛟龍豈不神於螻蟻，稂莠何足侔於稻粱。妖鳥足以賊祥禽，魍孽足以辱仁類，蠕動得以制介族之長，惡草能以爲良苗之害。豈

天未厭亂，而仁者不必壽耶。抑民之無禄，而淪胥以死者不必救耶。何公之不幸一至於此，而天之蒼蒼，竟孰尸其咎耶。然公能以貴下賤，而不能屈身以從賊；能以仁伐不仁，而不能臨難以辱國；能厲聲罵賊，而不能與之俱生；能視死如歸，而不能食不義之食。蓋公之生也，民有父母，國有股肱；公之死也，豪傑失倚賴，君子失憑依。獨忠肝義膽通神明而貫金石，英聲盛烈掀天地而震雷霆，上可以爭光於日月，下可以垂休於汗青。此所謂没而不朽者，在公可以無憾矣。然復仇之義不舉，則終天之恨不平，四郊之寇壘不除，則九泉之精爽不寧。某等之所以尤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以首見招於館下，繼辱薦於朝廷，義雖均於僚佐，恩難忘於死生。既不能漆身吞炭，報知於國士，又不能奮錐操匕，以效死於賊庭。惟鞠躬盡瘁，恪勤於王事，夙興夜寐，勉强以力行。臨風一奠，蓋上爲軍國慟痛，而下以哭吾黨之情。

七言律詩

舟過吴門感懷兩首

王逢

躍馬横戈東楚陲，據吴連越萬雄貔。風雲首護平淮表，日月中昏鎮海旗。玉帳歌殘壺盡

闕，天門夢覺翮雙垂。南州孺子爲民在，愧煞黄瓊太尉知。承制除封八巨州，士恬馬飽正逢秋。三年弟傲群情懈，十月城圍百戰休。海島何人歌未晚，華容有女淚空流。唇亡遂使諸藩蹙，板蕩將貽上國憂。

上張太尉兩首

楊維禎

上公柱國開藩府，露布朝持拜冕旒。八幛風雲開羽扇，百年江漢見輕裘。鯨吹海雨來京口，雁帶邊聲下石頭。珍重晉公經濟手，中興天子復神州。

昨夜文星照南極，今朝客省過東維。錦囊脱穎千年兔，彤管光摇九尾龜。墨捲風雲隨王氣，恩分雨露出天池。老夫未草平蠻策，先寫新封楚國碑。

吴城感舊

高啟

城苑秋風蔓草深，豪華都向此銷沉。趙佗空有稱君計，劉表初無弭亂心。夜半危樓俄縱火，十年高塢謾藏金。廢興一夢誰能問，回首青山落日陰。

齊雲樓

前人

境臨烟樹萬家迷，勢壓樓臺衆寺低。斗柄正垂高棟北，山形都聚曲欄西。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載猶傳醉守題。刼火重經化平地，野烏飛上女垣啼。

吴中感懷

汪晼

憶昔危樓縱炬焚，三千歌舞化餘氛。鷓鴣盡日啼春雨，睥睨連天起暮雲。蔓草自荒丞相府，故碑誰識太妃墳。只今父老兵戈裏，猶話徐常舊建勳。

吴王被擒詩以哀之

王澤

天星夜墮水犀軍，又見吴宫走鹿群。睥睨金湯徒自棄，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横死，國士今無豫讓聞。風雨明年寒食節，麥盂誰灑太妃墳。

辭答張太尉見招

張昱

十年頓覺壯心去，涉世頗知前事非。若使范增能少用，肯教劉表失相依。風雲天上渾無

定，麟鳳人間不受羈。殘夢已隨舟楫遠，五湖春雨一鷗飛。

羅浮山在蘇州府治北相傳爲張士誠故壘　凌儒

浮山滄海自蓬萊，誰爲分移此一坏。岸草有靈波不没，渚花無恙鳥頻來。空潭月出魚龍卧，舊里風生虎豹哀。一葉年年秋水上，滄浪幾曲棹歌回。

張王廟　廟在州治。據吳時多惠政，蘇人至今稱爲張王。　宮鴻歷

齊雲一炬卷秋蓬，力盡依然蓋世雄。自是金陵多王氣，非關黄葉怕西風。龍衣御酒渾閒事，麋鹿荒臺只故宮。富貴應知生處樂，如今故絳是新豐。

謁張王廟　俞國鑑

十廟鍾山黯夕陽，一龕猶自祀張王。吳中花草憐焦土，海上風雲憶故鄉。霸略已銷黄蔡葉，鹽徒曾起白駒場。行人掬取春泉奠，疑帶當年御酒香。

秦望山 趙翼

張士誠駐兵處。戰敗後，明吴良等遂拔江陰城。

秦望山高好駐兵，淮張曾此瞰江城。亂離未定瞻烏止，盜賊皆思逐鹿爭。赤伏符終歸漢主，白駒場枉闢周京。祇餘不肯生降處，猶似田横氣未平。

蘇州懷古 屈復

事業生前蔡葉黄，青田楊柳怨斜陽。劉青田《過蘇州詠柳》絶句，似悲張王而作。空中鳴雁哀何事，紙上聞猿欲斷腸〔一〕。霸氣烟消餘故址，江聲夢覺哭張王。東風吹雪來天地，凍合前朝舊戰場。

【校記】

〔一〕欲斷腸，原作「欲斷場」。

過東山寺謁張王像有感 袁銜

逐鹿雖揮十載戈，天鍾王氣向淮渦。未甘納土師吴越，那有偏隅帝趙佗。秋草長洲馳鹿豕，夕陽勝國淡山河。古今棋局如何限，只恐仙人笑爛柯。

癸卯二月二十日舟中望虞山有感

陳基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船。間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填海欲銜精衛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

贈王晟兩首

楊維禎

卧雲道人今左轄，當時出岫本無心。隆中豪傑徽初起，江左蒼生望正深。星斗一天環北極，山河萬里貢南金。已聞艮嶽無遺胤，況復淮淝有捷音。

共説淮南王左相，開□下士日忘餐。入幕許誰延鐵笛，□□尋客奉銅盤。長絲掣去饑鷹飽，故道歸來老馬寒。若問東吴上書者，五湖今把釣魚竿。

輓楊乘

葉杞

太息南冠久陸沉，百年風節見於今。王嘉不就公孫詔，朱泚寧移秀實心。遼海有靈歸夜月，荒原無樹著秋吟。不知江漢新降鬼，曾憶天朝雨露深。

送陳敬初至淮安

王逢

闔閭城外陣雲興，草木依微殺氣凝。雪霽長淮齊飲馬，烟消清野疾飛鷹。羽林密號傳符刻，幕府初筵列豆登。自道折衝千里外，牙旂小隊看春燈。

哭敬初

九靈山人

白髪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師門偉器今餘幾，藩國奇才獨數君。共愛詞華追賈董，肯將出處累機雲。生芻不到黄瓊墓，目極五湖西日曛。

聞朱將軍戰歿

高啟

高青丘此詩詩注，謂指朱暹，非是。案朱平章英子清與朱吴軍戰敗被獲，死之。青丘此詩，蓋弔朱英也。

江浦戈船赤幟稀，孤軍落日陷重圍。鏡中蛇墮占應驗，牙上梟鳴事已非。殘卒自隨新將去，老親空見舊奴歸。聞雞此夜誰同舞，西望秋雲淚洒衣。

弔七姬冢　　前人

疊玉連珠棄草根，仙游應逐墮樓魂。孤墳掩夜香初冷，幾帳留春被尚温。佳麗總傷身薄命，艱危未負主多恩。爭妍無復呈歌舞，寂寂蒼苔鎖院門。

題七姬志用高青丘韻　　顧復祖

蔡葉黄催秋樹根，七姬竟逐馬嵬魂。高文差喜傳張羽，妙蹟還應賞仲温。青史千秋褒殉節，紅顔一代枉承恩。何當放棹來吴會，明月淒涼弔墓門。

弔七姬冢　　盛錦

烽烟一夕逼金閶，列屋娥眉盡洗妝。大義分明歸視死，小星三五夜爭光。魂游月榭常連袂，花發春墳有衆香。卻恨降幡他日樹，九原無處覓潘郎。

七姬廟　　王嘉福

颯爽靈旗捲墓雲，誰攜尊酒奠釵帬。生同渤海隨三婢，死願睢陽饗一軍。豈謂英雄盡兒

女，轉將名節代夫君。可憐獨捧降書日，地下貞魂儻不聞。

張吳紀事詩二十七首

汪端女士

張士德

張王保障重江東，創業原資楚國功。蜀道流人悲李特，秦家壯士哭符融。海陵空弔流沙戟，琴水難彎落日弓。遺恨康山同一轍，漫將成敗論英雄。諒弟友仁戰歿鄱陽，明祖追封康山王。

張士信

枕戈十月守孤城，帶甲頻年事遠征。威望也同姚碩德，後秦姚萇弟。驕奢莫誚馬希聲。西風黄葉桃花塢，夜月紅妝細柳營。士信行軍亦以婢妾自隨。裂絹雲林容不殺，當時愛士亦深情。

俞思齊　馬玉麟

御酒龍衣賚上都，鯨波萬里望儲胥。韋莊西蜀原才士，潘佑南唐有諫書。縛虎心雄强敵逼，冥鴻跡逝霸圖虚。魯連蹈海平生志，麥秀歌殘恨有餘。

俞同堅　嚴再興

金陵萬騎困高郵，淮水悲笳咽不流。智比孝寬防玉璧，義同胡則守江州。經年鼠雀孤城盡，百口烽烟一哭休。草昧君臣能死節，盧龍嚮導恨田疇。謂梅思祖以淮安導明師南伐。

錢鶴皋　全賈二生

成敗天心可奈何，空提一旅魯陽戈。波濤滄海田横島，松柏平陵翟義歌。披髮騎鯨塵夢杳，羽衣化鶴故鄉過。全、賈二生殁後，有友人與其魂遇，酌酒賦詩而别。更憐鬱鬱埋香處，詩唱秋墳泣翠娥。謂鶴皋女蓮仙。

張憲

早歲孤高晚節全，文人忠義即神仙。數升美酒史虚白，一卷奇書王子年。東海栽桑濤散雪，西臺擊竹月横烟。鐵崖齒冷淮張事，可念參軍弟子賢。

潘元紹

七寶樓頭墮舞幕，粉侯倚劍自臨軍。赤龍船燬沉寒照，烏鵲橋空散彩雲。指隆安自剄新橋事。未必威聲遜柴紹，可憐時命謝梅殷。明祖駙馬。詐降伯約功難就，一死終教報故君。

史文炳　陶子實

萬寶英名孰可當，雄師早破鐵星楊。空乘戰艦林仁肇，南唐良將，亦以反間被害。自壞長城斛律光。緑野雲連耕泖水，繡旗風捲下錢塘。梧宫秋冷宵風逼，應墮藏弓淚數行。

王逢

銅輦秋苔弔濕螢，江頭席帽感飄零。柴桑甲子遺民録，薇蕨壬辰野史亭。卻聘有書思宋

室，乞師無路哭秦廷。元宮禾黍吴宮淚，併入哀絃不忍聽。

陳基　陳秀民

早傳封事爲蒼生，書記陳琳有盛名。蓮幕飛揚頻草檄，玉堂慷慨每談兵。忠唐不讓羅昭諫，入洛原非陸士衡。想見青鐙修史夜，白頭簪筆淚縱横。

蘇昌齡　朱英

渡江功業推朱瑾，竹石東坡一代豪。吴越軍容顧全武，衡湘學士李宏皋。花明殿閣揮金管，柳拂樓船看寶刀。同幸免爲亡國鹵，祁連冢在暮雲高。

十龍義士

兵壓危城勢欲吞，刀光如雪陣雲昏。苔封金甲寒濤骨，沙没雕弧夜雨魂。野哭紅顔應報恨，國殤碧血此埋冤。反戈背主多專閫，市井從來解報恩。

饒介

顛旭書名信絶倫，同歸白首亦酸辛。醉鄉月日忘危地，麴部官銜傲逸民。空與高楊聯韻友，高青丘、楊孟載俱爲賦《醉樵歌》。也同蔡葉列庸臣。不如痛飲中山酒，用古句。踏月樵雲作隱淪。

陳汝言

談詩擊劍氣如虹，更羨荆關畫本工。粉點寒山深翠裏，窗明秋水夕陽中。閒居有賦懷潘

岳，亂世多才嘆孔融。絶藝盛名皆不免，最憐黄鶴困樊籠。叔明後坐於胡惟庸第看畫，逮死獄中。

呂珍　莫天佑

將略婆樓恐未如，虎侯慓捷不知書。天佑號莫老虎。生降可惜吴明徹，遠舉應慚李左車。壁壘龍山殘月在，旌旗烏鎮刼灰餘。黔彭歸漢終遭戮，不殉重瞳壯志虛。

潘元明

李齊功茂希英衛，潘黨名高匹范韓。但冀全城甘縛面，幾曾報國肯披肝。南州開府新恩詔，東市朝衣舊將壇。榮辱總殊同墮節，千秋青史貳臣看。

士誠母曹氏

龍衣御酒賜藩臣，江左牙旗霸業新。孟昶偏親遲入宋，陳嬰賢母解尊秦。金陵化鶴思悲子，謂士德。玉殿驂鸞有侍人。銀海魚膏埋骨地，年年寒食野棠春。

士誠配劉氏

無復珠燈碧月圓，士誠嘗於元夕登齊雲樓賞燈，令所屬賦詩。深宫金翠盡飛烟。憤王西楚姬先殉，霸主前秦后最賢。符登后毛氏亦以殉節死。烈性難凋霜裹柏，丹心應化火中蓮。闍妃空抱沉湘志，恨血啼鵑亦可憐。友諒妻闍氏爲明祖没入宫中，生子梓，封潭王，實友諒子也。後知其情，遂謀反，明祖惡闍氏，殺之。見《陸雲士文集》。

隆安公主

鐵騎憑城楚帳涼，甘心玉骨委魚腸。香囊北地嗤柔福，見《竊憤録》。碎鏡南朝鄙樂昌。鳳去秦臺雲淺碧，鶴歸吴市月昏黄。神弦故里還祠廟，千載貞魂儷國殤。

七姬

姊妹花開豔不孤，楊基有《七姊妹花》詩，弔七姬也。七香車上美人圖。芳魂廢圃秋如水，靚影長橋月滿湖。元紹嘗倩陳維允繪《長橋玩月圖》，亦爲七姬作也。碧玉忍忘喬補闕，緑珠甘殉石齊奴。一門兒女英雄在，烟樹齊雲照晚烏。

李金姬三首

漫比珠簾貯館娃，銅橋流水玉鈎斜。難將兵刼銷紅綫，易使仙班證紫霞。畫出娥眉天漢月，掃來鸞尾洞門花。分明盧女唐宫事，芝蓋飛仙繡法華。

劍珮樓前唱大風，美人雲影李騰空。摘來瑶草醫方妙，禮罷寒星卜術工。先世魂銷天水碧，姬六世祖嘉謨曾以雲從親衛事宋劉豫。慈親淚灑苑花紅。兵符若遺歸元女，逐鹿應爭鼎足雄。

花落梧宫屧響間，乘鸞烟務幾時還。鹿娘星帔朝丹闕，毛女風鬟入華山。但聽玉鑪歌世外，更無金盌出人間。能存霸主遺孤在，麥飯南都血淚班。

錢蓮仙

田横兵潰海雲凉，猿鶴沙蟲弔夕陽。百戰心雄先瘞玉，三年糧盡竟埋香。魚膏夜冷昏青鏡，蛩語風淒泣白楊。豔魄全貞兼死孝，從來奇節在滄桑。

劉節婦　倉夫妻某氏

噩夢春閨泣緑蕪，城濠如對女墳湖。新婚别慘辭巢燕，古戰場驚喙肉烏。骨浸寒泉心不朽，魂依香界淚應枯。望夫山峽青陵蝶，雙節清風濁世無。

周砥　魯淵　邵思文　胡悌

賓賢高館景賢樓，珠履華簪集勝流。羈旅盧諶嘗仕石，亂離王粲每依劉。空山蘭芷香難閟，窮海珊瑚網未收。最惜荆南失周朴，定文敬禮痛青丘。

張吳殉難諸姬氏

肯學朝天墮馬妝，灰飛羅綺志冰霜。銅仙淚下春難駐，玉女星明夜有光。芳蕙館深鸞隱霧，錦帆舟緩蝶尋香。阿圓老作邯鄲婦，應話深宫一斷腸。士誠常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泛於川，使女妓唱尋香採芳之曲。又嘗得二美人，起香桐、芳蕙二館以貯之。並見《壟起雜事》。又士誠城破時，縱諸姬氏開庫藏，令其自取。有名阿圓者，嫁皮工曹某，能言軍中舊事，見《逐鹿記》。

狼山觀兵　陳基

官軍夜次狼山口，鐵騎犀舡盡虎貙。杼軸萬家供饋餉，旌旗千里亘江湖。膝行擬伏諸侯

將，面縛行申兩觀誅。淮海父兄爭鼓舞，將軍恐是漢金吾。

題甕城碑　　張一麐

田横海島事堪傷，況乃齊雲烈炬揚。大去國君千古痛，至今吴俗九思香。史難盡信謁天祐，義不生降配憤王。鐵甕金城今在否，獨留碑石話滄桑。

七言絶句

弔朱秦仲總制　　楊基

力盡戈挺援不回，猶揮赤手搏風雷。謾使張遼説關羽，誰將全武易秦裴。

弔僞周故址　　文徵明

廢鼓樓前蔓草多，夕陽騎馬下陂陀。欲談天祐誰堪問，自唱西風蔡葉歌。

王府基弔古

馬文庸

當年逐鹿王江東，廢址荒蕪憶故宮。自是美人歌舞地，只今野鳥自啼風。

秦郵雜詩 八首之一

王士禛

濤聲東走海陵倉，蛾子紛紛割據場。三百年來陵谷變，居人猶是說張王。

張王府基

吳泰來

舞榭傾欹蔓草荒，賓賢舊館益淒涼。張王事業隨流水，又見西風蔡葉黄。

虎丘絶句 九首之一

趙翼

犄角閶門地必爭，淮張曾此別屯兵。眼前一片鶯花路，蒸土誰知舊築城。

齊雲樓

屈復

齊雲名在卻無樓，成敗何常恨未休。多少美人烟燄裏，杜鵑啼向百花洲。

過蘇州

劉基

姑蘇臺下垂楊柳，曾爲張王護禁城。今日淡烟芳草裏，暮蟬猶作管絃聲。

姑蘇懷古

陸嘉淑

戰殊江郭楚公旗，野笛吹過短簿祠。山上有城人不識，蛇床花滿舊時基。

七姬冢上七姊妹花

顧景星

七姬冢畔啼春鴉，七姬冢上草生芽。芳魂似與東風至，化作人間姊妹花。

弔七姬墓四首

夏荃

同矢金閨婉娩身，冰肌玉骨總成塵。將軍負國渾閒事，又負恩情到美人。

老奴怕死真無賴，血汙臺城竟不還。一片吴趨乾淨土，輸儂佔得好湖山。

來尋五百年前墓，颯颯荒原慘不春。地下玉人應識我，獨持杯酒酹鄉親。七姬中卞氏，秦産也。

紅粉丹心個個同，淮張亡國忒英雄。看他又縱齊雲火，多少降王拜下風。

送陳昌道　　王逢

右轄歇兵甓社湖，須臾草木遂全蘇。登萊海色浮樓檻，蒙羽山光落版圖。

和蔡彦文題虞伯生張伯雨唱和帖　　楊維禎

劍藏玉几山中記，年記玄卿天上碑。舊譜紫霞吹鶴骨，新章白雪寫烏絲。

題紈扇寄贈吕珍　　陳秀民

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説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

弔張吴王　　瞿元範

案：瞿祐《歸田詩話》載録此首，稱爲先伯所作。又案其卷上「先入言爲主」一條中稱「先伯元範」云云，則元範當是瞿祐伯父之字。

虎鬬龍爭既不能，雞鳴狗盗亦何曾。陳平韓信皆歸漢，只欠彭城老范增。

張吴紀事詩

周宏㦤

英雄事業易凌夷，仁聞仁心耐久思。大地光騰秋破晦，張王香似偃王祠。七月晦日，江浙人焚久思香。

戰血餘生存塊肉，殷宗一綫續微箕。慈雲覆幬能千古，扶海新傳瓜瓞詩。

社祭年年念故王，江淮廟貌極堂皇。金容永襲都天號，翻比朱明國祚長。

範像崇祠比户同，弟兄母子一堂中。如何歷久滋淆惑，妖祀吴中説五通。

潯溪竹枝詞

曹仁虎

張王城廢有空壕，折戟沈沙浪暗淘。惆悵夜烏啼不住，女牆基畔月輪高。

潯溪紀事

范鍇

春明走馬向城壕，可是三興土築牢。憑弔淮張遺故址，夕陽曾映女牆高。

潯溪棹歌

董蠡舟

監鎮無官驛舍傾，女牆誰聽夜烏聲。詩人沽酒停舟問，一笑來尋太尉城。
三興輦土事相同，想像金湯百雉雄。好片城濠調馬地，阿誰玉勒走花驄。
百隊戈船泝急瀧，當年王勝此生降。不留折戟供憑弔，衰柳殘蘆咽暮江。王勝爲張士誠守南潯，至正丙午以城降於明。

題淮張天祐四年新建金閶甕城碑〔一〕

金天羽

宮殿三興土，闤闠九四香。重城師鐵甕，片石瘗金閶。力屈仍輿櫬，嶺高奈復隍。婆留不同霸，年號舛偏旁。

【校記】

〔一〕本詩是五言律詩，原書附在七言絶句之末。

五言絶句

題盱眙客舍初渡淮作

李金兒

馬足燕山雪，船頭泗水雲。客身和雁影，飄泊過孤村。

王府基五首

顧景星

野棠灼灼花，廢瓦蕭蕭雨。莫過王府基，黄昏聞鬼語。
百尺樓何在，鴞鳴狐兔多。當時吐紅燄，今日滿青莎。
井底衝天氣，騰騰奈若何。年來光怪息，豈是恨消磨。基有廢井，癸未、甲申兩歲間，嘗黎明白氣屬天，或片片挂人簷霤。
六院一時焚，煩冤詎可吞。金簪蔣侯妹，芳草美人魂。
月落漆燈移，分明見履綦。人言七姬冢，往往魅男兒。

過張王府基

張次仲

落日張王府，春風麥秀齊。誰知沼吳士，依舊越來溪。

五七言古體

游崑山懷舊傷今之作哀張士德　　王逢

丈夫貴善後，事或失謀始。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一門蓄大志，群雄適紛起。元珠投甓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説，情厚穆生醴。誓擊祖逖楫，竟折孫策箠。天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祀。翼然東昆立，蘭橈映疏綺。青繁春薦豆，翠柏寒動桀。乾坤宥孤臣，風雨猖五鬼。銅駝使有覺，薦具卧荆杞。

八月發吴門　　陳基

少壯不解武，衰老卻從軍。將相比出師，部伍各駿奔。水師欻龍驤，鐵騎分雲屯。

如皋縣　　前人

王師重拯亂，主將加隱惻。戒吏翦蒿萊，分曹理鹽筴。眷眷惜瘡痍，遲遲歷阡陌。

邊城村市　邊城、軍汊皆張士誠故跡。

儲洵

鼓角蕪城寂，牛羊邸壟殘。風帘出疎木，籬犬吠晨寒。坐飲田父酒，何如車馬繁。

軍汊風帆

前人

躍馬已云没，平川日蒼莽。及今海上漁，猶弄蘇門榜。向夕吹悲風，遭迴寄遐想。

張士誠

嚴遂成

操舟運鹽張九四，白駒亭埸樹赤幟。萬户告身拒不受，棟射三矢承天寺。吴趨踞坐拓土寬，遂與元絶稱天完。諸將偃蹇載樂器，樗蒲蹴踘軍中觀。一礮飛空碎城堞，耳聵風謡黄蔡葉。錦衣銀鎧十條龍，萬里橋邊喪舟楫，嗚呼以身死國真英雄。江東不降宋錢俶，河西不歸漢竇融。妻劉亦挾丈夫氣，齊雲樓火通天紅。

張王故宫行

石泖

東南都會屬姑蘇，左控三江右五湖。兵威漸熾從餘祭，霸府初開數闔閭。蘇臺楊柳荒千

載，惟有張王來築壘。披圖直欲裂黃輿，駐仗曾經吞陸海。當日義旗奮白駒，項王瞳子公孫鬚。叢祠篝火人疑信，大澤屠蛇事有無。兄弟梟雄誰與比，六人突入盂城裏。達魯頭嬰雪刃青，平章血濺霜矛紫。建牙吹角遽稱王，壯志縱横東南方。黑矟千群屯鐵塹，水犀萬隊扼金湯。搴旗斬將經千戰，兵鋒迅指如奔電。三吳久已貢蠙珠，兩越方將陳竹箭。群臣擁戴號大周，威儀法物自千秋。茂院初開鳷鵲觀，長洲更起鳳凰樓。雅性由來素勤儉，停歌罷舞罕開宴。午夜猶陳衡石書，後宮祇服湖州練。師徒四起民不驚，秋毫無犯令分明。壺漿載道咸迎陣，簑笠連阡未廢耕。王氣漸銷大業燬，臣元歲進連艘米。御酒頒來撲鼻香，降書賣去天顏喜。割據從知鮮遠圖，徘徊自守誠傭奴。已見兩軍持左纛，未聞一矢發東隅。無何楚漢雌雄定，建康天子何其盛。桃花縱勝將軍囚，鐵礮還催丞相命。吳興失守臨安傾，四郊蠶食日營營。弄權差記黃蔡葉，賣國曾傳李伯昇。西來驍帥推常李，城下屯兵屢諭旨。田横不至乃加誅，盆子如來當不死。張王倔强頗昂藏，困守圍城晝夜防。寧死沙場爲戰鬼，豈甘輿櫬作囚王。孤軍巷鬭氣猶猛，齊雲樓下烟塵警。珠焚不上館娃宫，玉碎寧投景陽井。幾回刎剄頭不殊，距户自經真丈夫。恨滿胥江馳碧浪，魂銷震澤逐青鳧。三百年來重弔古，斜陽蔓草看凄楚。仙人樓閣委黃塵，玉女窗扉變焦土。徘徊四顧劇堪傷，烏語鶯啼更斷腸。金塗寂寞狐狸穴，壁帶銷沉瓦礫場。昔年遺愛恩猶

沃，居人往往走祠屋。霓裳羯鼓宮人悲，細柳新蒲野老哭。英雄草澤盡驅除，成敗由天原不誣。袁劉豈勝當塗魏，䵣述應輸赤伏符。客子無端易墮淚，南游怕説南朝事。烏程面縛長城降，何以張王猶壯氣。今古興亡軌轍同，此日依然一甬東。神龍蜿蜒終蠖伏，日暮滄溟起大風。

淮張故宫行

汪芑

城東一片離宫土，鬼嘯荒烟蟲弔雨。割據興亡五百年，行人猶説隆平府。元季群雄紛逐鹿，白駒場亭甲兵舉。秦郵轉戰窺吴中，師薄齊門下一鼓。承天寺作隗囂宫，黄袍加體雄心阻。頻聞土木搆園亭，不見金戈拓疆宇。丞相門高介弟尊，宏文館啟翹材聚。嗟哉懷安實敗名，妄籍承平覬九五。宫府朝朝歌舞歡，閭閻歲歲征輸苦。地二千里載十四，珠玉空勞築郡塢。是時征人起芒碭，首鼠兩端螳拒斧。猶憐倔强守窮城，竇融錢俶差爲伍。半壁河山力不支，齊雲樓頭俄列炬。竭來頻弔故宫斜，秋草牛羊散殿礎。郭外諸山烟堞横，林間雙塔風鈴語。滄桑幾度刼灰燼，亭臺池館渺何許。月明燐走古牆陰，日暮人耕折釵股。英雄已矣漫搔首，往事前朝不堪數。中山甲第廢爲墟，開平戰壘沉江滸。幅巾當日作降王，未必侯封十萬户。況聞鍾山王氣歇，孝陵玉盌人間估。成敗由來一例論，凄涼

青史空懷古。君不見姑蘇臺上麋鹿游，越王宫殿鷓鴣舞。椎埋屠狗彼何人，黄葉西風乾菜圃。

齊雲樓　　尤侗

齊雲樓下烽烟起，三百紅妝同日死。高郵草竊舊鹽徒，猶爲殘元殉疆壘。成則爲王敗則囚，寧死羞作歸德侯。閉口不飲建康水，瞑目仍看秣陵秋。可恨西風黄蔡葉，天亡項羽何須説。至今遺老弔戰場，閶門流水聲嗚咽。君不見老頭兒短婦腳長，九四郎死呼張王。

無題　　王逢

辛卯臣魯疏河時，混一形勢先崩離。甬東兒謡盧健健，潁上虽叫韓尸尸。張公鴻鵠志不小，繙然效順開藩維。吴粳十萬上燕薊，淮鹽千里通徐邳。珠還明月光四挹，車啟賢路塵交馳。

誄劉夫人　　前人

劉夫人，至正太尉吴王嬪。笄珈車服置弗御，澹烟常鎖雙眉春。中州援遠敵在目，權貴日

驕疆日蹙。背城借一王本心，狐埋狐搰將軍欲。夫人勇決烈女義，百口樓居親舉燧。片時陰慘萬世生，月明風清珮音致。君不見男兒成敗古有之，孰以楚霸輕虞姬。蘇民安得夫人祠，烏棲白烏庶少哀。

相公祠

周宏爔

城南荒城半城塗，百年老樹哀路隅。吴王之周，最初居新城南，以富甲一郡。今城撤而宅亦他屬矣。復有靈祠早廢易，故鬼夜行鳴齸䶩。憶昔胡元初失政，英雄崛起王東吴。一十五年仁澤沛，東南士者群爭趨。是時名士如張思廉、周伯琦輩皆歸吴，視東南爲樂國。是《吴中故語》及《明史》本傳。民曰我父能子我，生我肉我誰能如。豈知仁者例不霸，徐王終走淮東隅。齊雲一炬萬民泣，誓死爲王守版圖。版圖不守王出死，上有老母下遺孤。萬民冒死來相護，義士傑出四丈夫。奮之虎口登衽席，如王援我元胡初。曰有樂土江之北，避秦宜繪桃源圖。襲彼姬家舊宗姓，瓜瓞綿綿相與符。王族有千餘家。廼立程嬰杵臼位，子孫千億膜拜俱。憶我昔年十六七，猶見馨香崇南郛。上有嶽神宰百鬼，四雄睥睨從之居。人事亦如雲物變，改之館宇藏奇書。久思猶存吴郡俗，報恩空望扶海壖。念此依依生百歲，廢興何代何時無。只有五峰峙江北，猶是盤古時青芺。

題七姬權厝志

顧廣圻

七姬生，未見將軍破敵榮。七姬死，且見將軍降敵耻。豈感將軍德，豈畏將軍威。生值將軍不知己，此而不死何爲者。吁磋乎，始憂七姬無一死，終嘆七姬無一生。死生生死兩何有，但見一字一血成兹銘。

題七姬權厝志拓本

厲鶚

潘將軍識將沼吴，出戰未北摧群珠。雉經聊酬貫魚寵，鬼妾肯奉佗人娱。齊雲綺羅付一炬，無此高文照千古。春深誰上七姬墳，月明曾過三興土。

群珠碎傷吴帥潘元紹衆妾作

潘七妾皆青年絶色，善纂組歌詞。因潘出軍（一），恐致疑，皆自經。

陳基

繡文刺綺春纖長，蘭膏鬟鬢瓊肌香。芳年豔質媚花月，三三兩兩紅鴛鴦。翠韡踏雲雲帖妥，海棠露濕臙脂朵。冶情粉作蝶戀春，新曲從翻玉蓮瑣。畫堂銀燭天沉沉，揚眉一笑輕千金。明珠買得緑珠心，欲揮魚腸掃妖彗。主君勿疑心似醉，一宵痛擊群珠碎。門前鐵

騎嘶寒風，奇勳解使歸元戎。

【校記】

〔一〕因潘出軍，原作「田潘出軍」，據陳基《夷白齋稿》補遺《群珠碎傷吳帥潘元紹衆妾作》詩序改。

銅將軍刺張士信

楊維禎

銅將軍，無目視有準，無耳聽有神。高紗紅帽鐵篙子，南來開府稱藩臣。兵强國富結四鄰，上稟正朔天王尊。阿弟柱國秉國鈞，神宗廟諱。僭逼大兄稱孤君。案前火勢十妖孽，後宮春豔千花嬪。水犀萬弩填震澤，河丁萬鍤輸茅津，神愁鬼憤哭萬民。銅將軍，天假手，疾雷一擊粉碎千金身。斬妖蔓，拔禍根，烈火三日燒碧雲。鐵篙子，面縛西向爲吳賓。

金盤美人詞

前人

昨夜金床喜，喜薦美人體。今日金盤愁，愁薦美人頭。明朝使君在何處，溷中人溺血骷髏。君不見東山宴上琵琶骨，夜夜鬼語啼箜篌。

鐵星歌

前人

周鐵星，國上卿。談申韓，爲法經。釘箠杖，爲國刑。千倉萬庫内外盈，十有三賦爭科名。周鐵星，鞭算箕歛無時停。開血河，築血城，血戰艦，血軍營。刮民膏，噏民髓，六郡赤骨填芻靈。齊雲倚天一日傾，鐵星亡國法當烹。尚持六郡金谷數，丐死萬一充虞衡。嗚呼周鐵星，十抽一椎百萬釘，誓刳爾髏作溺罌。鐵星碎，地啟蹟，天開頻。

蔡葉行

前人

君不見僞吴兄弟四六七，十年强兵富金穀。大兄垂旒不下堂，小弟秉鈞獨當國。山陰蔡藥師，雲陽葉星卜。朝坐白雲堂，夜宿黄金屋。文不談周召，武不論頗牧。機務託腹心，邊籌憑耳目。弄臣什付引膝前，骨鯁孤孤納囚牿。參軍蔡斗南也。去年東臺殺普化，今年南垣殺鐵木。鳳陵剖棺取含珠，鯨海刮商刼沉玉。鬻官隨地進妖蠱，寵貨無時滿坑谷。西風捲地來，六郡下破竹。朽索不御六馬奔，腐木那知五樓覆。大鉞先渠魁，餘殃盡孥戮。寄謝悠悠幸佞兒，福不盈眶禍連族。何如吴門市，賣卜賣藥饑死心亦足。

白茅謡

白茅夫，何蚩蚩，糭鋤版鍤二十萬，盡是吴中一十二郡良家兒。道旁過客問夫事，但言將軍有令開江隄，延袤九十里，息肩弛擔知何時。自從去年秋，迄今猶未歸。層冰鑿鑿墮血指，北風獵獵吹單衣。父母不得見，兒寒妻啼饑。巡烽日夜急，羽檄流星馳。縱勞里正裹糧食，長年苦役家亦隳。費伯師帥急如火，弱者已死壯者羸。白茅夫，良可悲，豈無新店獵，豈無趙光奇。天關隔下土，爾訴那由知。生男信是生女好，我生不辰逢百罹。我歌白茅夫，將軍靜聽之。君不聞，晉陽水，沉竈産蛙民弗離。又不聞，瓠子決，天命殆非人所爲。水可航，山可梯，在德不在險，先言猶足規。承平之世，念未及此，況今四海皆瘡痍。我願將軍心，推德懷庶黎。靖荒服，平四夷，上書太常旗，下立襄陽碑。男耕女織天下一，坐令百姓歌雍熙。

題甕城碑

民國十七年，蘇州閶門拆甕城，始見此碑。石工陳姓得之，將磨燬，黄君伯詮介於李君印泉購，藏闕園。

李學詩

胡運既已終，英雄草澤起。誠王據平江，建元始癸巳。一十五年中，欻忽雲烟駛。王府成

廢基，遺蹟誰指似。惟此甕城碑，依舊甕城址。悠悠六百年，完好無蝕毀。憶昔戰群龍，玄黃血濕篚。舊館十壘遮，旌旗一朝靡。屍填萬里流，家共齊雲燬。不作瓦全生，甘爲玉碎死。生氣懍千秋，琅琅照青史。天不欲泯沒，一痕留爪趾。感季好古心，購置闢園裏。剔洗生光輝，精拓數百紙。傳頌遍吳城，見者皆驚喜。往憶困泥塗，今乃登階戺。有若蓬蒿士，猝焉遇知己。莫遺風雨侵，永存天祐紀。

題甕城碑記

屈彈民

我嘗讀鄭風，言出自闉闍。毛鄭訓曲城，重門許非誣。厥制古有定，考證稽之圖。譬彼尊卣器，亦賴耳足扶。緜後三千載，篤守罔敢殊。翳惟偏霸主，立國且有模。久思頌功德，不碑口已符。如何兒童性，撞壞爭懽呼。樓高與齊雲，寂寞同傾途。衣襲不成袂，弦斷焉用弧。何不夷百雉，毀作蕪城蕪。擾擾金昌亭，悠悠吳人歈。剥蘚一摩挲，思古長驚呼。

題甕城碑

張一麐

李侯餉我甕城銘，邀我試作吳趨行。金石刻畫爲世重，況於鄉土志尤詳。胡運告終真人出，據吳稱王始淮張。天佑紀年徵史異，隆平開府奠南疆。守禦閶門任士元，啟奉王令繕

金湯。南北甕城建水陸，屹立兩關石敢當。金城鐵甕終不守，長圍食盡酷徐常。若比建炎平江禍，尚賸菜園半間荒。宋胡舜申《己酉避亂録》叙建炎之難，入平江，城市無一物存，惟菜園中有一屋，祇半間耳。齊雲一炬全家燼，餓死不作老降王。咄哉餘生潘駙馬，七姬何冤卻羞郎。大去龍江事可哀，此石亦遂委道旁。李侯好古生何晚，後之明誠前歐陽。土花剥蝕殘碑字，磨洗認將城復隍。料理打本第一手，舁置闕園頓生光。塵世擾擾物自在，六百年盡閱滄桑。吴民年年作生日，七月晦爇九思香。當時群雄起草澤，豬龍魚鹽各逞强。至今事與浮雲去，何須成敗論興亡。海陵故實寄鄉老，石墨新補汗青芳。爲君别唱吴宫曲，秋風秋雨空茫茫。

李君印泉以閶門甕城銘記拓本見示因賦長句

鄧邦述

古來卜國期長久，固城以金池以湯。可憐運會一朝盡，霸圖瞬息嗟夭亡。誠王當年號九四，雄據吴中誰可似。齊雲樓下火未熸，自謂豪强終足恃。陳基饒介俱寒儒，隆平建府府中趍。文章潤色亦何有，不及潘郎爲女夫。女夫才略方年少，蹴踘摴蒱皆敏妙。身存已有殉國人，七姬皆先殉，而元紹實降於明。七姬片碣爭焜燿。天祐當年應繇辭，丙申猶是盛隆時。誠王建元始癸巳，四年當是丙申。蔽江龍艦安流進，消息金兒已早知。《金姬傳》爲明楊夢羽儀所撰，述張

始末甚詳，並及其驕滿諸事。吳民但喜迎新主，此邦信美真吾土。謳歌惟思博主歡，奠安肯復言民苦。往事如塵逐水流，甕城遺石至今留。是非千古誰能説，靜對銘詞百感遒。

題甕城碑寄止叟

費樹蔚

萬家香火莓苔地，民到於今思九四。吳俗七月晦日，民間以棒香遍植庭階，其名稱甚俚，實爲張王作生日也。好賢禮士傳未詳，里巷庾詞即公議。大去龍江六百年，月城蕩蕩當時置。一朝令下崩其堅，士花暗蝕殘碑字。蒿萊一顧我瞠焉，黄君伯詮先導予往觀，碑卧地下，不可讀。李侯辨爲甕城記。闞園傳拓餉吳人，保古高談嗤以鼻。吳中方有古物保存會之設。寄公一紙公忻然，霸業珍聞助編次。入吳年月紀元文，汗青石墨關同異。不須成敗論英雄，何物豬龍皇覺寺。老去詩人楊鐵崖，江南烽火無歡事。豈知我輩可憐生，睎望新書太平治。憶昔軍聲倉卒讙，辛亥秋甲子冬，城外兵變，未得入城。重門鎖鑰嚴爲備。人言利弊各有之，嬰城苦守徵前事。徐、常圍平江九月，城中百物俱盡，見《吳中故語》。此時安用屹金湯，天下爲公食其賜。李侯長笑韓公嘻，我亦高眠聽笳吹。高閣齊雲不可尋，廢阡澆土猶能至。王廢基有淮張義阡，即齊雲叢瘞。凌秋一舸公倘來，抉剔幽潛更盈笥。開國規模安在哉，西風黄葉危將墜。

竇妃墓

調寄徵招。

劉毓盤

友蘭巷寓牆外土山坏然，相傳爲吴王時竇妃墓，史乘失傳，故知淹没者多矣。

消沈永巷瓊魂怨，斑斑玉魚冰化。風卷白楊飛，替蘇臺花謝，病鵑呻斷瓦。和淒唱，鮑詩吟罷。苦説承恩，金迷紙醉，御爐香惹。　悲也，綺羅身，深宫裏，䨓星豔愁難寫。掩袖笑嚬妃，悄扁舟雙駕，女戎休唾駡。問麋鹿，故城殘霸。暗催送，一點春來，到宋家簷下。

後序

戊辰暮春，先師支偉成先生纂輯《吴王張士誠載記》一書，用編年體，大要以吴王爲主，一反明代諸家野史、稗官雜記之説。正編甫成，因病擱筆，未及爲附編之作。病六十日，致遠日侍左右，求醫覓藥。死之前一日，凭几危坐，猶爲致遠講今古文《尚書》「納於大麓」麓字之辯。九月十六黎明，遽爾長逝。室中書籍紛陳，乘未殮前，亟爲之整理遺稿中關於史類之作。《盋山讀史録》僅成正史之屬，《中國監察制度史》、《中國考試制度史》有緒論無詳目，《張吴王載記》正編完成，附編尚未着手。太夫子樹屏公檢此稿，詔致遠續成之。初，致遠年十五，受業於先生之門，迄今四載。先生朝夕從事著作，每屬一稿，必爲致遠詳言原委，誘導諄諄。編撰斯傳，亦嘗言其凡例，謂載記之作，正編以外，另爲附編。其目擬分爲四：一曰附傳，凡吴王諸臣，則蒐録事蹟，爲傳以屬之。二曰附考，凡諸史乘、筆記所紀有關張吴王逸事，傳説異辭，有待考證者屬之。三曰附志，如《蘇州府志》所載張氏遺址遺事之屬。四曰附録，則甄録王逢、陳基等所作詩文及當時歌謡之類。先生又曰：「附編之作，不難於編次，而難於求備。」致遠年未及冠，學未有成，不揣譾陋，謹就先生所

定四目，勉爲輯成，欲求其文從字順猶不可得，況言求備乎。獨憾無能就正於先生，以匡其謬。羹牆謦欬，寤寐縈之。

民國十七年戊辰季冬，皖旌任致遠識，時年十九。